

增訂武經註解



118
2892.25
4
11

增訂武經註解
孫吳之部



3 1763 7701 2

單學編譯社精校印行

重刊增訂武經註解序

自古兵家言，禦變可守者，有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公問對、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太公六韜、七書。舉凡治國治兵之道，行軍戰陣之法，本末兼該，奇正悉備，後世用兵者，莫不宗之。宋元豐中，尊爲武經，頒列鬯宮，以之試士。沿及明清，禩世相仍，守而勿替。洎乎，西學東來，爲時所尙，用夷變夏，國粹寢微。甚而淪邱索於土苴，視典籍如敝屣；蓋上之人，矯枉過正，不事提倡；下之人，安於流俗，愈不屑屑措意矣。以故聖賢經傳，與夫通人碩士，研精覃思，所僅得而倖存者，侘傺不昌，由來已

久。嘗與二、三同志，心竊恫焉！思有以振興之，而爲國
人倡。十數年來，對於此類書籍，銳意蒐求，擬刊行古代
兵法叢書問世，以使韜鈴大旨，普及軍人，鑄舊浴新，裨
益學術；非徒抱殘守缺，希古傷今已也。

藩變以還，寇氛日亟，烽烟遍地，居址播遷；所藏圖書，
一燬於兵燹，再佚於舟車，因之鈐印叢書之宿志，終未果
行。今我

領袖蔣委員長，手令各軍事學校，增設武經爲必修課；並
指定專習孫、吳、六韜三書。不禁私衷慶幸，古學復興，
且適與我民族否泰剝復，周而復始之機，同其際會；豈亦
物極必反，顯晦有時，經天之輝，鬱久必發也乎？更因武

經之書，文字宏博，辭義艱澀，不有註疏，殊難索解；爰將皮藏清人夏振翼等所纂輯之武經體註大全會解中之六韜及其增訂版本之孫子、吳子、重加校勘，勒爲一卷，付諸鉛槧，以公絕澤。由是莘莘學子，據以朝簡練而夕揣摩；則軍中擊俊，亦必從風而靡，進而發揚光大之者，將大有人在也。願拭目俟之矣。是爲序。

阿城齊 廉序於止於至善齋

增訂武經註解

四

凡例

一、本書原名，增訂武經體註大全會解，爲清康熙中，于湖夏振翼，灑水金正晉等所纂輯。仿照經書備旨之體例，依據本文，支分節解，字詮句釋，韜鈴奧旨，淪而使通；洵古代兵書之津梁，研究武經之圭臬也。

二、各章節所載前哲論說；或抉本文之真髓，或抒獨得之精蘊；皆足以闡明經術，啓迪後學，有補於探討鑽研，至重且大。

三、附錄孫、吳、太公、三子之傳略，及歷代有關三書之議論，以供參攷。或疑古兵書多後人之僞託，姑無論言之是否成理？持之是否有故？吾人但取其應用足矣。

，豈必拘拘於考據哉？

一、原書包含孫子、吳子、司馬法、三書，與我

領袖所指定講習者不符；今將司馬法剔去，易以未增訂版本中之六韜，合爲一編，簡稱——增訂武經註

解——

一、原書版式，分上下兩欄：本文及註、在下欄，章旨及序、在上欄，繙閱誦讀，殊感不便，特將版式加以變更；如節旨移於上眉，序改爲解；並將各種標題處，改用不同之字體，以期眉目清醒，開卷瞭然。

一、原書字句，不免訛錯。本社參照版本多種，悉心校正。至於註解中尙多曲晦之處，亦惟一仍其舊，以存其真耳。

孫子目次

孫子本傳	一
始計第一	一
作戰第二	一五
謀攻第三	二八
軍形第四	四三
兵勢第五	五三
虛實第六	六五
軍爭第七	八四
九變第八	一〇一

行軍第九.....一一〇

地形第十.....三二

九地第十一.....四八

火攻第十二.....七八

用間第十三.....八八

孫子本傳

孫子：名武，齊人也。

伍員反

薦之，以兵

鑄

破

闔

南

廬，試以婦人；闔廬知孫子能用兵，遂以為將。西破強

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皆孫子之力也。後見闔廬荒

淫無度，辭官歸齊，遂隱不仕。

歐陽氏序曰：世所傳孫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

皞、註，號三家孫子。余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註者尤

多。孫子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而以不窮為奇，宜

其說者之多也。

朱子語錄曰：歐公大段推許梅望僉所註孫子，看得來，



如何得似杜牧註底好。

姜寶曰：蘇老泉云，孫吳之簡切，其十三篇祇二字盡之。

按七書首孫子者，以行兵之法，惟孫子爲最精，諸家皆莫及也。漢藝文志稱：孫子兵法八十一篇，杜牧亦謂武書數十萬言，魏武筆削之，以成此書。然史記兩稱孫子十三篇，且文詞貫穿，當爲全書無疑，非筆削者也。要之，明仁義、使機權、其大略云。

王鳳淵曰：世傳孫子十三篇，其言或不盡傳，大要與管子、六韜、越語、相出入。太史遷載：孫武齊人，而用於吳闔廬時，破楚入郢，爲吳將。武稱雄於言兵，其書自始計至用間，率多權譎叵測，輔之以仁。爲言縱橫靈忍，莫可端倪。故梅聖俞評其書，爲戰國相傾之流。而鄭厚則以詞約而辭。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蓋唐杜牧之喜論兵，其論武大略：

「用仁義」「使機權」因備註以發其意。自聖俞與杜鄭代爲軒輊。而宋初
四庫書目所撰孫子註二十餘家，人輒雌黃，未有以折也。夫以聖俞之自背
於杜鄭，殆故創爲異，求前說而空之耳。卒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
、用兵、料敵、制勝，亦皆有法。顧諸家所雌黃者，蓋其言曰：三代王者
之師，司馬九伐之法，昭如兩曜，安所取詭道用之？是不然也，孔子嘗相
其君，會夾谷矣，逆搆齊變，而具左右司馬。兵萊夷，萬世而下，慕爲神
武。夫孔子而賤陰釐，如季友孟勞之博則可，然易以善桓公持角江黃，悼
公還師徹楚哉？雖吳用兵時，戮荆王戶，分處君大夫之室，亦伍員之拔郢
而倒行而逆施之，非武志也。今武及孔子時，所謂十三篇者，縱不敢方三
代行師，詎不與桓悼方軌而出哉？孔子於兵，自云：我戰則必克，以此取
孫子可知也。是故孫子而不當孔子已耳，孫子而當孔子，則必引而附之。
敬神養壽，使亞旗其間，當不至賤之如于鄺也。蓋梅聖俞涉孫子之譌者也

，而遺於仁，則詆以傾險。鄭厚取其仁者也，而略於譎，遂擬以論語易大傳之流。夫妄爲詆且擬，而罔中其窺，等過耳。然則數世而下，評孫子者，教之其知言哉。

陳後山曰：孫子之文，有精華，有關節，有眼骨，有次置，有餘波照應，起伏分段，難以具述。

錢鶴灘曰：孫子始計一篇，先論兵家之大凡，後乃次其事以詳之。
李九表曰：藝而揣摩孫子，最爲得力，故傲之爲權書，一句一義。

增訂武經註解

子湖夏振翼遜闇纂訂

猷溪包國甸次候校定

孫子

始計第一

始、初也。計、算也。言欲與師動衆，君臣必先定計於廟堂，而後決勝於千里。計、乃兵之先着也。

計所指：蓋兵之體要所在，十三篇言制勝之略詳矣，實托始於此。用兵不以此始，則荀蘭陵所謂後世無本統之兵，以勝不勝無常者也。故孫子十三篇以始計爲第一。

此篇分兩截看，各有結語。前結以計之得失分勝負，後結以算之多少分

勝負，中間過脈處，謂爲之勢以佐其外。夫後爲佐之者，則前其主之者可
已。以篇內前半爲勝之主，後半爲主之佐，蓋經權互用之義也。經主常，故
計所指者，其數五。權主變，雖所列亦止八事，而漢魏宗焉，不可窮以數也。
故歸之多算。通篇大旨，在計算二字，前後各具一勝負，中間特揭倥字，
分言之而合用之也。夫經權互施，端末孰見，勝負甯有兩耶？蓋理不分不明，
而用不合不神也。學者率以計算二字合言之，何以處兩結語，乃世將守常
而不知合變，用權詞至於拂經，非其相佐之旨。此既失之不分，彼復失之不
合，去孫子遠矣。

孫等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揭一篇之
目

謂

兵，戎器，以人執兵，亦曰兵。不察，猶言忽略也。用兵乃宗廟社稷所係，
聖主賢臣再三致謹，方令舉行，故爲大事。死生、民之死生也。存亡、國之
存亡也。地，謂戰陣之所，不勝則死於此，勝則生於此。而國之存由得其道，
國之亡由失其道也。

【劉寅】曰：孫子開口，輒致丁寧，有其難其慎之意；蓋以爲君與將者不可不戒其謀也。

孫子曰：吉、凶、軍、資、嘉、五者，皆國家之大事，而惟兵爲尤大。何以見其大哉？蓋士衆因之或死或生，宗社因之或存或亡，其所關係者，非淺小也。然總在於計之得失分之。爲之君，爲之臣者，誠不可不加意詳審以處此也。【通義】首言大事，足徵孫子用兵之慎。地、所處也。道、所由也。死生自其所處，存亡必有所由。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詳於視也。大易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察、密於視也。首句大事二字，宜照註中其難其慎體貼，方合聖賢之旨。魯論記子之所慎、齋、戰、疾，卽此意也。若說如何鍛戈礪刃，如何訓兵練士，便非孫子著書始計之意。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校、與較同。經、常也。如中庸力經之經。五事、卽下：道、天、地、將、法、是也。校、量也，又相角也。計、謂下七計。索、搜也。血、求也。情

總揭不可不察之要

、勝負之情、兼敵我言。【通義】曰：五事、當是古今常道，故云經。皇帝王霸，道汗隆，此局終不可變。經之者、理之也。之字指兵事而言。

翻 以是之故，平日先經理之以五事，而爲兵事之大綱，此不可易者也。其餘變化多端，皆機起之作用。又當較量之以七計，而探察曲盡乎彼我之情狀。【指南】校計是一層，索情又是一層，有一步緊一步之意，正多算之旨。陸葦雨曰：篇名始計，不曰經之以計何也？蓋計字原無定用，顧所指何如耳，故先指出五事以見計，而計可知矣。杜牧曰：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較量七計之得失，然後可以探索彼己之勝負。楊道賓曰：初計以索彼我勝負之情，乃通篇大旨。註中勝負字，係透下節意，宜勿露。

列言五事
之目

一日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翻 將、去聲下同。

道、謂恩信使民。天、謂上順天時。地、謂下知地利。將、謂委任賢能。法、謂節制詳明。

此申前經
之以五事

圖

五事維何？其一曰道：用兵貴以有道伐無道，故道居一焉。其二曰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故天居二焉。其三曰地：得地者安，失地者危，故地居三焉。其四曰將：得全材者勝，不得全材者不勝，故將居四焉。其五曰法：法行則士卒用命，法彙則士卒離叛，故法居五焉。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圖 易、去聲。

令、使也。同意、謂體君之心，從君之命，同患同仇也。畏、懼也。危、艱難也。陰陽、以向背言。寒暑、以冬夏言。時、謂辰日支干也。制、即孤虛旺相之屬，五行相制尅也。遠近、以地卑言。險易、以地勢言。廣狹、以地

形言。死生、則以機言也。蓋安營決勝之處也。智、明哲也。信、說慝也。仁、慈愛也。勇、果敢也。嚴、威厲也。曲、禮伍有分也。制、形名有別也。官、偏裨校列，有職守也。道、糧餉輜重，有路徑也。主、管庫廩錢，各司其事也。用、牛馬器械，需用之物也。聞、屬乎耳，知、在於心，知之者，深曉變極之理也。【魏武】曰：爲將不徒聞此五者，而知其變，斯勝也。【張預】曰：凡舉兵伐罪，先察恩信之厚薄，次度天時之順逆，次審地利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旣出境，則法令一從乎將，此其次序也。所謂道者：乃恩德信義，素孚於下，能使林林總總之民，親愛君長，同心敵愾，雖與其死生可也，絕不以艱危而畏懼之。所謂天者：如晦明風雨之變，祁寒大暑之月，辰日支干，孤虛往亡之類，不宜與師而犯之。所謂地者：於遠近之里，則計其勞逸；於險易之勢，則論其步騎；於廣狹之形，則分其衆寡；於死生之方，則籌其戰守也。所謂將者：非偏長一善所能勝任而愉快也。必也先有料敵如神之智，誠一無欺之信，且有愛恤士卒之仁，摧堅陷陣之勇，更有整齊肅肅之嚴，始可以爲將也。所謂法者：隊伍分部曲也，旗鼓定節

圖

制也，賈賤列官爵也，轉運有道路也，事務責主掌也，器物資財用也。凡此道、天、地、將、法五者：乃經理之常事，爲將者孰不聞之。雖然，徒聞於耳者多，實察於心者少，要必深知其極，始可以勝也；苟一不知，卽不勝矣。夫有知有不知，而勝與不勝，遂於此分焉，烏可不進究其詳乎？「題矩」令字當重看，蓋與上同意，共死生，不畏危者，雖在民，而令之權，實自上操也。「擬題鏡」令是潛移默化，日相忘於訓行之中，不是用術以邀結之。「指南」將者二字，須截斷看，方覺鄭重。智、信、仁、勇、嚴五者，件件不少，只完得箇將者。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固守信則愚，偏施仁則懦，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用之各當，斯爲才德之將。王哲曰：五者相須，闕一不可。「指歸」凡聆於耳者，卽當體諸躬，聞字淺，知字較有實際。「指南」道、天、地、將、法、是用兵現成頭腦，緊要只在知之者三字上。勝字，是說知之效驗處。知不知二句，見孫子丁甯再三，要人加意於此。

申言校之
以計而索
其情，其
所校量之
不出乎五
七計之中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執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圖 曰、是心口相語之詞。主、君也。孰字皆兼彼已言。道、恩信也。能、才智也。天、天時。地、地利。法、軍法。令、號令。兵、兵器。衆、軍衆。紀律嚴嚴而不亂，上下遵守而盡職，是謂行。車堅馬良，士勇兵利，是謂強。前却有節，左右應磨，是謂練。爵不可以倖邀，刑不可以貴免，是謂明。七事俱優者，未勝而先勝；七事俱劣者，未戰而先敗；故彼已勝負，可由是知之。

圖 夫五事既知其極矣，而於彼已勝負，猶未定也。然又必卽此五事，而校量之以七計，而探索而盡乎彼我之情狀焉。是故以恩信之厚薄，校彼己之主，誰爲有道與否；以才智之偏全，校彼己之將，誰爲有能與否；以天時地利，校彼己之得失；以法度號令，校彼己之從違；且校夫兩國兵衆，誰強誰弱；兩國士卒，誰練誰疎；兩國賞罰

欲出奇制
勝，務在
偏裨之得
人。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通

去、上聲。

留、指偏裨言。留、從也。留、委任也。去、棄也。其於勝敗皆曰必者，蓋預料其必至此，不待勝負既分之後，而留之去之也。一說將：在人君，指大將言；在大將，指偏裨言，亦通。

，謹明諱昧。爲將者，既能經理於五事之中，又復校量於七計之間，其搜括之功，爲已精矣。於彼已勝負，未有不洞晰於胸臆間者。【通義】能、卽智信仁勇嚴運量處，夫得一能將，掃境內而屬之，詎難博一勝哉。然必先之以有道之主，蓋有主勝而後有將勝也。徐象卿曰：有道，照上道者句；有能，照上將者句；天地，照上天地句；法令，照上法者句；兵衆，發明主用字；士卒，發明曲測字；賞罰，發明宦道字。

問：此言七計，何仍是五事？曰：卽以己之五事，校量彼之五事，而出之以計也。

經 彼已勝負，吾先知之，而計不已定乎。祇以偏裨之將，有聽不聽，而勝不勝亦由之以分，是選用偏裨，誠不可不慎擇其人也。爲偏裨者，果能聽從吾之計謀，此縝密謹約之人，用之攻戰，必然取勝，宜留而委任之；爲偏裨者，不能聽從吾之計謀，此專恣自用之人，用之攻戰，必然致敗，斯去而廢棄之，校計索情之後，而慎擇偏裨，所當急焉。

聽字，有作任字看者，言不能任吾攻之計，則去其攻之戰而令之守，不能任吾進之計，則去其進之戰，而令之止，蓋擇人任勢之說也。附參。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凌勢以制權宜，以謀之不逮。

註

計利，謂以五事計之，於我皆利也。以聽者，將復從命也。佐，助也。外，對內謀言。制，裁制也。權，稱錘也，隨物之重輕而轉移者。

圖

若以五事計之，於我有利；求之諸將，又復聽從，此內謀皆善矣。然徒恃乎計之有利，與將之聽從，而遂以與敵戰，猶未爲可。夫內

因利制權
之事

必有藉於外，而勢亦烏可少哉！乃設爲兵勞，以輔助之於外，內外相濟，而後可以言戰也。所謂勞者，雖在於外，而機之發也無常，惟在能因其有利於我者，而裁制合宜，以爲兵家權變之方耳。「指南」因利二字，當重看。制字、正從因字出。「定解」如孫臏之策龐涓，因他素號齊爲怯，是利在示弱以誘之，故制爲滅灶之權。韓信之斬龍且，因他素號信爲易與，是利在半渡以擊之；故制爲囊沙之權。乃字、文義甚緩，有從容自如之意。總見得計爲本而勞爲末也。司馬法大善用本章，義同，宜參看。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圖 說、誦詐也。兵非誦詐，不可以行權；非權變，不可以致敵。故歷指之，不憚煩焉。示、故令敵見也。示不能、以怯爲詭也。示不用、以廢爲詭也。示

遠示近、以緩急爲詭也。利誘、亂取、怒撓、卑駭、此因敵之失者制權也。備實、避強、勞佚、離親、此因敵之得者制權也。無備、空虛之地。不意、懈怠之時。二句總承上言。傳、告也。泄漏也。【王皙】曰：乘機決勝，不可預爲傳述也。【通義】曰：以道勝者，必諒言詭。而孫子直以兵爲詭道焉。凡兵有情，情見則勢屈，雖欲無詭，烏得而勿詭。詭者、示其形，隱其情之謂也。

圖

蓋兵無常形，以詭詐爲道，無往而非愚敵者也。如將本有才有智而能也，乃詭爲拙者愚者，而故示敵以不能，使之有輕忽之志。時方任使其人而用也，乃詭爲棄之去之，而故示敵以不用，使之無忌憚之心。欲近襲之，而反示以遠去以詭之，使之撤防。欲遠攻之，而反示以近逼以詭之，使之不守。不第此也：又有所謂權焉。引其前進也，餌以小利而誘之。擊其倉卒也，設計擾亂而取之。敵勞既實，我則嚴備以伺其虛。敵衆既強，我則暫避以俟其弱。敵如深溝高壘，不與我戰也，在於激之使怒以撓之。敵若恃氣逞性誇張自大也，在於卑下其詞以驕之。敵情安逸，必且聲東擊西以勞之。敵人和

協，必且反間流言以離之。凡若此者，攻不恃力也，伺其空虛無備之隙而攻之，出無一定也，乘其懈怠不虞之際而出之，皆所以憑敵而爲制權之道也。此固兵家之勝着，卽我將士，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也。殆不可先爲泄漏於人也。顏充曰：兵不厭說，如宋襄之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先儒謂爲至仁大義之賊。故曰：戰陣之事，君子不厭詐焉，其此之謂也。羅大經曰：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孫子示遠示近，意在於此。【彙詳】利而誘之，凡旬，分明寫出權字示人。故析觀之，有錙銖不爽意。統觀之，有低昂無定意。而究權之用，則因也。

春秋之法，凡書取者，言易也，魯師取郟，是也。【指歸】兵家之勝，在計定於中，而持之以密。不第不可形於言語，併不可露於迹象。【指南】兵家勝着，與人說不得，設或不密而傳之，我未發而敵先知矣。何以致人而不致於人乎？

不是不先傳也，正無可先傳耳。如可先傳，則非權矣；且非因利制

五事七計，選將度勢，總以多算爲貴。

權矣。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於此觀之，勝負見矣。

圖 於、一本作以。夫、音扶。見、賢遍反。

算、即計也。古者遣將出師。露布奏捷，必告於廟，故曰廟算。廟算勝者，言未戰之先，君臣相與議於廟堂之上，便已勝勢在握，非其得算多乎？「呂氏」曰：廟算者，得算於廟堂之間。後有廟戰、廟勝。淮南、管、韓、皆本此。此篇前半言經，後半言權，而論重於廟算。經者常也。有經然後可以行權，蓋經以立本，權以盡變，始計之要，盡於是矣。

是故、人君命帥出師，不輕遣也；必於宗廟之中，授以方略。苟於未戰之先，揣度情勢，已具可勝之理者，由其籌算之周密，而所得者多也。若於未戰之先，揣度情勢，覺無可勝之理者，由其籌算之疎漏，而所得者少也。夫得算多者，自能取勝，得算少者，尙不獲

勝，而况于全無籌算者乎？吾於此多算少算之間，稱量而預決之。而彼已之勝負，悉曰畢呈於目前，無纖毫之掩蔽矣。焦六書曰：未戰、不是竟不戰，不過尙未戰；勝、不是竟勝了，不過是算勝。註中廟堂字、不必執泥，總是運籌韓幄之中。多算、亦非泛常人做得來，須有大精神、大識見、大智慧、大才幹，算得始有實際，始無遺漏。多、不是千萬之多。少、不是一二之少，總是校計索情，超出於人意之表也。【指南】此得字、所謂着着算到，便是。張江陵曰：得算者，算之周到有得也。

見字、要譯得自然，不是自誇勝算，謂可必勝。

作戰第二

作、起也，造也。廟堂既有勝算，然後計程論費，起造戰事也。

首篇以計與算，決兵之勝負，其立論在未戰之先；此篇以久與速，明國之安危，其爲慮，在戰勝之後。

此篇通篇言戰，其大旨在於務速，蓋不欲匱乏公裕，勞苦百姓也。自古好兵之主，往往民窮財罄，禍生肘腋，皆由不知用兵之害，而無以告之者。孫子於始計之後，卽爲之會計所費，開陳利害之端，惓惓以速勝爲勉，久暴爲戒，豈非所以立萬世法耶。篇名作戰，而不詳於戰事者，以前篇於決勝之策，載之頗悉，惟望知兵者一舉而速決耳。故此篇首尾各揭一勝字，中間特致意於久與速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困 乘、奉、並去聲。

馳車、攻車也，以載戰士者。古者一車，兩服兩陸，凡駕四馬，故曰駟。革車、重車也，以皮纒其輪，籠其轂，載輜糧器械衣裝之類。乘、卽駟也；閭、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軍車一乘，卒二十五人，正副二車，凡百人，輕重二千則士卒共計十萬。帶甲、卽被甲。千里、言其遠。饋

用兵既衆，費用必繁，以起下文，不可持久意。

糧、饋、運、餉也。內、國也。外、軍前。費、耗也。資、客、使命遊士也。用、安擾之需。膠漆、所以治弓矢器械者。奉、供奉，如車甲中所用膏油皮線是也。日千金者、見所費之多也。舉者、起行之謂，言此以起下意。

○

孫子曰：大凡用兵之法，車甲未充，未敢輕於赴敵也。馳騁之車，既有千驢之多，則輜重之車，亦有千乘之多，其帶甲之士卒，約有十萬衆矣。夫兵衆如此，豈無藉於糧糈哉？越境千里，輾轉糧食，此急務也，亦難艱矣。而况一動百輿，舉凡內而國中，外而軍前，皆有所費，接待使命，禮遇遊士，各有其用。且弓矢器械，必須膠漆之材，車馬甲冑，所資膏皮之奉，一日之間，大抵千金之費，夫然後十萬之師，方可得而起行，所費之廣如此。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千里、言遠輸也。李荃曰：古者一人役，七家供之；與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故云內外之費。【指南】如此窮民傷財，非萬不得已，必不可輕動也。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

久戰於外，自貽其患。

國用不足。

調 暴、步木反。

用戰，謂用兵以戰也。勝、資速勝也。鈍、不利也。挫、摧折也。屈、竭也。暴、露也。攻城不下，力必困屈。久持於外，財自空虛。

調

夫十萬之師，既已起行，其用之以戰也；惟資速勝。若使相持日久，則必鈍蔽吾之兵鋒，挫折吾之銳氣。以之攻圍城郭，久不能下，必至困屈民力。且師久暴露於外，則國家財用，將匱乏而不支矣，可不戒哉。【題炬】久暴師旬，宜置看，國家經制，本自足用，祇因興師征伐，連年不解，內帑告匱，司農無策，鈔所必至。【大全】如秦皇、漢武、竊黷不休，天下疲弊是也。鈍兵、挫銳、力屈、不得混作一樣看。鈍、因持久而鈍也。挫、因持久而挫也。不知兵者，以此已鈍已挫之兵攻人，鮮有不致力屈者。力屈、猶云大敗也。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候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

持久且有
外患，而
害國家之

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國 夫、音扶，彈、音丹，下同。

毒、盡也。弊、困也。起、謂起兵襲我。困拙速、猶言或有此事也。未觀巧久、猶言決無其理也。此孫子甚言久暴師之爲不利耳，未之有句，決言兵之不可久也，蓋警之之詞。〔指南〕曰：孫子生戰國時，所著書，主於列國相爭，故欲速勝，恐久則諸侯乘弊而起。

國

由是觀之，凡非富強，不可以戰也。乃今既鈍其鋒矣，挫其氣矣，而且吾民之力，已云困矣，吾國之財已云匱矣，則隣國諸侯，乘此困弊之時，起而襲我，勢有必然者，雖以才智之士，亦不能於此之際，善爲謀畫，以保全於其終矣。故兵聞有以拙用而成速勝之功者，未見巧於取勝，而反失之持久也。夫以久暴於外，而能使兵不鈍、銳不挫、力不屈、貨不殫、而爲國家之利者，斷斷乎未之有也。何氏曰：其後謂兵不勝，而敵喪其危殆也。

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指南〕孫子極言持久

之弊，故言巧遲不如拙速，非真謂兵可以拙用。李卓吾曰：凡不得已而用戰，寧速毋久，寧拙毋巧。拙者巧之至，而人不知也。【指歸】速則不拙，拙便不速，久則不巧，巧便不久。孫子以拙冠於速之上，以巧冠於久之上，是說能速即拙亦無妨，不能速雖巧亦無益。速字，是一篇綱領，餘皆明速之利，久之害耳。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用兵速勝之利。

【釋】害、以持久言。利、以速勝言。役、丘甸之役。籍、召兵之符。不再籍、謂成師以出，一舉即勝，不復召丘甸之役也。三載：隨糧、積糧、迎糧也。不三載、謂軍出，載糧以送之；歸國，載糧以迎之，不必三載也。用、器具也。糧、儲積也。

【陸希聲】曰：速兵計謀，或阻敵人之糧道，截之而為我有，或攻敵人之巢穴，掠之而為軍需，在我無轉輸之勞，而三軍受宿飽之益。

國 持久之爲害，既爾爾矣。而速勝之利，誠不可以不知；惜乎爲將者，不知老師費財之害，無怪乎不知用兵速勝之利也！惟悉知利害，而善於用兵者：籍其丘甸之役，一禦兵而取勝，故不再籍也。載儲糧以出境，務速勝而班師，故不三載也。至不得已，而又有轉移之法焉：器用不足，猶可取給於本國，以使其堅利，此用之有限者；糧食不繼，則當就掠於敵境，以省其轉輸，此用之無窮者。如是，而軍中之食不患其不充也。魏武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而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指南】不再、不三、總是一速字盡之，見得要速戰速勝爲主。【指歸】再籍，便無所不再；再饋餉，再器械衣甲，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何氏曰：如何是因糧於敵，謂克敵拔城，得其儲積也。【指歸】師行既遠，萬一饋運不繼，何以支持？所以大人之國，必須設計出講，使敵之所有爲我資。

取用、因糧、二句、從不再、不三、二句看出。惟不必繼糧，所以說用，雖取之國中，而糧則掠於敵境也。

久戰國私
家之困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圖 近、去聲。

遠輸、輸運之遠也。近師、輜兵之地。貴賣者、人多物少，售賣必貴也。財竭者、買其貴物，以致財竭也。丘役、即丘賦，因丘甸而出賦也。古制，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急迫也，賦重而不易供也。中原內虛於家、謂中原之內，民家皆致虛耗也。張預曰：遠輸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孫綽曰：丘役，如魯成公作丘甲，國用急迫，乃令丘出甸賦，遽常賦也。

圖 苟其不然，則貧也難乎免。國之所以貧於師旅者，因其供輸之遠也。供輸既遠疲於道路，則百姓之貧乏，亦因之矣。不第畿內爲然，即額兵之地，人多日久，百貨之售賣必貴；售賣既貴，以故百姓之財用竭盡而無餘也。財用竭盡，其於丘甸之役，勢必急迫而難供矣。

。當斯時也，民力已屈，民財已殫，中原之內，室如懸磬，約其所費十分之中，去其七分矣。『指南』丘役雖國家正賦，然徵納自有定期，急則暴於常賦矣。民既急於丘役，是必田禾未登之際，而先稱貸以完課，安得不虛乎？

謁字戰貧字更甚，故急於丘役。

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謁

罷、與疲同。破、損也。罷、困也。甲、以衛身。冑、以衛首。戟、戈屬有

殺兵也。楯、平屬長牌也。矛、鈞也。櫓、車上遮蔽之大楯也。丘牛、一丘

所出之牛。大車、長轅車，以載衣襪器仗之類。『唐荆川』曰：凡在官器物

，出師既久，多所損失。昔衛青、霍去病，以四十萬騎出塞，而歸者不滿三

萬，其此之謂也。

謁

再以公家計之：在官之器用，師行既久，車則破裂矣，馬則疲弊矣。至於衛身之甲，衛首之冑，俱已殘壞。禦敵之弓矢，亦弛折而不

完。不第此也：守助之矛戟，蔽衛之櫓楯，皆損失而不堪。丘甸所出之牛，軍中負載之車，悉傷斃而不全。約其所費十分之中，去其六分矣。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弊也。呂惠卿曰：始言車馬，謂攻戰之馳車也。終言車牛，謂輜軍之革車也。『定解』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正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時也。而况十萬之師，久暴於外，復有破軍罷馬等事，已去其六乎？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鍾；意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圃 將、去聲，下同。蔥、音思。秆、與稗同。

務、專力也。鐘、量名，受六斛四斗。當、猶抵也。蔥、豆楷。秆、禾莖，皆以飼馬者。百二十斤爲石。食敵、所以省己之財費也。總結上文。能食於敵，即轉飢爲飽在此，變客爲主亦在此。不食於敵，則百姓之財竭，公家之費繁，故曰務食於敵也。『皇甫眩』曰：轉輸之法，費十方得其一。今敵既失一鍾一石，我又多一鍾一石，故可當二十鍾二十石。

善用兵者
因利於敵

作戰之法
而編於知
兵之將

圖

是故智謀之將，則無此患也。其用兵也，預慮乎百姓之財竭，公家之費繁，而常以取食於敵爲專務焉。掠於饒野，奪其倉廩，計吾軍士食敵之米粟一鍾，較之吾國之輸轉者，可當二十鍾。計吾牛馬食敵之豆稭禾莖一石，較之吾國之運至者，可當二十石。由是觀之，智謀之將之有利於國也多多矣。王元美曰：下一務字，見爲將者之精神要專注於此，以求必得之意。

前云因糧於敵，此云務食於敵，蓋孫子恐人視因糧於敵爲偶一爲之之事，所以又說一番。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
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
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
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圖 十乘之乘、去聲，乘之之乘、如字。上、上聲更平聲。

怒、憤也。人心不憤，則不肯鬪，在我有以激之，使之同心憤怒，以致果也。軍無賞，士不往，得敵財貨必以賞，人則自爭先効命也。得車，謂奪敵人之車。十乘以上，舉大槪而言。賞先得者，獎一以勸百也。更、易也，更易旌旗，與吾車同，所以使敵不識也。車、指所得之車。雜乘、令車不相聚。卒不同車、恐有變也。卒、指車中之卒。善養、謂以恩信固結，使不思歸叛去也。是謂、承上車卒言。司、職掌也。主、主宰也。將不知兵，久而後勝，不惟境外之師徒暴斃，士不恤死，抑且域中之井邑蕭條，民不聊生，其爲害也可勝言哉！故孫子丁甯以示之曰：知兵之將，民之司命。【李卓吾】曰：我欲因糧，而敵則先清其野，將何所掠乎？我欲必戰，而敵方高壘深溝，雖激賞亦何能爲乎？且得敵人之卒，必如光武以義兵而臨盜賊，料人本無爲惡之心，甫能撻而用之。若敵人之卒，安知其無變乎？足見久師之無善策也明矣。孫子始終言不利於久，此所以爲深知兵者也。

經

智謀之將，又有不止於此者，敵之糧草，雖已爲我有，然或相持日久，亦非所利，要必激發士卒之怒心，使之殺敵而速勝也。夫既有計謀以激怒之，又必有財貨以鼓勵之，使之奮勇前進，爭取敵人之

利，而爲我獲也。如用軍以戰，能獲人之車，十乘以上，蓋亦衆人用命所致，若薄賞之，恐勞有難周，其中料有一二陷先登者，卽賞而鼓勵之。若夫所獲之車，則更易旌旗，勿使敵識；且令間雜我隊，不容軍得相聚，卒得回軍，以防其變。至於軍中之卒，加以恩信撫摩，庶彼盡爲我用，不致思歸叛去。如是則敵軍爲我軍，敵卒爲我卒，豈僅曰取勝於敵云爾哉。不可不謂之增益吾之強盛，又何內外之足患耶？總之，兵之爲用，貴乎速勝以成功，不貴乎持久以自斃也。故知持久之不利，而務求速勝之將，乃天生執掌生民之性命，而國家所賴以安危之主宰也。皇甫肱曰：孫子用兵，平原廣野悉用軍戰；戰則以軍爲陣，止則以軍爲營，器甲稟糧於是乎載，人得休息，以逸待勞。進無遠奔，退則據守，故於軍戰，諄諄言之。【指南】勝敵，則敵軍爲我軍，敵卒爲我卒，是我得而敵失也。以失較得，自覺得者愈得，失者愈失，故云益強。【題炬】益字，從勝字看出。焦六書曰：不曰貴速，而曰貴勝，用字最有斟酌；速

而不勝，何貴於速，惟速而能勝，斯爲貴也。沈友曰：貴不貴，是指示之詞，亦決斷之詞。【指南】民字、最宜着眼。車騎、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一切糧草費用、皆民命所關；假師老財匱，民何以堪？爲將者，果能速勝，則民命得全，豈非司命乎？主字亦不可忽略看過，百姓有其命，民安則國安；百姓不有其命，民危則國危，可見將能速勝，即可安而不危，危而能安，民命不虧，國祚永奠，非安危之主宰而何？

謀攻第三

謀攻者，以謀攻人也。以兵攻者，決勝負於鋒鏑之下。以謀攻者，則以全策取勝，而不恃乎兵攻也。孫子恐人泥於速戰，傷殘人命，故此篇言不戰屈人，用謀爲持重之本。

此篇言用兵以攻人之國，而能全人之國，卽軍也、旅也、卒也、伍也、一有以全之，斯爲善戰，斯爲謀攻耳。蓋惟以全人之國，爲攻人之謀；又

謀攻者，當有以屈人而全人，始足稱善於天下。

以伐人之謀，為謀攻之上策。故軍、旅、卒、伍，無往不得而全，始可謂以全爭於天下。觀其不以百戰百勝為善之善，而以不戰屈人為善之善，總是兵期無兵之意。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困 夫、音扶，下同。

全國者，不以興戎，敵自來服，保全其國也。破國者，乘機發機，潰棄奪地，破其都邑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百人，為卒。五人，為伍。屈、懼服也。善之善、猶言善而又善也。後倣此。

孫子曰：兵不易用也。用兵必有其法，惟在謀攻人，使之降服歸順，保全其國，方為上策。夫以兵攻破，必致傷財害民，則為次矣。不惟一國，至於一軍亦然。不惟一軍，至於一旅亦然。不惟一

旅、至於一卒一伍，皆無不然。是故：殺人節財，言戰而百勝者，雖曰善戰，非善稱善之又善者也。惟不必與人接戰，而自有以屈服乎人之兵者，乃所稱善之又善者也。紀愛曰：不用兵方，而使敵人傾心，舉國來服，是最難底事，故稱第一等。王震曰：所以全者，祇是用計使人降服，此與殺人盈城者固異，而視千羽之變化則益矣。皇甫肱曰：如光武收銅馬、鐵腰、尤來、大鎗、及赤眉之類，斯爲能全軍、旅、卒、伍。若白起詐坑趙卒，項羽詐坑秦卒，則反是。

孔聖諷笑以却秦兵，不戰屈人，當首推之。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轆轤，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伐謀而推
害及攻城之

困

頓、音頓。羸、音羸。將、去聲，下同。勝、平聲。分、去聲。

上兵，上等用兵者，至極而無以復加之得也。伐謀，謂以計破其計使敵畏服

而不敢爲，或計未就，而先自敗也。次，即次於上兵者。交，黨與也。伐交

，謂離其黨與剪其羽翼，以孤其勢也。兵，鋒刃也，伐兵，謂臨敵對陣，兵

刃相接，或致之來而與戰，或出不意而掩襲也。攻城者，敵既堅其壁壘，而

我方銳意攻之，不惟老師喪財，抑且死傷必多，故爲下策。修，治也。楛、

大楯也。所以蔽矢石者。輶、四輪車，排大木爲之，下容數十人。上蒙以

皮，且覆以土，用以攻城也。具，備也。器械，機關攻守之總名，如飛樓、

雲梯、是也。距，相拒守也。闕，城外曲城。距闕者，附城爲山，藉以登城

也。又曰：闕當作壘，積土爲山，以距敵城，觀其虛實也。三月，約經時歲

也。已，止也。忿，怒也。蟻附，言屬其士卒，攀緣上城，如蟻之緣牆者然

也。三分之一，言爲所殺之多也。拔，攻而舉之。災，害也。【何氏】曰：

士卒登城，死者將半，城且不下，斯害也已。

困

敵上等之兵，在於敵始有謀而預伐之，以摧其萌。其次者，在於敵

有交與而離散之，以孤其勢。其次者，在於以己之兵，伐人之兵

。至最下者，既不能使之屈，又不能與之戰，徒頓其兵於敵人堅城之下，務爲攻城而已。然攻城則必致力屈，其所以攻城者，亦萬不得已而爲之耳！蓋其修治敵矢之櫓，攻城之車，與具備合用之器械，約經時而後能成就；築爲拒守之土山，又約經時而後能畢事。爲將者，乃以爲耽延日久，不勝忿怒，未及告竣，而使我士卒燔緣而上，如蟻之緣牆，以攻其城，致爲城上所殺，三分之中已去其一；而城之堅守，終不可得而拔者，此攻城之災害也。攻城豈易易哉！魏武曰：敵始有謀而伐之，易也。李維垣曰：伐謀『謀』字，指敵人說。伐謀者，入敵人之意而攻之也。故曰上兵。杜佑曰：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闔而窺宋城是也。張預曰：器械曰成者，言其久而成就也。距闔曰已者，言其久而畢事也。『定解』自修櫓以下，攻久損兵，城究不拔，極言攻城之災，所以明謀攻之善耳。

總是滅人不可攻城之意；故舉攻城爲災，儆備樣子。

謀攻之法，在萬全，不以萬全之計，爭勝於人，而不可徒倚鋒鏑。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圖 標、與鈍同。

毀、壞也。非戰、非攻、謂破其謀，敗其交，截其糧，斷其路，不鬥戰攻而服之也。非久、謂乘其弊而勝之，不久寇師也。全爭者、以彼我兩全之計，爭勝於天下也。【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無耗身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所以爲全爭也。

不觀之善用兵者乎？其用兵也，以智不以力。蓋用謀以讎服人之兵，而不恃戰也。用謀以奪取人之城，而不事攻也。用謀以毀敗人之國，而不恃久也。惟必以萬全之計，爭勝於天下，則士不傷，力不頓，財不費，故兵不至於鈍弊，而利可全收，此以謀攻人之法也。李荃曰：合陣爲戰，圍城曰攻。謝弘儀曰：全爭、非不爭也，以全而爭也。全字以謀言。【通義】非戰、非攻、非久、是以不用用之

也；故曰善。假令戰攻則久，久則鈍兵，而無全利。惟以謀攻，則兵可屈而非戰，城可拔而非攻，國可毀而非久，未嘗用兵，兵自不鈍，此非獨全人國，全人軍，已也；吾亦無不全焉，而何不利之有？全爭、兼全已全人言最是。不然，兵不鈍而利可全句，便沒着落。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翻 守、一本作逃。倍、上聲。

十、十倍於敵。圍者、以兵環繞之，使不得逃逸也。五、五倍於敵。攻者、驚前掩後，聲東擊西也。倍、加倍於敵。分者、分為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隨其後，使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也。敵、相等也。能、猶善也。戰、謂或設伏以待之，或出奇以擊之。少、不敵也。守、欲速以伺擊也。不若、兵力交接，俱不若人也。避、引兵而暫去也。小敵、指少不若而言。堅、固

謀攻之事
而知彼
為己知
切務焉

孰也。謂少而不能守，不若而不能避也。大敵、指敵人而言。蓋我兵微弱，既處於小，則敵勢強盛，自覺其大也。擒、爲所獲也。〔許利〕曰：以兵圍人者，必有主陣、有分陣。主陣以自固，分陣以合圍，故必十倍之衆，乃可得也。倍則以半爲奇正，以半爲疑兵，揚於前後左右，以分其兵，使彼備者益寡，衆而攻之易矣。

圖

夫所謂全爭者，又不盡於是焉。其用兵之法，如吾軍十倍於敵，則四面合圍，以俟其服。吾軍五倍於敵，則前後衝擊，以攻取之。吾軍加倍於敵，則分爲二部，更番迭出，以疲勞之。若我之於敵，均力敵，則變化奇正而與之戰；或我軍寡少，不能支持，則暫守之以伺其隙。至兵力交援俱不若敵，則引去之以避其鋒。設遭寡少不若之境，則小敵在我，乃不能守，不能避，而堅意力戰，將必爲人之大敵所擒獲矣。可不慎乎？劉寅曰：十圍五攻，特就將之智勇等、而兵之利鈍均者、言耳。若主弱客強，不必十倍然後圍之也。敵無外援，矢竭糧罄，不必五倍然後攻之也。吳瑋曰：能戰者，制陣有

法，奇正相生也。若致死爭鋒，則不可以言能矣。蕭吉曰：避敵亦自有道，或保險據隘，或詭情匿形，或假借聲援，使不敢追迫；雖有退計，而實無倭志；雖有弱勢，而必無敗形；此方爲能，能避者，總非急走之謂。【通義】敵而戰，少而守，非能不可；不者而避之，亦曰能何哉？善專爲將之恃勇而堅意赴敵者戒耳！能守、能避、正謀攻學問，所謂攻守互用者也。不然，此言謀攻，不應援入守避二字。十圍、五攻、倍分、蓋全爭之策；此善兵，而全人者也。敵能戰，少能守，不若能避，亦全爭之策，此善兵而全己者也。小敵二句，再申全己之意。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註

輔、車兩旁夾木。周、密也，才智備具也。隙、不周也，才智闕略也。此承上文以起下文：言國之強弱，惟係於將，闔外之權，不可以不重；委任之誠，不可以不專也。【徐象卿】曰：全爭之謀，自將操之。假令無將，則雖有爭勝萬全之意，亦不能行于天下矣，故鄭重言之。

良將係重於國家，而人君之委任實專也。

劉鄩不可
使以外之
權以發
敵之難

○ 若然：操全爭之謀者，惟在於三軍之將，而將之係於國家重輕爲何

如乎？夫國家之有將，殆如軍之有輔，相爲倚賴者也。苟輔佐之謀，極其周密，敵人不能窺伺，國勢自爾強盛；使輔佐之謀，一有罅隙，敵人乘虛而入，其國必至削弱；將之所係如此，人君可不專任之哉。金十仞曰：車無輔不行，國無將必危，見將乃國家必不可少底。這輔字須看得極重。輔周，正是絕全爭之謀。拔人之城，而不知攻城之爲異者，非周也。全國、全軍、而不恃乎攻，爭勝、爭利、而不恃乎戰，乃所謂周耳。

故軍之所以患於君者，三：一、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二、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 一本首句軍作君。君作軍。雖、去聲。患、害也。謂之、猶言命之。不可進

、如天時未得，衆寡相應，強弱不敵之類。不可退，如出萬全之謀，收一舉之利，乘三軍之怒之類。廢、鬆也。廢軍，謂羸廢牽繫其軍，不得進退自由也。事、指賞罰號令。政、事之見於行者。權、變術也。任、委任也。惑、人心迷惑。不知所從也。疑、人心疑貳，不信之也。難、患難。亂、擾亂。引勝、謂賈士疑惑，自致擾亂，引致敵人，使勝我也。孫子於全爭之意，反覆致論，而歸其責於將並及於君。一則欲爲將者，必守全爭之策，毋君命而苟從，一則欲爲君者，必聽持重之言，毋求必勝，而中御也。

◎ 國

軍國大事，固賴乎將，以爲之輔矣。而軍之所以見害於國君專制者，殆有三事焉。何以見之？不知三軍之不可以前進，而命之前進；不知三軍之不可以後退，而命之後退，是謂廢棄其軍，不得舒展，此一患也。不知三軍之中，賞罰號令之事，而欲參理三軍之政，則軍中士卒迷惑而無所適從，此二患也。不知三軍之中，攻戰權變之術，而欲同預三軍之任，則軍中一卒疑貳而不能聽信，此三患也。夫以三軍之衆，既迷惑於政令，且疑貳於任使，將見隣國諸侯，乘其乖錯作難而至矣；是謂自致擾亂，而引敵人之勝已也。善任使者

因上意而推廣之，以盡全爭之法，皆爲將者所當深曉也。

，詎若是耶？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忠莫大焉。梅堯臣曰：人君徒知制將，不能任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以致諸侯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者也。

廢軍其患猶淺，軍士疑惑，其患更深。故曰，諸侯難至。後二層不粘廢軍講，觀兩「是謂」字便見。

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困 知勝者，「下其必勝也。所長在我，所短在彼則可戰；所短在我，所長在彼，則不可戰。用衆宜分，用寡宜合，用衆務易，用寡務險。上下、兼君民將士言。同欲、謂所欲與衆，所惡勿施也。虞、備禦也。將能、有才智也。御、如御車之御。君御者、遙制之也。不御、所以一其威且盡其才也。〔許洞〕曰：料敵之外有審勢，審勢之外有推心，推心之外有修備，修備之外有假權，五者有一不知，不可以言勝也。

細

夫自亂其軍，而作諸侯之難，致勝在彼而不在己者，由不出勝之道故耳。於未戰之先而卽知其必勝者，蓋有五焉：敵有強弱，時有可否，知可以與戰，則進而攻之；不可以與戰，則退而守之者，勝之一也。明十圍五攻之法，察敵我虛實之情，或分兵於易，或合兵於險者，勝之二也。上下一心，齊刃併力者，勝之三也。以我之調經未雨，待敵之逍遙闖外者，勝之四也。將旣多能，君又委權，便宜行事，不從中御者，勝之五也。凡此五者，皆未戰而預卜其必勝之道也。王圻曰：惟知之審，斯用之當，知可與戰不可與戰，只是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便了。李卓吾曰：多寡均者論強弱，強弱均者論治亂，治亂均者論勞逸，勞逸均者論將之勇怯，理之曲直，諸長皆在我而短在彼，則可戰；否則不可，知此理者，必持重之將，故知其必勝也。周介生曰：宜用衆而用寡，不識衆之用，宜用寡而用衆，不識寡之用；宜衆宜寡，兩者俱失，不識衆寡之用，而欲擬於勝也難矣。尤尺咸曰：不必執定衆能勝寡，或一皆節制，士皆精銳

，雖寡可以勝衆；倘烏合無制，人各一心，雖衆不能勝寡，用字最宜體認。陸葦雨曰：首篇言同意，下同上也。此言同欲，上同下也。皇甫肱曰：世之庸將，但何人之不虞，而不知己之失備，敗則其常，勝則其幸耳。【題炬】約是以密防疏，以嚴防懈之旨，在治將心愼愼而勿失上。葉伯升曰：將能字宜着眼。將而能也，是全國全軍，有謀有勇之人，使常委任也；乃必攻守進退，惟我所令，烏得以展其能；故曰將能若不御者勝。

衆寡之用，這「用」字，在下面是宜分宜合，務易務險，若主用衆用寡說去，則把用字移在上面，便是用衆用寡，不是衆寡之用，周說恐不宜從。

跡弛之將，不可不御。稱能將者，則勿御之。自古人君命將之禮，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故將既出師，誓軍旅專行謀，以有成功，是在人君有擇將之識；而御將之方，又其次焉者矣。

既無以料敵，內又不能自料，而冒昧以交鋒者，決無一勝之理，每與人戰，必皆敗北矣。此善謀攻者，所以能全爭也。歟！杜牧曰：以我之政料敵之政，以我之將料敵之將，以我之衆料敵之衆，以我之食料敵之食，以我之地料敵之地，校量精詳，其勝其負，洞然目前，而後兵起，故百戰而百勝也。李九我曰：兵法有遠瞻近探之卒，亦知彼知己者所必資。惟遠瞻者，未至敵營，返而給我。近探者，敵兵已迫，俱爲所得，張設危言，不符情實。以故不能知彼。既不知彼，遂昧所待，亦不知己，勝歸彼，敗歸我，獨坐此耳！爲將者，宜各養死士數十人，親信既深，豈忍負主，若驪之哨探，令與遠近偵卒，偕狂偕來，僞口不至，敵情可獲，乃所謂知之也。

軍形第四

形者、情之著也，勝負之機也。見其形，則得其情；得其情，則知所以制之之法。惟先自治而深祕之，然後密察敵人之形，而巧乘之，斯爲用兵之

善者。孫子以此篇列於謀攻之後，蓋以謀攻而不可得，必主用兵；用兵之道，形與勢，最爲首務。故次第及之。

此篇大旨，在「先爲不可勝」一句中，間言九天九地、易勝、先勝、自保、修道，皆是此意。自始計、作戰、至謀攻，則我有形矣。是時正宜祕我之形於無形，故慎防嚴備，所當喫緊者。

前篇言知彼知己，蓋知勝之道也。然此則合知彼知己二知字，而總歸之於爲勝非知之難、而爲之難也。由是推極於能爲勝敗之政，勝持於我，敗歸於敵，誰爲爲之，豈徒知之，有進乎前者矣。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圖

先爲不可勝，如據形勝之地，利權餉之道，修守禦之具，明節制之方，是也

善戰者，
常先自爲，
不可勝之
策，以爲
自保。全勝
之資。

。在己其道由己也。在敵，其變在人也。在己者，可以自盡，故曰能爲；在人者，難以須臾，故曰不能。可知，謂加意於我者，不可爲，謂強求於敵者，不足，有餘，皆以己言。九、數之極也。鴻靜而敵，九地之下，喻其藏之至也。天運而動，九天之上，喻其動之至也。自保、守之固。全勝、攻之決。孫子言先爲不可勝者，蓋自保之策；待敵可勝者，則全勝之功，殆能自保者，而後能全勝也。

圖

孫子曰：自古良將之稱善戰於天下者，必先察其地利，利其糧道，完其守禦，明其節制，以爲敵人不可勝我之本，然後料敵之多寡、強弱、動靜、虛實，待其有可勝之隙而乘以入之。所謂敵人不可勝我者，何哉？在我有自洽之嚴也。所謂敵有可勝之隙者，又何哉？在敵有虛懈之形也。故雖以善戰者處此，祇知自固嚴密，真情不露，能爲己有不可勝之策而已；倘敵而無隙可窺，無虛可乘，亦不能使有敗局，而爲我之必可勝也。嘗聞之古語有云：持勝於己，此可先知者也。敵或有備，此不可強爲者也。敵人不可勝我者，此則在於

平時，用吾守之法以待之也。敵有可勝之隙者，此則出於臨事，用吾攻之法以乘之也。然吾何以守之於先哉？以力之不足於敵也。又何以攻之於後哉？以力之有餘於敵也。夫守而稱之曰善守者，以守固密，如藏置於九地之下，至深至隱，而無可測度也。至攻而稱之曰善攻者，以攻之迅疾，如動作於九天之上，至神至奇，而莫敢抵敵也。惟其守之深隱，人無可測，殆誠有不可勝者，故能自保；且攻之神奇，人莫敢敵，又誠能待敵可勝者，故能全勝。總之：不可勝者，勝也，待敵可勝者，亦勝也，無以自保即未能全勝矣。人可不求自保乎哉？梅堯臣曰：待敵者，藏形內治，伺其虛懈也。僕昉曰：兩軍之形，我動則彼應，惟自修治，固其守備，以待敵之虛懈，此兵家之要務也。【指南】玩先爲二字，還是要用力圖維，自治嚴密。不可勝在己二句，是孫子恐人將先爲二字，求之於敵，故又說在己以申明之。申時行曰：韓信背水陣破趙，李愬雪夜擒吳元濟，諸將多不能解，所謂運用之妙，在乎一心，神而明之，必於其人

善戰者，衆人皆知，無外名，故無智名，而又能修吾道，以保此先勝之兵。

是也。鄧伯登曰：九地、九天，是極形容守攻之善處，惟守而令人莫測，攻而使人難禦，攻守在我，故曰自保。然攻復爲守，守復爲攻，攻守互用，故曰全勝。一而字串下，重自保上，方是軍形固密，先爲不可勝之旨。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圖 易，去聲。

秋毫、人所易舉，至輕也。日月、人所共見，至明也。雷霆、人所共聞，至善也。三者皆尋常所能，說無足異者，故以取譬焉。易勝者、用力少而成功

多也。勝於無形、人莫能知，故無智名；兵不血刃、敵自降服，故無勇功。志、羞也。不志者，籌不虛運，策不徒發也。措、處置也。已敗者、敵人已有敗形也。立於不敗之地、謂先爲不可勝之計，使敵必不能勝我也。不失之敗、謂窺見敵有可敗之形，不差毫髮也。求戰、方有事於戰也。求勝、邀或然之勝也。修、補其闕略。保、持守勿失。道、謂不可勝之道。法、謂可勝之法。此總重勝人於無形，而不勝人於有形，故能持勝未然，百無一失，以視敵我兩持無分勝負者，相懸萬萬矣。一說：道、仁義也。法、賞罰也。言修治仁義之道，以和其衆，保守賞罰之法，以戒其下，使人畏而愛之，亦是。

○

夫明者見於未萌，智者謀於未萌，乃爲善也。如其見敵可勝之形，不能超越乎衆人之知覺者，非所謂善而又善者也。運吾智謀，取勝於無形，而天下莫知，乃爲善也。如與人交鋒接刃，而後勝之，天下之人，羣得而稱之曰善戰，亦非所謂善而又善者也。是故秋毫之末，至輕易舉也，人其舉之，不得計之多力。日月在天，無所不照

也，人其見之，不得謂之明目。雷霆震驚，百里肅然也，人其聞之，不得謂之聰耳。猶夫兵之有形，衆人共見，不待善戰者而後知之也。古人所稱戰之善者，蓋能先爲不可勝，謀於未形而勝之也，故易耳。故善戰者之取勝於人也，無智名之可稱，無勇功之可著也。夫以力戰勝人，雖善戰者，或有敗時，唯能智勇不露勝於無形，故百戰百勝，而無一毫之差忒也。夫戰勝而至於必無差忒者，蓋其所以處置有方，得乎勝人之道，而取勝於敵人之已敗者也。所以良將之稱善戰者，必已先立於不可敗北之地，然後伺敵有已敗之形，而急乘之弗失也。是故必勝之兵，蓋藏形自治，先有勝人之本，而後求與人戰者，所以必勝也。必敗之兵，蓋輕嘗妄試，先與人戰，而後圖偶爾之勝者，所以必敗也。善用兵者，務在修治其不可勝之道，以保守其可勝之法，故能操自勝敗敵之權於吾掌握之中，先勝之可貴也有如此。張預曰：衆人所知，已成已著也。我之所見，未形未萌也。梅堯臣曰：見於著，則勝於難，見於微，則勝於易。

塗曰：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故曰勝於易勝。如兵陣未成而乘之，卽無智勇之功名。彼區區謂君子不扼人於險，不鼓不成列者非矣。陳大士曰：非真無智勇也，惟勝人於無形，故衆莫能知，雖勝而無智之名，勇之功耳。陳明卿曰：不敗之地，這地字要看得大，非地利之謂也。凡一切勝敵之法，無不預爲籌畫精詳，使敵不能出我計慮之中，處處皆是勝境，如何得敗。魏武曰：先勝先戰，既在有謀與無慮之分。勝敗之政，緊跟上「道」「法」來，修道是先爲不可勝，保法是待敵可勝，當分頂側重爲是。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國 度、達各反。量、平聲。釐、上聲。稱、去聲。銖、尙朱反。

度、忖也。量、酌也。數、計也。稱、衡也。鎰、二十四兩，又曰二十四，

勝兵之本，五者得此，法而自治，先勝之形，莫測也。

又曰三十兩。銖，十二分，又曰二十四銖爲兩。銓稱銖，喻易也。銖稱銓，喻難也。決，潰溢也。七尺曰仞，千仞最高，以喻勝兵之形之莫當也。積水於豁，深澗莫測，如我之守不露形也。決於千仞，湍悍奔注，如我之攻不可禦也。孫子以軍形名篇，而通篇所言，絕無形字，直至此，結云：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豁者形也，何哉？蓋善勝敵者，勝於無形，夫惟無形，故能形其形，此則言勝之形，所自出也。

此篇備論軍形。其大旨總無出乎無形之妙。蓋所謂不可勝者，無形之根柢，可勝者，無形之枝葉。至藏九地之下，動九天之上，則無形之華實也。爲將者，苟於訓兵練士之方，設防守禦之宜，講習既明，措施各當，然後可以因機應物。一舉而勝人，三鼓奪峴崙，雪夜入蔡州，差可擬也。夫兵、陰象也，勝兵、似水也，當未發之先，幽深玄默，如尾閭焉，殆無以方其容；蓄之無窮，及既發之時，轟壓迅疾，如潮汐焉，幾無以形其奔騰之莫遏。孫子之言勝兵，大抵如是，其勝兵之形，亦大抵如是耳。

兵法有之：一曰度，何爲度？忖度夫地形。二曰量，何爲量？酌量其糧餉也。三曰數，何爲數？計數乎士卒也。四曰稱，何爲稱？衡

圖

釋吾勢力也，五曰勝、何爲勝？勝敵之已敗也。故凡安營布陣，必本於地；地則廣狹不同，吾當有以忖度之，此地之所以生度也。夫地形既忖度其廣狹之分，而糧餉之多少，亦當有以酌量之，此度之所以生量也。夫糧餉既酌量其多少之用，而士卒之衆寡尤當有以計數之，此量之所以生數也。夫士卒既計數其衆寡之數，而勢力之重輕，更當有以衡稱之，此數之所以生稱也。夫勢力既衡稱其重輕之別，而吾之先勝之形，與敵之已敗之形，從是而判然矣，此稱之所以生勝也。故先勝、勝人之兵，若以至重之鎗舉其至輕之銖，殆易舉而易勝者也。已敗而敗之兵，至以至輕之銖舉其至重之鎗，殆難舉而難勝者也。勝敗之相懸，無殊乎輕重之不敌也。非先勝者易克幾此。要而言之，先勝之兵：見敵可勝，無少緩焉；其與人接戰也，若決破蓄積之水於千仞之深谿，奔騰澎湃，而敵莫能禦者；此其形也。蓋積滯之水，不決則已，決則激射之處，無不崩裂者；先勝之兵，不發則已，發則所向之敵無不披靡者；先爲待敵之功大矣哉。

。李九我曰：凡用兵必地與兵相濟，則勝，故度地爲政先一着。以下四者，皆由地形而得，故自地而生之也。李靖五陣隨地形而變，亦卽此意。『問宗』數釋皆作虛字看。卽文煥曰：鎗之於鎗，輕重懸殊，原是不相抗衡底。先勝之兵，便如自處鎗地而敵當之，就像鐮鏃一般。王立翰曰：千仞之鎗，形之秘者似之。決千仞之鎗，形之迅者似之。張裕曰：千仞之鎗，不測之淵也；及決而下之，則其形有莫禦者。蓋必如是，而始稱善戰，始爲先勝也。

稱生勝、「勝」字卽不可勝「勝」字。地生度等句，正先爲不可勝，喫緊工夫。

兵勢第五

兵勢者、破敵之勢也。形、則欲其隱，所以使敵不測也。勢、則欲其奮，所以使敵莫禦也。故次軍形。注殿武曰：形旣立、而勢自張，形秘而勢顯也。

李卓吾曰：猛獸將搏，必伏其軀，鷺鳥將擊，必斂其翼，將以用勢而然也。善用兵者，乘敵可勝，奮力擊之，如破竹，如摧枯拉朽，而其勢莫可遏焉。篇中投卵、漂石、鷺鳥、曠弩、發機、轉圓石、之喻，皆示人以勢也。然所謂勢者，究不出奇奇、正正。變化無窮之妙，卽虛實之分，亦卽由是而致也。張江陵曰：兵勢者，排兵布陣，有奇有正之謂；然正兵主於自固，奇兵所以制勝。爲奇兵者，或於正兵之前後左右，出沒無定，以掩覆之；或卽於正兵之中，變化無方，以追擊之。但應敵而出，以不遠近、先後、適中其節爲貴耳。

舉行兵之
要示人，
以正兵爲
體，奇兵爲
爲用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門衆如門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圖 治、平聲。礮、擲反。卵、魯管反。

門、濟戰也。門衆、以衆與敵戰也。分、謂偏裨卒伍之分，數、謂千百千萬之數。師旅伍兩，各有統制，大將總其綱領，偏裨相訓練，故治百萬之衆

，與治寡同。形、謂旌旗摩幟之形。名、謂金鼓鈺鐃之屬，以示人之目，而爲分合左右之節；有金鼓鈺鐃之屬，以示人之耳，而爲進退疾徐之節；故門百萬之衆與門寡同。受敵、謂直前赴敵，無阻避也。奇兵臨時所出，乍前乍後，半進半退，設伏掩擊，不拘繩墨者。正兵、堂堂正正，六步七步，六伐七伐，擊鼓而進，成列而陣者。礮、礮石也。投卵礮破敵之易。「陳子淵」曰：分數以約士卒，形名以習進止，然後正合奇變，以實擊虛，則人莫能禦，而易以取勝。

圖

孫子曰：世之用兵者，輒曰多多益善也。然兵多則難用，大凡治衆多之兵，如治寡少之兵，而不害其爲衆者，以有分數在。蓋爲將者，能便有部曲之分，什伍之數，遞相統率，各加訓練，惟總大綱於己也。門衆多之兵，如門寡少之兵，而不害其爲衆者，以有形名在。蓋爲將者能備其旌旗之形，金鼓之名，使人見之而左右，聆之而進退，無亂行失次之虞也。夫三軍之衆，勇怯不齊，可使直前赴敵，以期必勝者，在於大將用兵能奇能正，變化無方也。至兵之加人

，勢莫能當，如以礮石投擊鳥卵之易破者，蓋能奇正致敵，以我之至實，擊彼之至虛也。用兵至此，則其勢爲何如哉！賈林曰：常敵以正陣，取勝以奇變，必前後左右，俱能相應，斯常勝而不敗。張江陵曰：洞虛審實，故其兵所指，莫敢禦鋒。梅堯臣曰：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張預曰：引致敵來，則彼勢當虛；不往赴敵，則我勢常實。

分數定，然後習形名，形名熟，然後分奇正，奇正既審，虛實可見，此四者之序，不可亂等以求之。門衆「衆」字與治衆「衆」字一般，俱在口言，若以衆字指敵，便於形名二字說不去。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通，如江海，一本作若江河。復，拱又反。

以、用也。合、交戰也。勝、克敵也。日、太陽之精。月、太陰之精。四時、春夏秋冬也。

兵勢在於
奇正變化
地、而、以、天
地、日、月、海
四、時、爲
通、類、旁、人

以人事之
五聲、五
色、五味
以形容
之、以容
密正變化
之無窮也
之無窮也
未復言無
相生、無
相如、無

轉

夫兵必有勢，而勢以變化而成，總不越乎奇正二者。故凡兩陣相臨，接刃交鋒，大抵以節制之正兵先出而合戰，以掩發之；奇兵迫入而取勝也。不觀之善用奇兵者乎？其變化之無窮也，如天地之生機不息焉；其絡繹之不絕也，如江海之源流不竭焉；既終矣而復始，無殊日月之往來；既死矣而復生，同乎四時之代謝；蓋兵家之妙，原自無方，第在人之運用乎心耳。『題炬』無窮不竭，復始復生，祇在奇正講，便是不躐前述，不依舊法，總在自己設出想頭，皆是人所未見未聞底，所謂善出奇也。韓信木罌渡軍，蘆沙掩且，諸葛武侯之開門却敵，檀道濟之唱籌畫沙，皆古人善出奇者。

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勝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

圖

勝平聲。

著。恐用
兵者，惟務
奇兵，而不
知由正而
生故耳。

奇兵而舉
其勢與節
言之，更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青白赤黑黃也。五味、甘酸鹹苦辛也。窮、盡也。環、圓物。循、歷也。端、緒也。孫子言奇正之妙；在於變化相生，千途萬轍非一而足，殆如循環者然，求其首尾，而終不可得也。

綱

如是亦足喻出奇之極致矣。而喻奇正者，猶有說焉；夫聲止宮商角徵羽五者而已；及其變也，則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耳，不可勝聽也。色止青白赤黑黃五者而已；及其變也，則文采絢爛，華麗宜人，目不可勝觀也。味止甘酸鹹苦辛五者而已；及其變也，則鼎鑪調和，鹽梅濟美，口不可勝嘗也。至於戰陣之勢，不過奇正二者而已；迨至奇忒正正，其變化莫測之用，則有不可勝窮者。或以正而生奇，或以奇而生正，其奇正之相生，殆如環之循環，絕無端倪本末，果孰能窮究之哉？沈友曰：「不過」二字，有包舉之意。陳元素曰：「從「變」字脫出「生」字，不盡不生，惟變則生。蓋奇正之妙，圓轉無迹，毫無執着者也。」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鷺鳥之疾，至於毀折者，

以見勢之
費乎險，
而節之貴
也。

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驥弩，節如發機。

騫、言空。騫、音霍。

激水、激發之水。疾、迅速也。深、流轉也。鷲鳥、猛擊鳥也，如鷹鷂之屬。激水自高注下，即巨石奔流轉而不止，得其急疾之勢也。鷲鳥乘機搏擊，其猛力至於毀骨折翼，得其遠近之節也。險者、峻急之意。短者、追促之候。騫、引滿也。機、弩牙也。險則不可退，故如騫騫。短則不及避，故如發機。王皙曰：激水漂石，勢也；鷲鳥毀折亦勢也。有迅速之勢，然後有搏擊之節。蓋節在於勢之中，而短不出乎險之外。孫子恐人視勢與節爲二，而不知合而成之；故又以騫騫發機爲喻。夫機弩一物，必先強而後發身。王皙曰：戰陣之勢，騫之張者似之；奇兵之勢，機之發者似之。

夫奇兵之應敵而出也，以遠近先後，適中其節爲貴，是有刃在焉。

蓋水性柔弱者也，遇有險隘之處，激之疾流，至漂轉夫巨石而不止者，以從高注下得其迅速之勢然也。鳥亦至微之物，其力猛能擊者

，乘勢轉擾至毀其骨，折其翼而不息者，得其遠近之節然也。故善為戰陣者，必會心於此，其勢則險峻而不可遏也；其節則短迫而不及避也。夫險峻者氣必盛，不有如引滿之弩乎？短迫者力自全，不有如發動之機乎？用兵者，可由是而悟矣。侯天放曰：此專論勢，節將帶言之耳。王圻曰：險是發之暴，短是應之速，險所以短，短由於險，如虎之踰蹊者，勢險也，一蹴而卽至者，節短也。太原劉氏曰：勢險節短，俱就出奇言，驍弩二句，又險短之喻。『大全』弩滿則矢勁，牙發則矢出，總見正中之奇，人莫能當，莫能避寇。勢、節、總是一貫之理，勿分看，故孫子卽弩機以喻之。

紛紛紜紜，門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渾渾、胡本反。沌、徒本反。治、平聲。

紛紛、雜亂之貌。渾沌、圓之象也。門、接戰之時。亂、謂旌旗翻轉，士卒

設奇取勝者，要在分數形名之預立。而後可以臨敵，而不至於或失。

往來也。形、車馬之形。圓、謂行列縱橫，圓而不方也。此皆以法言。亂、即上紛紜渾沌之謂。治、即上不可亂不可敗之謂。怯、畏縮也。勇、驍猛也。弱、驍劣也。強、精壯也。唐荆川曰：行伍則靜，各有分數，治能示之以亂也。藏鋒蓄銳，不肯輕出，勇能示之以怯也。卑辭屈己，見利不爭，強能示之以弱也。

綱

所謂治衆之貴乎分數，門衆之貴乎形名，固矣，然亦有反是之用焉。如行陣之間，旌旗雜陳，殆紛紛然；士卒混淆，殆紜紜然，蓋所以示無節制也。抑知建旗有部，鳴金有節，而實不可以亂之，車輪之轉行，如渾渾然；步伐之馳驟，如沌沌然；蓋所以示無矩矱也。抑知奇正有方，分合有度，而實不可以敗之，何也？亂非真亂也。乃詐爲亂以誘敵，是亂生於治之中；怯非真怯也，乃詭爲怯以伺敵，是怯生於勇之內；弱非真弱也，乃故爲弱以救敵，是弱生於強之體；夫治而能僞爲亂者，以十百千萬之數明也，勇而能僞爲怯者以奮出疾擊之勢審也；強而能僞爲弱者，以攻取守固之形密也；總之：出奇之有本也。魏武曰：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皆數

形匿制，以愚敵人。張預曰：治而亂，僅有分數者能然。勇而怯，惟識兵勢者能然。強而弱，惟知軍形者能然。或重治勇強三字，或重亂怯弱三字，總不若平講，作指點推原之詞爲要。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之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者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善戰者、一本作善戰人。予、同與。

動、啓發之。誘、致之也。形之、示以詐形。予之、露以餘隙。利、謂亂怯弱三者，在我實爲詐，敵誤以爲利也。本、謂治勇強三者，蓋制敵之資，致勝之本也。求於勢者、乘其勢之便也。勢之所在，雖怯亦勇，雖弱亦強，顧市人而可戰，故不責於人。擇、揀選也，因材而使也。任勢、謂任以自然之勢。木石、重物也，可以勞動，難以力移。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得其勢之喻。

能動敵而
任勢自爲
敵致吾
勢不可禦

也。孫子言兵貴得勢，以險短爲本，雖頭然木石，能因其性而以勢驅之，亦自運轉而去；人之動靜行止，盜撥是也。夫轉者、石也，轉之者、人也，戰者、兵也，所以戰者、勢也。戰不在兵而在勢，故求於勢而不資於人。

此篇言兵勢在於奇正，兵無一定之勢。奇正之兵，亦無一定之用。勢者、因敵變化之謂。故苟得其勢，則風馳電掣，莫知所由，可制敵於掌上。蓋善用兵者無正不奇，無奇不正，謂奇正之相爲用，可也；且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謂奇正之合爲一，又可也；故曰：求之於勢。夫勢有未可，則靜而不動，止而不行，如木之安也，石之方也。勢而可也，則如圓石也，如圓石之轉也，且如轉於千仞之山也。論兵至此，而勢之爲勢，從可知矣。

圖

其所以亂，所以怯，所以弱者，無非欲有以致敵之動作也。敵既動作，斯可得其虛實之情，乘間而用我之勢矣。故善於使敵動作者，示之以詭詐之形，則敵必信而從之；予之以佯北之隙，則敵必貪而取之；其從之取之之故，總在乎我之示亂、示怯、示弱、詐爲有利於敵，而誘之也；又在乎我之真治、真勇、真強，操其勝敵之本，而俟之也。故善戰者，乘便速進，使敵莫測，惟求之於兵勢之必勝。

，而不責備於人力之張施；故能隨材器使而任以自然之勢也。未能任以自然之勢者之與人接戰也：如推轉木石者然，雖以智勇之敵當之，無或免焉。蓋木石之性，置之安處則靜而不動，置之危處則動而不靜；裁之以方正則止而不行，裁之以圓斜則行而不止；蓋亦自然之勢也。故善戰者，動敵以乘其間，迅速以中其節，措之危而使之動，繫之圓而使之行。其勢之得也：有如推轉圓斜之石於千仞之高山，而無可禦者，此兵之勢也。凡用兵者，其可不任勢乎哉？杜牧曰：我強敵弱，則示以弱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紀昀曰：以本待之，謂正兵也。王世貞曰：世間極沒要緊底人，一時有濟於事，亦必任之，以爲自然之勢。杜牧曰：轉石於山不可止退者，在山不在石也。戰有百倍之勇，強弱二體者，在勢不在人也。張預曰：圓石之轉，勢爲之也；兵勢之險，亦勢爲之也。

兵、機事也，撥一髮而莫過，此可爲兵勢捷解。

虛實第六

虛者，怯、弱、亂、餓、勞、寡、不虞也。實者，勇、強、治、飽、佚、衆、有備也。已實彼虛，擊之可也。已虛彼實，避之可也。故爲將者，必知彼已虛實之情，而爲戰守之法焉。軍形首攻守，兵勢言奇正，奇正自攻守而用，虛實由奇正而見，故列虛實於形勢之後。

此篇語意雜出，皆以敵人變敵之實爲虛，變己之虛爲實也。用兵者，能察彼我之虛實，而因形制變，自無不勝者矣。康海曰：通篇總一避實擊虛之意，其所以敵爲我擊者，則以先處戰地而佚，且因敵變化而勝之，其應若神也。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 先、後、並去聲。處、上聲。趨、去聲，下同。

○ 戰地、形勢便利可戰之地也。佚、安佚。勞、倦勞。先處待敵、即土馬安閒。

據形勢之先後，定其客主，見其勞佚，善戰者，以先處待敵，而後趨戰也。

而力有餘，心神凝定而機可見。後處處戰，則氣力置於奔馳，精神失於退避。致，猶使也。致人，敵來就我。致於人，我往赴敵。佚者，致人者也。勞者，致於人者也。「王皙」曰：致人者，以佚乘其勞；致於人者，以勞乘其佚。

○

孫子曰：大凡用兵，未有不戰者也。夫戰以形勢爲本，故凡先據可戰之地，而待敵人之至，與人接戰則力自有餘，機有可見，而上下安佚。若使可戰之地，已爲敵人所據，而我方後至，赴彼以戰，則疲於奔命，倉皇莫措，則將士倦勞。一先一後，主客懸殊如此；故善戰者，能致人之來而從我，必不至爲人所致而去而趨戰，庶幾佚常在我矣。王圻曰：戰地、人所必爭之地，我先處則爲主不爲客，爲主則佚可知已。郭逢原曰：喫緊在一「先」字，「佚」字正從先字看出。陳大士曰：敵來趨戰則彼勞常虛，非勞而何？致人不致於人，俱從上先處戰地二句發生。

大抵用兵未嘗不欲致人，此不必道。其要着總在不致於人，纔見高

申善駢者
不致於人
之用。

人一等，非同泛泛也。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

翻

利之者，誘之以利也，如雲棄輜重，伴北邊走之類。害之者，止之以害也，如阻絕交援，濬穴設險之類。敵至不至，皆能使之；則彼之行止進退，聽命於我，敵休者勞，飽者饑，安者動也。〔何氏〕曰：伍員設爲三師以肆楚。曰：亟歸以疲之，多方以誤之，深得孫子利害之旨也。

翻

夫我已先處戰地，而何以致之來哉？能使敵人之自至而就我者，蓋示之以利而誘之也。我方後處戰地，而又何以致之不來哉？使敵人之不得至而迫我者，蓋貽之以害而止之也。利之而自至，此致人也。害之而不得至，此不致於人也。故敵之暇佚者，我常以事煩之而令其勞敝。敵之充飽者，我能以計阻之而使其饑困。敵之安守者，我能以兵挑之而啓其動作也。李荃曰：以利誘之，敵必自遠而至。張預曰：所以能令敵人必不得至者，害其所願愛耳。

虛實神明
之用。

敵佚三句，跟上利之害之來。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圖

出、封戰也。趨、掩襲也。不趨、敵不能救之所。不意、敵未及備之處。出

不趨、趨不意、故不勞。不趨、不意、故無人。敵不知所守、聲東擊西也。

敵不知所攻、開防無隙也。重言微乎、嘆其兵機秘而，無形之可窺也。重言

神乎、嘆其運用奇妙，無聲之可聞也。爲敵司命者、猶言致敵必死之地也。

【劉寅】曰：守與攻，皆出敵人意表，其所以然者，由我能知彼之虛實，彼

不能知我之虛實故也。欲知彼之虛實，以形而形之。使不知我之虛實，亦以

形而誤之耳。【何氏】曰：有形者能爲無形，有聲者能爲無聲；非無形也，

敵昧而不知也；非無聲也，敵忽忽而不聞也，惟深達虛實之理者有之。與

中庸所稱：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究何異哉？

淵

善戰者：不惟勞敵、饑敵、斃敵、已也。我兵之出而赴戰也，向敵人所不趨之路，則行莫我阻，而我不致於人矣。我兵之趨而掩襲也，出敵人所不意之處，則彼不能禦，而我可致人矣。夫引兵而行，雖歷千里之遠，而無轉戰之勞者，由其行於不趨不意，空虛無人之地也。且不攻則已，乃攻必有獲而取者，以所攻皆非彼所能守者也。不守則已，乃守必無失而固者，以所守皆非彼能攻者也。故善攻者，攻於此，而形於彼，使敵莫知所當守者何在？此所以必取也。善守者，守於此，而聲於彼，使敵莫知所當攻者何在？此所以必固也。夫攻與守皆出敵人意外，蓋彼之虛實，我能知之；我之虛實，彼不得知之故耳。微乎微乎！何其守之秘密至於無形之可見也。神乎神乎！何其攻之奇妙至於無聲之可聞也。攻守如是，敵自難於應備，而死生之命不出吾掌握中矣，非爲敵之可命而何？張預曰：掩其空虛，攻其不備，雖千里之征，人不疲勞，若鄧艾伐蜀，自陰平。

之徑，拔木緣崖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是也。【大全】善攻者使敵莫之能備，則吾之所攻者，乃敵之所不守也。善守者使敵莫之能測，則吾之所守者，乃敵之所不攻也。杜牧曰：微者靜之理，神者動之決。靜者守，動者攻，敵之死生悉係於我。鄧伯耆曰：為敵司命，在攻守莫測上講。

微乎神乎四句，原兼攻守講，最混。今依杜牧，微乎微乎是守之無形，神乎神乎是攻之無聲，方妥。

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 禦，抵敵也。追，逐北也。衝其虛，謂進攻之神。不可及，謂退返之疾。高

壘深溝，為堅守之計也。畫地而守，無營柵之固也。必救，如咽喉往來之路，仰給積聚之域是也。所之，謂敵人所往之處。乖之者，誤之也。或出車騎

善攻善守，無形無聲，無所不能。敵一人所能，萬一可為。實虛實，實可盡。神明之用。

，如欲擊之以固之；或偃旗息鼓，如有伏兵以疑之，是也。此申上文善攻善守之道，示人以無形無聲之妙，至於此極，誠未可易視耳。〔蘇老泉〕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蓋堅者強實處也，瑕者虛弱處也。

鑑

兵之進也，而使敵不可禦我者，蓋攻出意外，衝突其虛懈之處也。退也，而使敵不可追我者，蓋兵行迅速，敵人不能幾及之也。如我爲客，敵爲主，利在必戰也；我欲與戰，敵人雖有全湯之固，乃不得守險，而來與我戰者，以我能攻其願愛使之必救也。我爲主，敵爲客，利在不戰也；我不欲與戰，在我雖無營壘之防，而敵竟狐疑不敢與我戰者，以我能示以僞形，乖謬其所往之處也。攻守如是，寧復有形聲之可窺聽乎哉？焦六霽曰：進衝其虛，或因敵不能守，或因敵不能備；不能守，如赫連勃勃之取長安也；不能備如李愬之襲蔡州是也。退不可及，在於假虛作實以愚敵人，如劉劭結芻爲人以驢負之；檀道濟唱籌量沙，餘米覆上是也。何氏曰：兵進則衝敵之虛，兵退則速不可及，斯我能制敵而敵不能制我。陳大士曰：吾

欲退必先示敵以進攻之形，而使老弱先退已畢，然後設疑而去，則敵追我而不可及。

總是爲敵司命之竄，雖言攻守，究竟奇正隨之。要必達於形勢而後善用虛實也。

敵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

形人無形之虛實。

圖

形人者、虛張聲勢，使敵防備也。無形者、設鋒蓄銳，不泄真情也。專、謂敵形既見，我方一心以臨敵也。分、謂我形不露，彼必疑慮以防我也。我能專一、則一也，而具十倍之勢；敵既分十、雖十也，而止一倍之勢；以十攻一，猶言以十倍之衆，攻一倍之寡也。衆、謂專也，專則衆矣。寡、謂分也，分則寡矣。約、不煩兵也。〔王鳳洲〕曰：能疑人之心，以分人之兵，則鎬鑄有餘；不能疑人之心，以分人之兵，則數倍不足，此知兵之要也。

翻

夫我惟示以虛詐之形，使之防我備我，而究無真形之可見，斯敵莫

亦言形人
無形之虛

我測矣。敵寡我測，則彼形已見，是我方專力以攻之，而敵正分兵以備之也。我力專則合聚爲一，敵兵分則離散爲十，以我之合聚攻敵之離散，猶以十倍之衆而攻一倍之寡也。如是則我雖寡而若衆，敵雖衆而若寡，惟能以吾合聚之衆，擊彼離散之寡，則吾之所與接戰之際，自爾用力不繁而成功甚易矣。唐荆川曰：以虛設之爲形示人，而我之真形却分毫不露，此形人無形者也。然無形卽在形人處，詭秘不測便是。【定解】不示以形，則無以分敵之勢；形泥於有，則無以乘敵之虛，我攻敵，敵備我，其機全在形人而我無形，乃克有濟耳。茅鹿門曰：形人者示敵有可見之機，無形者令敵無可擬之迹。舒芬曰：見敵之十，則我專爲一，敵不能測我之形，則分而爲十，以防我。杜佑曰：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梅堯臣曰：以專擊分，則我所敵少也。

專分衆寡俱以勞言，不必執泥分合什伍，致失虛實妙旨。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

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註

兵惟無形，故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備、設防也。寡者，其勢不敵之謂。備前數句，蓋申上文之意，言前後左右，隨在設防，則勢愈分而力愈寡，其虛實之不敵也明矣。備人者，分己之兵，故見以爲寡；使人備己者，兵力不分，故見以爲衆。〔王風洲〕曰：揚聲張勢使人不測我所欲攻之處，則必分兵備守，處處皆虛，乃我方以全鋒而攻所欲攻之處，斯無堅不破矣。

圖

不第吾所與接戰之人，示以可疑之形，而使之不知；即吾所與接戰之地，亦必示以可疑之形，而使之不知也。我所與接戰之地，能使之不知，則敵人分兵以備我之處必多；備我之處既多，則吾之所與接戰之地，惟見其兵勢分散而用力寡少矣。夫敵人衆多，原非寡少也，吾惟有以使之隨在設備，故寡少耳。試以其防而之不足恃者言之：防備乎前，則其後必寡少；防備乎後，則其前必寡少；防備乎

承上戰地
而言及戰
日言，分
知而分
合而不分

左，則其右必寡少；防備乎右，則其左必寡少；前後左右無處不設防備，則無處不見其寡少，然彼所以致其寡少者何故？蓋勞分而多備於人也；吾所以見爲衆多者又何故？蓄力專而使人多備於己也，此形人無形之妙也。樓昉曰：敵不知我所出，則疑鬼疑神，分其兵以備我。張預曰：使敵不測我軍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何從？則分散其衆，所在爲備，故吾所以戰陣之處，實以大衆臨孤軍也。杜牧曰：我形不泄，則左右前後，遠近險易，敵人不得知之，且不知我於何處來攻？於何地會戰？故分兵徹衛，處處防備，此非形人無形不能也。

形藏者，雖寡亦衆，其心一，其力齊也。力分者，雖衆亦寡，其勢散，其卒疲也。

寡者備人，卽上「分十」意，衆者備己，卽上「專一」意。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

之，不謹也，而勢也。分而不合。

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以吳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爲也，敵雖多，可使無門。

國

吳、一本作吾，敵雖多、一本作敵雖衆。度、達各反。

千里，言其遠也。左、右、前、後，言其近也。屬地、黟、黠、吾、能知之，則雖將士遠隔千里，亦可相與期會，先往以待敵也。不能知之，即左右前後之間，猶不得以應援，况首尾相去之遙乎？吳、越、二國名，按史記：吳與越人，世爲讎敵，數相侵伐；孫子爲國慮論兵，故即當日本國之事以喻之。門、狹戰也。

國

夫如是，我自不致備人而人嘗爲備己，然皆由於知不知之故焉。故爲將者，苟知與敵會戰之地而不惑於所往，又知與敵會戰之日而不謬於所期，則雖吾之將士，隔離千里之遠，亦可相與會戰，應期而不失也。使不知會戰於何地，又不知會戰於何日，則防備周章，倉皇赴敵，在左者不能救其右，在右者不能救其左，在前者不能救其

虛實
之方。

後，在後者不能救其前，而况於遠者之相去數十里，近者之相去數里乎？試取吾吳之敵，度量之，越國之兵，雖曰衆多，究之亦何益於取勝哉！故古有之曰：勝敵之方，可審察虛實自我而爲之也。能分其勢，則敵雖衆多可使之無所併力與我爲敵矣。杜佑曰：我已先據形勢，彼方趨赴求戰，必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爲救應，况乎數十里之間？王皙曰：此孫子相時料敵，言越兵雖盛，吾能使之不知戰地戰日，彼必不能相救，無裨於勝敗之數。李卓吾曰：前言勝不可爲，今言勝可爲，何也？蓋前以攻守言，敵而有備，則不可爲也；今以虛實言，若敵不知戰地戰日，則可爲矣。賈林曰：今迫於自顧，則不暇謀人。張預曰：分散其勢，使不得齊力同進，焉能與我爭勝？

敵雖多可使無門，卽上「爲敵司命」之意。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圖 總、去聲。

策、籌算也。作、搆戰也。又曰：微以意動之。形、卽上文形人之形。角、隅也。以銳兵衝突之也。此四者，皆候敵虛實之法。〔張泰嶽〕曰：策之、作之、形之、角之，皆所以求知其虛實而已。不知虛實而用兵，則當備而反攻之，當進而反守之，欲不敗也難矣。〔太原劉氏〕曰：策、作、形、角、四者，出自我者也。得、失、動、靜、死、生、有餘、不足、八者眩於彼者也。策、作、以謀言、形、角、以兵言。

圖

甚矣哉！敵之虛實，誠不可不知也。故據其事理勞力而籌算之，則敵人所計之得失，可得而知矣。用吾勇士輕騎而挑戰之，則敵人動靜之底裏可得而知矣。張吾攻守之勢，而誘致之，則在彼所處之地，或死或生，可得而知矣。出吾精銳之兵而衝突之，則在彼所具之備，有餘不足，可得而知矣。誠如是也，敵之虛實，無不畢見，而猶得藏其形於萬一乎？焦澹園曰：策之、是去揣摩敵人，策而知之，則敵人之計，瞭然在吾目中。如其得也，靜以待之；苟其失也，急以乘之。方虞升曰：作之者，以兵輕挑慢逗，令其自露罅也。理

因形制勝
之妙。

謂動靜之根柢處。【大全】理字，須從精微處作理會，不是外面影迹。但此理彼不得以計謀掩我，不能以耳目窺我，畢竟是挑動他、嘗試他、使之作起以應，不得已而情自露，我方因其動靜，以辨其虛實耳。【定解】得也、靜也、生也、有餘也、此敵之實處，實則備之。失也、動也、死也、不足也、此敵之虛處，虛則擊之。

地、非地形地勢也，謂彼所處之地位。

接左傳曰：左右角之，謂張吾兩翼，從旁攻之也。

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間、去聲。復、扶又反。

間、偵探也，即今之細作。因形、因敵之形。措、布置也。措勝於衆、謂布置吾取勝之方略，使偏裨將校倣而行之也。復、猶再也。應形者、隨敵形之變化，而出奇以應之也。窮、盡也。【謝弘儀】曰：前皆言形人，未言人有

形也；此則言虛形，是敵有形；而在我實有以因之矣。〔李卓吾〕曰：所謂無形者，屬虛設，變應萬端，不可以形求也。乃其先未始不示人以強弱之形，然示強非強，示弱非弱，令人莫測，人亦無得而測之，故無形者，先自形人始。

圖

蓋以兵形人者，虛虛實實，無有一定，至於極至之地，併無真形可見也。夫兵而無真形之可見，則難有深於間者，於此不能察其隱；周于智慮者，於此亦不能施其計，惟因敵人變動之形，布置多方，以致勝於吾衆，而衆不能知也。然非衆不能知也，實人皆知我舉旗斬將勝敵之形；而不知我所以因敵制勝之形耳。故其戰而勝人之兵，千變萬化，不陷於迹而再用之。要必隨敵變化出奇應之，以無窮盡耳。李維垣曰：因形措勝者，察之在目，運之在心，治之在法，豈衆人之知識所能與哉。焦六雲曰：吾之所以因形措勝者，卽以此衆耳，故曰措勝於衆。何氏曰：敵來斯應，不循舊法，故無窮也。

以水形而
兵形，因
於，而
變，化，於
敵，知，者
一，知，者
用，一，知，者
之，庶，幾，近

衆不能知，即登高去梯之意。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形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翻 夫、音扶。

象、相似也。兵之攻守強弱無一定之形，水之方圓曲直亦無一定之形，故相似焉。高下、以地形言。虛實、以敵形言。因地制流，順高下也。因敵制勝、隨虛實也。因敵變化而取勝者、乘敵之虛實變化，而出我之奇正也。謂之神者、蓋深贊之詞。『周魯觀』曰：敵之變化者，本欲勝我也。而我反因之以取勝焉，豈非神乎。

翻 所謂兵形，果何似乎？殆有似於水之形也。夫水之形，避地之高而趨地之下，以其下為順也；兵之形，避敵之實，而擊敵之虛，以其虛為利也。且水之方圓曲直，因乎地之高下而制流；兵之攻守強弱，因乎敵之虛實而制勝。故兵無一定之勢，隨敵虛實而用者也；水

無一定之形，隨地高下而就者也。爲將者，能因敵之虛實變化，而隨機制宜，以取勝於彼，誠可謂之神妙莫測之兵也。王皙曰：兵有常理無常勢，水有常性無常形。兵有常理者、禦虛是已，無常勢者、因敵以應之也；水有常性者、就下是已，無常形者、因地以制之也。李卓吾曰：能審其所已形，而審其所未形，斯誠于因者；其因應之妙，可以神悟，不可以迹求也。王圻曰：爲將者，苟因敵之虛實變化，而以取勝，則謂之神明之將。王慎中曰：此節逐層指示，卽前攻所不守，守所不攻，至於無形無聲者也。全篇大旨，盡在於此。【彙解】玩「而」字語氣，是轉進一步。若因敵下用「而」字轉語，便變化取勝四字一連，則變化屬我。今因敵變化四字一連，「而」字在變化字下，則變化屬敵，須辨之。

王漢若曰：前人皆謂變化在我，茲獨謂變化在敵，能因在我，意味較深。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四時、五行、
月、以、日、
驗、

兵勢之無常也。

圖

五行、水火木金土也。四時、春夏秋冬也。無常勝、謂金旺木衰，火旺金衰，迭相剋制也。無常位、謂春而夏，秋而冬，迭相錯行也。短長、以晝夜言，日行北陸則長，行南陸則漸短是也。死生、以晦朔言，初一無光曰死魄，十六稍闕光曰生魄，是也。〔張衡〕曰：孫子言五行之休旺，四時之代謝，日月之盈昃，皆喻兵之變化無窮非一道也。

此篇言虛實，而用之者，在乎避擊之有方也。夫敵我相持之際，各具一虛實，善兵者，必知之以決攻守。已虛則守，實則攻，敵虛則攻，實則守，既以我兵之虛實形敵，而無常形，又因敵形之虛實制勝，而無常勢，此知兵者也。

圖

不第兵如是已也，卽造化之妙，理有然者。蓋五行、水火木金土，迭相剋制，彼盛此衰，此盛彼衰，殆無常勝也。四時、春夏秋冬，迭相錯行，彼往此來，彼來此往，亦無常位也。若夫日行九道，有短也亦有長也；月逢朔望，有死也亦有生也。此又屬之自然，無有終始者。至於兵之因應無方，虛實莫測，亦猶是耳。杜佑曰：五行更旺，四時迭運，兵之奇正相生，大率類之。王哲曰：迭相剋也，迭相代也，總以譬兵之變化無窮無盡者。李氏曰：兵無常形，未嘗

則以實待虛；亦無常勢，將戰則避實擊虛，夫人而知之矣。至五行之相勝，四時之相推，短長之相軋，死生之相禪，執一實以御百虛，孰能知其故乎？故孫子特借以喻言之。

軍爭第七

爭者、求爲我得也。軍爭、謂奪據便利之地。凡兩軍相對，得利則勝，必先審輕重，計迂直、而與爭之，勿使敵乘我勞也。然又在知彼己之虛實，而後能爭便利，故次虛實。

此篇言軍爭之法，必知迂直之計，而諄諄於趨利之患，蓋欲人慎審之也。篇中自軍爭之法以上，多言爭利，以下多言爭勝，而歸重於知迂直之計。善爭利者，必先熟知夫敵之料我者何如？而詐裝吾形，以應其所料，乃反逆其所不料者，而故出之，此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也。第人常一馳騫於爭，耽耽逐逐，惟利是視，則所以自淪其兵者必踈，此人之通病也。故於篇末復言四淪焉。

軍爭便利，當明迂直之計。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參和而舍，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

○ 將、後、先、並去聲。

受命者、受君命而專征伐之事也。和、軍門也，周禮以旂爲左右和門是也。交和、兩軍相對也。舍、屯止也。迂、遠也。直、近也。患、謂艱險。利、謂便利。直近之道，敵人多設備禦，而我則由於迂遠之途；乃迂遠之途，嘗有艱難險阻之患，而我方恃之以取勝焉，此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敵本直近，又必有以使之迂遠，而誘以小利，令有怠心；然後得以出不趨、趨不意，後發而先至，得所爭之便利。〔太原劉氏〕曰：軍爭之難，在遷迂遠之途，詭以爲直；轉患害之事，詭以爲利耳。出奇制勝，專在於此。

○ 圖

孫子曰：大凡用兵之法，爲將者，稟受君命，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而爲陣，吾與敵人对峙而止舍之，孰肯自處于不利乎？蓋必有以爭之。然以利爲利，是以爭爲爭也。故惟不爭爭之，乃爲善爭。

，此事之最難者也。所謂難者何哉？蓋以迂遠之途，人所不由者，而我反以爲直近而由之；險阻之地敵所不備者，而我反以爲便利而從之，此其所以難也。故又必有以迂遠敵人之途，誘以小利，使彼不意我之忽進；斯我之舉發，雖在於人後，而兵之至集，常在於人先，此能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之計者也。魏武曰：軍門、爲和門；左右、爲旗門，以軍爲營、曰轅門，以人爲營、曰人門。陳暉曰：不知以迂爲直，以患爲利者，卽不能與敵爭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唐荆川曰：迂途爭利，勢在必後，乃於直道，佯設微利，牽制敵兵，因以出其不意，故雖發在人後，而至在人先。

以患爲利，謂自敵視之，則以爲患，自我得之，適以爲利也。誘之以利，是我方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恐所爭之利，爲敵先據，故設微利于直道以遲緩之也。兩「利」字有別。

故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

舉軍爭利
之禍，而
井及委軍

利、則輜重捐。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 卷、處、倍、並上聲。趨、分、並去聲。將、如字，下同。委積之委、烏胃反。積、資四反。

按部伍而行則爲軍，不按部伍而行則爲衆。以軍爭利者，猝然遇敵，或不可敗，故利。以衆爭利者，遇敵輒亂，一敗塗地，故危。舉軍、悉衆而行也。不及者、軍行遲滯，緩不濟事也。委軍、棄其大軍也。輜重捐者、資糧不繼，器械損失也。卷、束也。趨、疾走也。不處、謂不得休息也。兵法師行，日三十里。倍道者、日六十里，一日而馳二日之道也。兼行者、晝夜不息，一人而兼二人之行也。擒、獲也。擒三將軍、謂三軍之將皆爲敵所獲也。勁、健也。疲、弱也。十一而至、十分之中一分先至也。蹶、猶跌也，敗走而

顛覆也。上將軍、爲前鋒而顛覆也。半至、十分之中，五分先至也。三分一至、十之六七也。此言舉軍爭利之害。輜重、即車馬所載衣裝器械也。委積、儲蓄也，謂薪芻蔬米之屬。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貨財不充，軍恃此三者以資，不可輕離者也，此言委軍爭利之害。

翻

夫迂途而爭，雖有所利亦有所害，不可不知也。凡引軍以爭利，按伍徐行，倘與敵遇，猶不可敗，故不失爲我利也。驅衆以爭行，啣枚疾走，敵若邀擊，首尾莫救，則爲危殆而已矣。然舉全軍而與人爭利，則軍行遲緩，不能及事也。委大軍而與人爭利，則輜重棄捐，軍資匱乏也。以此之故，恐甲重行遲，卷之疾走，晝夜促行，不得休息，日倍其道，人兼其行，奔馳百里之遠，與人爭利，爲勞甚矣；則其三軍之將，必盡爲敵所擒獲。蓋以道遠之故，兵之勁健者，可以先往，疲弱者必致在後；以兵法論之，士卒十分中，止一分可至，而九分未至也，故有捨將之禍焉。至日行五十里，與人爭利，爲稍佚矣，乃其前鋒之將，猶有敗走而顛覆者，亦以道遠之故

，直與百里者差異耳；以兵法論之，士卒十分中，五分可至，而五分未至也，故有驍將之禍焉。惟日行三十里與人爭利，則又佚矣，士卒三分中二分可至，而一分未至也；夫三十里師行之常耳，猶不得其全力，况於倍道兼行乎？如是，雖軍爭利之害於已者，可知矣。苟其不然，圖輕便者，計必出於委軍，備軍行惟以輜重爲資也，軍無輜重則器具不備，而幾于覆亡；軍行又以糧食爲先也，軍無糧食，則師不宿飽，而隣于覆亡；軍行尤以委積爲本也，軍無委積則財用不充，而近于覆亡；如是委軍爭利之害于已者又可知矣。霍韜曰：纘軍則不及，委軍則輜重擄，軍爭之難在此二者。辛荅曰：一日夜奔行一百二十里，祇勁健之卒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首尾莫救，何三將軍之不被擒哉？杜佑曰：卷甲束仗，潛軍夜行，使敵深知其前，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難以身免。賈林曰：路遠人疲，則我勞敵佚，百里爭利慎勿爲也。李卓吾曰：三將軍擒者，盡喪其師也。總以道遠行急，士馬困憊之故。辛九我曰：若秦師襲鄭

而遇與晉戰，三帥被擒是也。唐太宗征宋金剛，一夜行三百餘里，太宗不解甲三日，不食二日，猶能取勝者何哉？蓋是時金剛已敗，衆心已沮，追之則河東易平，緩之則別生他計，故也。兵有形同而事異者，不可執一而論。李卓吾曰：上軍之將居前爲先鋒，先鋒先至，卒然迎敵，勞苦必甚，安得不敗？五十里差近，故不至擒耳。杜佑曰：百里則十人中僅一人至，五十里則十人中五人至，三十里則三分二至，所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耳。王皙曰：三分之二至，則精銳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也。言軍爭之難：舉軍爭利，不可；委軍爭利亦不可，下節方直指軍爭之法，欲人審知迂直利害之計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餘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

此言軍爭之法，在於地形，在於地利，在於地勢，在於地氣，在於地德，在於地力，在於地心，在於地脈，在於地氣，在於地德，在於地力，在於地心，在於地脈。

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圃 沮、去聲。鄉之鄉、音向。

豫、先也。豫交者、先約與國以備聲援也。勢之崇峻者為山。木之叢聚者為林。坑坎不平曰險。一高一下曰阻。沮、浸濕地。澤、水聚之處。行軍、如設伏出險之類。嚮導者、熟諳險易之人，導引所向之處也。地利、謂便水草，近糧餉，據形勢，可屯可戰之所也。如風者、迅速無形，所向披靡之謂。如林者、行列整齊，森然不亂之謂。火喻其猛烈之勢，不可止遏也。山、喻其鎮靜之形，不可搖撼也。虛實之難知，如天之陰晦，莫得而覩也。乘時以發動，如雷之疾擊，不知所避也。掠、抄取也。周禮，百家之內為鄉，因糧於敵，分為數道以取之，故曰分衆。廓、開拓也。得敵之地，分其便利以守之，故曰分利。權、秤錘也。懸權、即將心之明察，而有裁制處。勳、舉兵也。〔陳子淵〕曰：「勝」字，總承上文而言。

翻

故為將者，與人爭利，要必結鄰國之諸侯，令不為敵應。且不斷迂途，使不知其謀略之何似，則不能豫先與之交也；次必察地形之險易，伏兵何以措置？危途何以遠去？使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高下，

則不能進止得宜以行軍也。又必據地利之便宜，何者可以屯止？何者可以戰陣？使不用彼熟諳之人以導引之，則不能悉知地利而得之也。蓋兵以詭詐爲道，使敵不識我意，始可以立定，以因勢爲利。務在出而有獲，方可以發動，以分兵疑敵，以合兵合戰；縱橫委曲，人莫能測，斯爲變化之妙也。何言之？如敵有可乘之隙，則疾速以進，若飄風之迅發而不停也；敵無可勝之形，則徐緩而行，若林木之森然而不亂也。其侵掠敵地而無尺寸之餘者，若猛火之燎原無遺草也。堅壁不動而無纖毫之露者，若山岳之屹然不可搖也。且輜形晦迹，虛實難窺，如陰雲蔽天星象之不見也。奮則以出，交鋒並至，如雷霆震驚掩耳之不及也。至一鄉之積，所有無多，乃分六而抄取之以足食也。敵人土地我開拓之，卽分據以守其要，恐復失也。凡若此者，吾豈妄動乎哉？要必裁制合宜，如懸權於衡，秤敵輕重，而後有所舉動也。所謂先知以迂爲直，以直爲迂之計者，斯能勝耳。此正兩軍相爭之法也。呂補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故

治軍用衆之法。

頃刻之間，呼吸易形，轉移易變。善哉！岳武穆之論曰：陣而後戰，行師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分合無常，胡可執也。陳大士曰：風火，雷霆，以用奇而言，分也。山林難知，以用正而言，合也。奇正分合爲變化如此。趙克寧曰：兵以詐立以下，因軍爭之法，而概教之也。陳大士曰：懸字，是移上移下，隨機應變，執一不得底。焦六霽曰：懸權衡以量敵，因其有利而始動也。

如風、如林、等句，發明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三句。懸權而動，總承上文以盡軍爭之法。

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圖 夫、音扶。

軍政、古軍書也。金以抑怒，鼓以作氣，故三軍之士，聽其聲以爲進止之節。

。旌以出令，旗以應號，故三軍之士，瞻其旌以爲擊刺之方。蓋用衆而使一耳目專一，則視聽均齊，無勁先疲後之失，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人矣。孫子言軍爭之法，或分或合，用奇用正，皆足以取勝而無敗者，非漫無紀律然也。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多之者，設疑以亂敵也。變、猶亂也。能設疑兵以亂其身目，則莫測我奇伏之所在，其敗也可立待矣。又曰：使不測我衆寡虛實也。

圖

雖然治軍之法，又不可不講也。古者軍書有云：凡戰者用兵必衆，兵衆則其所佔之地亦自遼闊，恐言語之不相聞也；故爲之設金，又爲之設鼓，使三軍之士，聞其聲而進止焉。以瞻視之不相見也，故立之以旌，且立之以旗，使三軍之士，見之而開合焉。夫金鼓也，旌旗也，凡此四者，皆所以齊一衆人之耳目也。耳目既已齊一，心志自爾不分，其勇銳者，不得獨行前進，怯弱者，亦不得獨行後退，此古人用衆一定之法也。至於臨時制變，則亦有反是者，吾與敵人遇夜而戰，則多用火鼓；遇晝而戰，則多用旌旗。蓋鼓以亂夫敵

擊敵之法，在自洽其氣、變心、力、以乘人之虛善也。

人之耳，火與旌旗以亂夫敵人之目也，使彼聞見驚疑，食皇失顧，則莫測我奇伏之何在，而不能為備矣。梅堯臣曰：金鼓旌旗四者，所以約人之視聽，使其進止有節，左右有方，不以勇怯為先後也。

馬理曰：衆之耳目，係于旗鼓，旗不亂墜，鼓不衰竭，則士氣奮，士力倍，古有兵敗戰地而鼓音不衰，敵人疑懼不敢追迫者，鼓旗之重，非末節也。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陳明

卿曰：愚亂敵人，祇是一「多」字。蓋多則虛實迷惑，敵莫能測。王哲曰：多之者所以震駭其視聽，以益我之威武聲氣也。

前言金鼓旌旗，蓋常法也；次言多火鼓旌旗，則變法矣。常而後變，故必訓習精詳，方可設伏出奇，以儻敵人，此用衆之本末次第，

所當曉者。

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

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圃

勿、一本作無。治、平聲。以治之治、去聲。陳、去聲。

無、毋通，禁止辭。勿亦禁止辭。氣、勇銳之氣。三軍之衆所藉以決勝者也。奪之、如堅壁不戰，設伏出奇皆是也。心、神明之地，三軍之將所主以出謀者也。奪之、如激怒之，卑弱之，間候之，震恐之，皆是也。朝、平旦，噓其始也。晝、日中，噓其中也。暮、日入，噓其終也。凡軍士新集則氣盛，陳兵漸久則氣怠，至於既久則氣竭。候之之訣，與一日同也。又曰：陽氣、生於子，盛於寅，衰於午，伏於申，故以噓之。敵方氣銳攻戰，我則按兵不出，俟彼不意之際，然後奮力突之，則朝常在我，暮自在敵，此避擊之法也。治、分整嚴明。靜、出入整肅。亂、譁、反是。近者、先處戰地之謂。佚者、養鋒蓄銳之謂。飽者、資糧充裕之謂。逸、勞、飢、反是。正正、齊也。堂堂、大也。邀、遮擊也。變、權變也。兵遇敵則鬥，有時避不與鬥者，權變之道也。【指歸】曰：治衆、治氣、治心、治力、治變、此五者、所以爭勝之本也。故詳言之。

翻

夫敵人之耳目，苟爲變化，則中無所主，將三軍之衆可以奪其氣矣。戰以氣爲決，氣奪則餒，失其勢也；將三軍之將，亦可以奪其心矣。謀以心爲主，心奪則亂，失其本也。然奪之有法焉：敵人初至，氣方朝也，則必猛銳；相持既久，氣爲晝也，必至怠惰；迨後疲困，氣已暮矣，勢必思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而勿與戰，俟其惰歸以奮擊之；則吾之氣可常銳，而不退矣；此能治己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以我分數嚴閉之治，待敵之不治而驕弛者，以我出入整肅之靜，待敵之不靜而喧譁者，則吾之方寸不亂而有主矣，此能治己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以己之從容近地，待敵之遠來赴戰者，以己之休養佚豫，待敵之將卒勞倦者，以己之士馬飽騰，待敵之庚癸飢呼者，則吾之軍旅強盛而有餘矣，此能治己之力以疲人之力者也。至于敵兵之來，有剗有律未可以嘗試也。望其旗、正正然，惟見其整齊者，慎無邀而乘之；觀其陣、堂堂然，惟見其廣大者，切勿衝而擊之；則吾之用兵有法而常勝矣，此能治己之變以伺人之變者也。

。用兵之貴先自治，如此。【左傳】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指南】朝暮，以始末言，非以早宴爲一定也。何氏曰：將以一身之勇，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相雜，勝負紛擾；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安能應敵不窮？處事不迷？遇大雖不驚？苟吾之治足以待亂，吾之靜足以待譁，雖臨大敵，如小敵矣。陳大士曰：不知治變，不審強弱，惟務勝人，未嘗不敗。張之象曰：兵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待之，然後能勝之，故我氣不挫乃可挫人之氣，是謂治氣。我心不亂，乃可亂人之心，是謂治心。我力不疲，乃可疲人之力，是謂治力。我不爲變，人亦不得而乘我之變，是謂治變。總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已。

四項仍重治心上；蓋心者：氣之帥，力之宰，心不動則氣不可遏，力不可禦，至審敵治亂，臨時制宜，亦由是耳。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

因治變之法，而詳

言之，亦
軍爭所宜
審也。

，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背、音輦。餌、而垂反。

大阜、曰陵。向、仰攻也。背、倚也。丘、小阜也。逆、迎擊也。佯北、受伏誘擊之謂。從、逐北也。銳卒、精健之兵。攻、疾擊也。餌、釣陷魚者。食、謂貪其誘我之利，如魚之食餌也。歸師、還歸之師。遏、阻抑也。圍師、圍人之師。闕者、開其一面使不力戰也。窮寇、窮蹙之寇。追、迫之也。張賁校正本，以高陵勿向八句，入下篇合軍聚衆之下。合絕地無留句，爲九變，文接此用兵之法也。今仍舊本。

此篇所言軍爭之法，即九地篇爭地則無攻是也。夫舉軍爭利，固不可，委軍爭利，尤不可，要惟先知迂直之計，然後可以期勝；故必結鄰國之交，審山澤之形，用鄉導之人，皆所以爲迂直之計也。抑又在於一耳目，以變人之耳目。而治氣、治心、治力、與勿向、勿逆、勿從、勿攻、勿食、勿遏、必闕、勿追、八者，亦皆所以爲迂直之計也。不然：欲不幾于危也，不可得矣。至用兵之變法，非止一端，可綴數而指之：如敵據高陵而爲陣勢，

則勿仰攻。敵倚丘阜，昂然而來，則勿迎戰；蓋自下承高者其力乏，自高趨下者其勢順，故也。使敵佯爲敗北，則勿追逐，恐彼誘我陷其伏中也。假敵士卒精銳，則勿疾擊，姑少緩之以挫其氣也。魚貪餌而死，兵貪餌而敗，敵設利以啗我，而謀取之，卽爲彼所漁也。人懷歸志，必多忿速，如遇還歸之師而阻抑之，必爲彼所敗也。圍人之師，當關一面，使圍之已極，將有窮極之變矣。窮蹙之寇，縱之則去，若追之太甚，反爲致死之戰矣。凡此數者，皆用兵之變法，所宜詳審者也。張預曰：敵憑高而陣，切勿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敵從高而來，亦勿迎戰，必引至平原方與之合戰，然後可也。侯天放曰：戰未甚力，兵未甚傷，而忽然同走者：此必有伏兵，引我以入；不然：則使我衆爭進失隊，反旗逆戰；或欲致我遠赴就近地以出奇兵；故不可從也。張預曰：呂氏春秋云，善釣者，出魚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兵者亦然。故誘兵爲餌兵。夫餌兵或以質毒于上流，飲我士卒爲解，非是。但以利誘。

我，卽爲餌也。魯櫻曰：歸陣無鬥志，惟犄角其後，或遮之于隘，可也。若遇抑之，必致死以戰。康海曰：圍其三面而闕其一，所以示有賂也。徐象幹曰：圍之急無生路，必人人死鬥。翁鴻業曰：窮寇、資糧已盡，貨財已竭，行陣已破，舟楫已沉，但結部伍，不爲營壘，欲求一戰而不得者，緩之則去，追之則激。

九變第八

變者、不拘常法，從宜而行之之謂。九、數之極，九變者、用兵之變法有九也。夫兵有常法、有變法，使窮知守常而不知應變，亦無益於勝敗之數。前篇言爭，蓋其常也；此篇言不爭，則其變矣。凡與人爭利，必知九變，故次軍爭。

本篇總是要爲將者，慎於處變，無容忽略之意，常之反爲變。前言軍爭之法、常也；此言不爭、變也。使一於爭，而不知用兵有時而不爭者，則暴虎馮河之輩，誠無足取。故孫子歷舉九變之爭以繼軍爭之後，且惓惓以忠惠

九變之法，九地之用。利必知九，愛必得九，日必得九，而後得九。九地之法，九變之法，九地之用。

預防為戒，以必死忿速為賤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圯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將不通於九變之利，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通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圯，將、去聲，下同。圯，音弭反。治、平聲。

圯、傾毀之處。舍、屯止也。衢、四通之地。交、會盟也。無前進之路、為絕地。居四險之中、為圍地。留、淹留。謀、計謀。死、走無所往之謂。戰、言奮力致死以戰也。由、從也。擊、激戰也。攻、力取也。爭、競得也。不受、謂將在外君命不受、恐中調也。孫子言軍爭值此九者、皆有所害、當思所以變之而為我利。設有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命而固從也。通、達也。九者、出於常法之外、故曰九變。五利在於九變之中、故曰六變。

之利。治兵、指大將而言。術、法之巧者。張賁校正本，以前篇高陵勿向八句，爲錯簡，當合此篇。絕地無留句，爲九變。以圯地、衢地、圍地、死地、四句，爲九地篇，又錯簡在此。今仍舊本。以圯地至不爭，爲九變。以君命有所不受一句，爲繼承上文之詞。

圖

孫子曰：大凡用兵之法，爲將者稟受君命，合國人以爲軍，聚兵衆而爲陣，其過卻越境，利之與害，未可知也，是貴有以變其常法焉。如傾毀之地，不可舍止，以無所依也。至四通之地，宜先交隣以爲應援也。遇危絕之地，前無通路，慎勿久居于此。處受圍之地，勢難以出，當設謀以濟之。陷必死之地，走無所往，須奮力以圖之。且途近則由也，然或險阻或防奇伏，卽舍近取遠，而不由之。軍弱則擊也，若縱之而無損，克之而無益，將勞有可擊，而不擊之。城小則攻也，使城堅而救，城糧多而守固，則雖攻不拔，而不攻之。地利則爭也，如得之難於守，失之無所害，縱易爲之得，而不爭之。凡此九者；不拘常法者也。苟有利于吾軍，雖以君命臨之，

亦必隨時制宜，卻而不受也。故將能通達乎九變中之五利，誠知用兵之道者也。將不能通達乎九變中之五利，雖知地形之險易，亦不能轉害爲利，而得乎地之利也。若夫爲大將以統治兵衆者，資恭重矣，使不能通達乎九變之妙，雖知其中之五利，然其爲人也，實爲固執不通，必不能因材駕馭得智謀之人以用之。然則爲大將者，其可不通達乎九變之利，而并通達乎九變之妙乎哉？鄭氏曰：自圯地至不爭爲九，自無舍至不爭爲九變，中間以無舍無留不由爲一利，合變爲一利，謀戰爲一利，不擊爲一利，不攻不爭爲一利，而君命不受則寓于九變之中。杜佑曰：九者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曰變也。李卓吾曰：九變之中，自有奇正也。圯地傾毀無所依止，固當變矣；而衢地，絕地，與圍死之地，又勢之不得不變者；若夫所可由之途，而有時變之不由；所可擊之軍，而有時變之不擊；所可攻之城，所必爭之地，而有時或變而不肯攻，不屑爭者；則奇之奇，然此猶小焉者也。至君命不受，斯變之大矣。非置身死生之外，

得而用之
智則必能
人而利之
詳則必能
不詳而敵
敢而自來
攻自

而直以國事爲重，三軍爲念者，孰能當之？蔡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知用兵之道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不得地之利；知利不知變，不得人而用。

闔外之事；人君不與，故三軍之將，得以便宜從事。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圖 信、與仲阿。解、音響。

慮、計慮也。雜、猶參也。以兩端往來於胸中，而酌量之也。務、事務。信、理也。患、患難。解、散也。諸侯、指鄰國言。屈、畏服也。害、謂設計謀以害之，如晉人假虞造以伐虢是也。役、役使也。業、謂權多事以勞之，如韓人令秦國鑿涇河定也。趨、趨附也。利、謂施小利以誘之，如張儀說楚懷以絕齊是也。恃、倚賴也。有以待、謂斥堠當謹，堡砦常固，器械常修也。

。不可攻、謂我能慎防，有以自守，雖攻無虞也。【雋六器】曰：怯防勇戰；用兵之道也。必顧去戰如將戰，處守戰如未戰；不以敵去而悔，懼有倖退之理；不以勝敵而驕，恐有必報之心；如此：則常有所恃，萬無可攻，倉卒意外之變，何事而起乎？苟無自固之本，而偷或然之安，則雖極思慮之精，亦無益於智也。

變

夫用兵，貴得智謀之人者，以其能爲計謀而無或失也。是故智謀之人之於事也，必錯雜於利害之間而酌量之。蓋兵無常形，利中或有所患，害中或可爲功；使惟見其害，而不知其利，則一於退縮，而無濟事之能；抑惟見其利，而不知其害，則一於進取，恐致意外之變，皆非智謀之所爲也。惟能以所害參其所利，則雖事務盤錯，可得而伸理也。且能以所利參其所害，則雖患難紛投，可得而解散也。是故欲有以屈服乎鄰國之諸侯者；在參雜於利害兩端，而設計謀以害之也；欲有以役使乎鄰國之諸侯者；在參雜於利害兩端，而構多事以勞之也；欲有以趨附乎鄰國之諸侯者，在參雜於利害兩端

將非智謀，則守一
而不知變
通，道爲
用兵之災
，蓋以示
警也。

，而施小利以引之也；凡若此者，皆通變之事。故用兵之法，無倚恃夫敵人之不來，而倚恃夫我有以待敵人之攻來；無倚恃夫敵人之不攻，而倚恃夫我有所不可攻之理也。用兵如此，若爲利也，從可知矣。方虞升曰：吾所恃者，於未事而預防之，不於臨事而始圖之，縱強敵憑陵，而吾事事有備，自能制敵於整暇之中。無恃不來，無恃不攻，正雜於利害處。

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 虜、與據同。覆、方六反。

危、殆也。必死、愚而自用也。殺、寘之死也。必生、畏縮多疑也。虜、生擒之也。忿速、剛暴偏急也。侮、侮慢也。廉潔、狷介自飭也。辱、凌辱也。愛民、姑息不忍也。煩、煩勞也。五者、皆性情之偏者，不可不察，言當自省也。【太原劉氏】曰：必死、必生、忿速、廉潔、愛民、皆偏性之弊；

世之庸將輩，守一而不知變通，往往有之；無惑乎其見殺也，披虜也，且侮辱煩之，並受其害也。苟知所以矯其偏性，使適於中，則強有所加，弱有所用。剛有所施，柔有所設，事必量其可否，心必雜於利害。雖勇不必死，雖怯不必生，雖憤人不得而侮之，雖廉人不得而辱之，雖仁人不得而傾之。如是，以濟大將之任斯可矣。

此因前篇治變之說，而直指其變之道，以示人也。用兵有九變且有五利，不可執一，惟智將者能變通之，可以成天下之大務，去天下之大患，而制馭乎諸侯矣。若彼庸將蹈於五危，非用兵之災乎？要必慎於行事，勤於自檢，庶不謬夫一偏，而能通之以變者耳。

總

雖然：爲將者，豈盡智謀之人哉？其狃於性情之偏，不知所以矯之。而入於危殆者，蓋有五焉：如不分險易，不計衆寡，徒勇無謀，期於必死者，可布奇設伏，以殺之也；依戀城堡不敢深入，臨陣退怯，必欲生還者，可邀擊襲取，而擄之也；若剛暴褻急者，其心志淺狹，智識卑陋可知也，有以侮慢之，則乘怒而輕進矣；狃介自飾者，其喜好名譽，不受人污可知也，有以凌辱之，則必求其恥矣。

；至姑息求全、才非果決者，乃仁慈不忍之人也，使煩擾之，則心緒紛亂，慮不精，而敗可立見。凡此五者皆一偏之失，爲將者之過也，以之用兵，必致災害之至也。覆亡三軍，殺傷將士，必由此五者危殆之咎，爲將者誠不可忽略視之，而不思所以自省也。陳蓋生曰：將者國之輔也，三軍之司命也，而何以云危？蓋必知此：必死、必生、忿速、廉潔、愛民、之五危，而不固執之，庶可免於禍。黃治微曰：五者，亦是將之好處，但不能變通之，適足以害事耳。焦六害曰：總是要人雜于利害之意。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天下事大抵然也。爲將者，害而能思利，則爲五利；貪利而不思害，則爲五危；世間蹈危之將，其卽不能九變之人乎？劉氏曰：必死者、勇而無慮，惟倚死鬥；必生者、臨陣退縮，過於自衛；忿速者、性剛而暴、多不厚重；廉潔者、矜矯喜名，不受人活；愛民者、事無果斷，心懷不忍；五者，皆一偏之性，爲將者能通融之，使臨於正，則全德矣。陳碑曰：良將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

，不恥辱，見可而進。至爲民事，宜亦必籌畫精明，先有成竹於中，而無周章之失。張預曰：民雖將所當愛者，要在審於利害之何如耳？若無微弗救，無遠弗援，則必煩而困矣。

此亦是示人知變之方，將之情性，或有偏處，所當時時警省，事事變通，庶不至於有失，勿說敵將身上去。

行軍第九

行軍者、言師行之際，必擇便利而行也。第處軍得法，相敵得情，治兵得當，斯便利在己，而勝自我操。凡用兵，必先知九變之利，然後可以行軍，敵次九變。

此篇以行軍名篇，而篇中所言，皆處軍相敵之事，蓋舉行軍之大綱而指之也。夫處軍於山也、於水也、於斥澤、平陸也、四者各有其法；至地有絕澗也、天井也、天牢也、天羅、天陷、與天隙也、六者各宜避之，此卽所以行軍也。若夫敵之動靜、虛實、強弱、進退、車徒、疑覆、等情，苟不知所

此揭一篇之實。

以相之，非惟不足以取勝，且恐敵之或來乘我，又何以爲行軍之平乎？篇末以輕進易敵爲戒，且以恩威先後爲法，足見孫子用兵，無所不愼，其示警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宜盡心焉。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圖 處，上聲，下同。相，去聲。

處軍，擇地屯止也。相敵，揣知情實也。

圖

孫子曰：兵貴知己知彼也。大凡行軍，其法在安處我軍於便利之地，相視敵人有真實之情，使不陷於害地，并不入於計中斯可矣。王皙曰：處我軍衆之法有四：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是也。相敵情實之法，有三十三，自近而靜者，至必謹察之，是也。

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

圖

絕山，即跨山也。依，附也。地勢崇峻，曰山。地勢卑下，曰谷。向陽，曰生。視，猶面也，在目前也。生地可戰可守，故宜視之。在山曰高，居高，其勢自順，故宜處之。隆，高也。登，升也。無，毋通，言敵既乘高待戰，

處軍出開之法。

則勿趨而迎之也。

圖

何以言之，軍行不能不踰山也？如遇高山則必踰之，而依附乎溪谷，以負其險固，利其水草，而後可也。且向陽則有生氣，宜視而從之；居高易於制人，宜處而止之。若敵先得高陽之地，結陣待戰，不可登之與爭，恐反爲所制。凡此皆處軍於山之法也。賈林曰：踰山則無後患，附谷庶有水草。

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

圖

濟、一本作渡。遠、去聲。

絕水、即涉水也。遠水、謂令先濟者，去水數里而陣也。客、指敵言，敵來欲戰，故曰客。半濟、則行列未成，首尾不接，其力分，其衆亂也。利、猶言必勝也。附者、追近之意。生、陽方也。高、上流也。水流、水之來處，言於岸邊爲陣，亦如處山之法，而陽方、據上流、庶有進退周旋之便，無決

處水上之法。

水浸灌之處。

圍 軍行不能不涉水也，如遇深水，則必絕之，而令先濟者，去水數里，以爲障勢。假使敵而來擊，則已陣者可以禦戰，未濟者，得以訖濟。若敵引兵涉水，丞與我戰，慎勿迎擊水中，須俟其軍半濟，行列未成，首尾不接，乘而擊之，必爲我利。我欲戰之，切勿迫近水旁，與之迎戰，恐不濟水而來也。我不欲戰，亦必面視生地，居處隆高，無迎水之下流，恐被決水浸灌也。凡此皆處軍於水之法也。

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渡而與戰。魏武曰：處軍水上，亦當擇其高也。前向水，後依高，無迎水流，恐激我也。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軸輻之戰，逆亦非便。

絕斥澤、唯亟去，勿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圍 亟、吉逆反。背、音輩，並下同。

斥澤、窮鹵鹹濕，草木不生之地。亟、微疾也。交軍者、茲與敵遇之謂。背

處軍斥澤之法。

、倚藉也。

○鹹鹵漸洳之地，氣脈卑濕，人馬易病，非可以久居者，如越歷之，唯宜亟速去之，勿得淹留也。若卒與敵人相遇於此，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倚藉林木，以爲險固，凡此皆處軍於斥澤之法也。

處軍平陸之法。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易、去聲，下同。

○平陸、無山谷水澤之所。易、寬廣坦平之謂。高、岡阜也。右背之者、以人之運動，皆便於右也。後高前下、利於馳擊，可致敵於死，可處已於生也。平陸之地，須擇其坦易者處之，所以使我馳逐也。然貴於有背岡阜，所以藉爲形勢也；且必前勢略低，後勢漸高，蓋前低可致敵於死地，後高乃自處於生方，所以利於衝擊也。凡此皆處軍於平陸之法也。魏武曰：平陸處易，車騎之利也。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高，戰者所便。賈林曰：高在

引黃帝征
伐四帝之
以設四軍
之法，自
然也。

總承上文
，言用兵
之利，在
於地勢之
助。

凡此四軍之利，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右、回轉順也。後岡阜、處軍穩也。前臨低、用兵便也。

四

四軍、總上，山、水、澤、陸、四者而言。黃帝、姓公孫，名軒轅，炎帝母弟，少典國君之胤也。嘗受兵法於風后，以征伐四方。山水澤陸皆所遍歷者，故孫子引以證之。四帝、四方諸侯，僭分稱帝，而作亂者。

四

凡此四軍處之有法，各受其利者，非臆說也。蓋黃帝當日，用兵征伐四方，以取勝於諸侯之僭分稱帝者之法也。處軍者，畫做而行之。李筌曰：黃帝深得處軍之法，觸處皆利，所以取勝。焦六書曰：四帝或謂太昊、炎帝，少昊、顓頊，愚謂不必實指其人為佳。

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四

好、惡、並去聲。

高則爽盪，所以安和，亦以便勢，故可好。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

，故可惡。又曰：居高、便於處望，利於馳逐也。東南爲陽，主生；西北爲陰、主殺，故處山之陽，則高也、燥也、明也、此之謂貴。處山之陰，則卑也、濕也、晦也、此之謂賤。生、陽方。實、高處。養、猶處也，言可權可汲。資以生養也。處高者、能據高陽，而不入卑下，則無陰濕之患，人馬亦不至病，故無百疾。丘陵、高阜也，以處山之軍言。隄防、壩岸也，以處水之軍言。右背之者、實丘陵隄防於營右，所以負其固，使其勢也。利、便利也。助、猶輔也。〔杜牧〕曰：丘陵、隄防之間，雖非高敞，亦須前向明而右依實，此行軍之大法，不可易者。

圖

雖然：不第處山之軍，處水之軍，與處斥澤平陸之軍已也。大凡行軍無不好居高阜，而惡處卑下，貴面陽方、而賤向陰地。苟其所據者陽方，所屯者高阜，則人舒以和，馬強以壯，百端之疾厲，可不作矣，是之謂必勝之兵也。山之有丘陵，水之有堤防者，乃地勢之常也，行軍值此，亦必居處其前，而令丘陵堤防在於我軍之右，以爲險阻之固，此皆處軍之便利，乃藉地勢以爲行軍之補助者。梅堯臣曰：處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逆。王皙曰：久處陰濕之地，必生

六害之地，
有，隨在皆
辨之，苟能
於早，不至
於入害中。

疾洞，且弊兵器。

丘陵堤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與前處視，生處高，右背高，意同。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

關 近、去聲。

沫、浮泡也。涉、徒行厲水。前後險峻水橫其中者、為絕澗。四高中下、勢如凹屈者、為天牢。山林環繞易入而難出者、天牢也。荆棘叢蔽、鋒鏑無所施者、天羅也。跛陷泥濘、車騎滅沒、曰天陷。道隘狹迫、地多坑坎、曰天隙。此六害也。【王皙】曰：凡遇六害之地，行軍勿得處之，設有小虞，皆力難施。

絕 至渡溪越澗之時，如見上流有雨，水中泡沫驟來，是將漲也；吾欲引軍使步涉之，必待沫盡勢定，而後可也。夫地之為形，至不一也。有溪谷深峻不可逾越之絕澗；有旁高中凹，如坐井底之天井；有

高山林木四面旋繞之天牢；有荆棘縱橫礙難行之天羅，有跛陁汚下，如入陷穽之天陷；有道路坑坎，狹隘不廣之天隙；凡此六者，皆發害也。行軍遇此，要當疾速去之。即不獲已，暫止於此，亦宜遠之，而勿依附其旁也。杜牧曰：過越溪澗，亦是履險；如遇水來有沫，即係上流有雨，須待沫盡流緩乃可。不然，恐半濟之頃，暴水猝至。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兼葭翳蒼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圃 遠、近、並去聲。背、音佩。潢、音黃。蒼、音穰。窺、方六反。

遠、離也。近、附也。迎、向也。背、棄也。山多、曰險。有水、曰阻。潢者、池也。井者、下也。林木叢生也。兼葭藭，似雀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葭，即蘆也。翳、蔽也。蒼、草盛貌。謹、慎也。窺、猶言再三也。索、搜求也。伏、謂伏兵。姦、謂姦細。〔張預〕曰：險阻丘阜之地，潢井卑下之處，多產葭葦可以掩蔽，或敵人伏兵其中，或細作隱匿於此，皆未可知。

安、立、若、左、右、之、間、或、有、之、也、
 間、或、有、之、也、
 掩、蔽、之、所、
 意、巡、邏、加、
 恐、有、伏、姦、
 恐、有、伏、姦、
 恐、有、伏、姦、

謹覆索之，以處軍也。

苟吾遠離之、而處於害外，斯敵近附之、而處於害中，必爲我所制也。使吾迺向之、而處於害中，敵將背棄之、而處於害外，則我爲敵制矣。若夫我軍之旁，有山水險阻之處，積水污下之區，以及叢樹荏葦、草多障蔽之地，務於謹慎防閑，再三搜索，以除不測。何也？此蓋伏兵埋藏，以掩我不虞；姦細潛踪，而覬我情實之所也。焦六韜曰：謹覆伏姦之所，似爲相敵之法，胡以言處軍？蓋絕澗天井等六者，皆軍所不宜處之地。而險阻潢井等數者，亦地道之常；處軍於此，故必謹慎搜索，以防伏姦，正所以保全吾軍也。險阻等處，恐有伏姦，宜仔細隄防，以免不測。孫子言必謹覆索者，蓋致丁寧之意也。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圖 靜、安守也。操戰、謂以輕騎往來其間，求與合戰也。人、指我軍而言。易

相其軍形之法。

、坦平之地。

固 處軍之法，固已言之矣，而相敵之法，可置而勿講乎？夫敵與我軍相去逼近，似宜來戰也，乃安然靜鎮而不動者，恃其險阻之固，可據守也。如敵與我軍相去甚遠，似宜固守也，反數出騎兵而挑戰者，欲誘我軍之進以擊之也。且安營布陣，依險爲常；然舍地之險峻、而處地之平易者，蓋設伏出奇，伴示以利也。此三者、皆所以相其軍之形也。王皙曰：恃險而不恐，故雖與對壘，可久持不戰。杜牧曰：敵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軍不進，故遠也。

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

固 樹、植木。動、搖撼也。草、并芻。障、遮蔽也。衆者、衆目皆然之謂。

固 凡軍止不除道，舍不伐木，如望敵之前，一帶芻木，往往搖動者，是斬木開道，而前來也。且居必欲明，所以昂伏，如敵人之軍左右前後聚草屏蔽者，是設詐形以疑我也，此二者皆所以相其草木也。杜牧曰：或營壘木成，恐我乘之，或拔軍而去，恐我追之；故結草

相其草木之法。

相其鳥獸之法。

相其塵埃之法。

相聚，如有伏藏之狀，使我疑之，不敢進也。杜佑曰：多作障蔽，使疑有伏焉。

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

覆，救救反。

藏形之兵，曰伏。不意而至，曰覆，又曰：覆亦伏兵之稱。

翻

鳥之情性，翱翔自如，乃忽然驚起而高飛者，下有伏兵，以待我也。獸之行止，優游自適，至羣相駭避而奔走者，引軍潛來，以覆我也。此二者，皆所以相其鳥獸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翻

車重而行疾，仍須魚貫，故塵埃高銳。步輕而衆多，可以並進，故塵埃卑廣。散、隨行也。條達者，縱橫斷續之貌，樵採之卒，皆各隨其所向，塵埃疏亮，可以覘之。少、微細也。往來者，或往或來之謂。將立營壘，先以營騎繞行，塵埃不定，可以驗之。

細 塵埃高起而直銳者，知其車來，以行疾而直貫然也。塵埃平而下廣闊者，知其徒來，以衆多而並進故也。塵埃開衍而縱橫亂續者，知其分遣斷役，隨處而樵探也。塵埃微細，而或往或來者，知其輕騎度地，布置而立營也。此四者皆所以相其塵埃也。杜佑曰：車馬行疾，塵埃相衝，敵高且銳也。步卒衆多，塵埃平接，敵卑且廣也。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

相其辭命之法。

固 辭、謂辭命，或曰使命言辭也。卑、謙抑也。益備者、增其營柵之固。強、肆慢也。進驅者、賜爲進戰之勢。

細 兩國交兵，必有辭命，以相往來；苟其辭命之來，甚爲謙抑，及觀其所爲，乃愈增戰備者，殆以此驕我，而欲潛進其兵也。使其辭命之來，肆慢不恭，卽繼之以兵，爲前進之勢者，蓋以此觀我，而實陰退其師也。此二者，皆所以相其辭命也。杜佑曰：詭詐馳驅，示無所畏，實其欲退也。

謂士卒之法。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知進者，勞也。

圖 車、一本作騎。仗、一本作杖。不知進、一本無知字。陳也之陳、先、飲、並去聲。

期 車、戰車也。其側、謂敵營之旁。約、期會也。請和、謂講和之好。謀、猶詐也。期、期日也。定期日以出戰也。誘、誑誘也。爲爲、爲以誑我也。仗、倚也。又曰兵仗，蓋矛戟、圖。引水於井、曰汲。勞、疲倦也。

圖

馳騁之車，先合出營，居於左右者，將列陣也。會盟之好，未先期約而來講解者，蓋設詐也。敵之士卒，往來奔走而排列器仗者，乃定期以出戰也。敵之行列，半爲前進而半爲後退者，殆誘我之奇兵也。且人飢則無力，有所憑倚而站立者，可卜其三軍之飢也。渴則思飲，汲水競取而甘飲者，可知其士卒之渴也。有利必趨，見之若忘而不爭者，可驗其兵衆之勞也。此七者、皆所以相其士卒也。本【索解】按左傳：先偏後伍，以車居前，以伍乘之，故欲戰者，車先

相其營壘之法。

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

○ 集、謂棲止於幕。虛、壁空也。呼、乃嘆息之聲。恐、心怖也。

○ 鳥最靈之物，色斯隱矣。其止於營幕之上者，必人去而壁空也。夜氣屬於陰，衆宜安靜，乃每聞嘆息之聲者，知士心之恐怖也。此二者，皆所以相其壘營也。『左傳』城上有鳥，齊師其道。陳皞曰：敵爲空營，鳥無所畏，乃鳴集其上。李釜曰：士怯將懦，故驚恐相呼。張預曰：將無膽勇，不能安衆，致士卒恐懼，而遇夜嘆息，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相其軍政之法。

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

○ 將、去聲。

將不重、無威之可畏也。亂、其部伍相紊也。吏、謂偏裨以下之將。怒、有叱聲惡色也。倦、士卒疲困也。

○ 士承將令，誰敢失次，乃謂佻擾亂者，知其將無威嚴也。旌旗整齊

相其儲蓄
之法。

相其將理
之法。

、三軍自一，乃動搖不定者，知其部伍紊亂也。上下相和，克敵之本，乃將吏忽怒，輒作聲色者，知其士卒倦勞，不應上命也。此三者，皆所以相其軍政也。棟堯臣曰：旌旗輒動，假仰不次，無紀律也。

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甌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甌，上聲。

馬、戰陣之資，殺而食之，以糧絕也。甌、軍中操辦，懸之不炊，且不返舍，則困極矣。

○

戰非馬不能，命宰殺之以食肉者，逆料其糧儲之乏也。軍以食為先，懸甌不炊，且野宿者，知其為窮極之寇也。此二者，皆所以相其儲蓄也。王皙曰：懸甌、不飲食也。不返舍、無回心也。皆以死決戰者。

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圖 諱、一本作翕。數、入聲。暴、浦報反。

諱諱、言重複也。諱諱、語有聲也。徐、緩也。失衆、謂失其心也。數、猶慮也。窘、窮迫也。困、倦怠也。事勢窮迫，恐有叛志，故屢賞以勸之，節悅衆以免難也。士卒倦怠，不守軍令，故屢罰以威之，借重法以行威也。暴、刻覈也。畏者、將心自悔之意，蓋三軍解體，又從而姑息之也。不精、謂不通將事。至、極也。

圖 其將之於下，諱諱然言之不已，諱諱然語之有聲，且徐緩與言，而不敢直遂者，知素失衆心，欲假此以收拾之也。刻覈數賞資，以結衆志者，乃事勢之窮迫也。至頻數賞罰，以厲士氣者，乃卒伍之倦怠也。先刻覈以御其下，而後有悔心之萌者，殆不精於將事之極至也。此四者，皆所以相其將理也。梅堯臣曰：諱諱、吐誠懇也。諱諱、曠職事也。緩言強安，恐衆離也。杜牧曰：勢窮窘、恐衆爲叛，故屢賞以固之。人困弊、不畏刑罰，故屢罰以威之。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先行暴虐，後畏其衆，則大非矣。

相其軍情之法。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圖 去、一本作解。

委、委曲也，或曰：以子弟爲質也。謝、謝罪也。久不合、不去、欲俟我兵先動，然後出奇以調我也。必謹察者，戒勿妄動之意。「彭氏」曰：孫子言相敵之法，不爲不詳矣；然亦豈可盡執耶？劉鄩寂然無聲，僅存空營，何險足恃乎？趙暉循南西出，即致潰圍，奚待於遠乎？鳥起獸駭，以防匪覆，安知非繞山虛逐乎？高銳卑廣，條達往來，安知非曳柴揚塵乎？易于炊骨，華元尙能以存宋，未可因殺馬食肉，遽謂爲無糧也。堯井塞灶，晉人素約以誓師，未可因懸甌不返，輕信爲竄寇也。語言竊議，收功野次，概擬之以失策，則舛矣。賞罰數行，救敗高平，概視之以困弊，則拘矣。凡此又相敵之變化者乎？

圖 以所親近之人，來吾軍中，委曲謝罪者：知欲休兵止息，以圖復振也。假使敵人之兵盛怒而來，似欲迎戰，及遲之既久尙未交鋒，又不解去，於此之際，務於謹慎詳察，恐有奇伏，俟我先動，以投隙

而乘便也。此二者、皆所以和其軍情也。陸莊雨曰：怒言相迎，滅此朝食可也。否則、去可也。乃至於久，豈當當所可測哉？故曰：必謹察之，恐妄動也。〔定解〕孫子隱隱三十三事，皆言因事相敵，不可眩於似、而中於計。况軍情秘密，所當謹慎詳察，隨敵變化，以妙神明之用耳。

必謹覆察之，必謹察之，二「必」字，二「謹」字，是此篇眼目；竟處軍不徒據其地利相敵，亦不徒觀其迹象已也。須時時警惕，常懷不測之憂，事事精詳，務盡敵人之實，行軍之道，所當然也。

吳子言將所慎者五，慎字、與此篇謹字同。

兵非貴益多也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註〕

非貴、一本無貴字。上「惟」字、一本作雖。併、專病反。夫、音扶。

益多、猶言增兵也。武進者、輕敵嘗試之謂。併、合也。料、度也。取人、取勝於人也。慮、計謀也。易、輕忽也。擒、俘獲也。〔通義〕曰：無武進

兵制勝武勇，然勇而輕，敵持重者，亦可取也。一亦勝道也。

者、以舒爲主也、甯不足以併力乎？恃勇則寡謀，亦無武進者，是且料敵也。料敵、卽知識之可學。併力、卽知吾之可以學。夫如是、自有以勝人矣、兵豈以益多爲貴哉？「方處升」曰：承上文：言善相敵者，不在於兵多；不善相敵者，雖多亦無益，所以結上文相敵之意也。

圖

總之：兵之爲事，不貴乎增益士卒之多也。多可取勝乎哉？惟無恃其武勇而輕進者，爲能持重詳審，足以併合軍力，料度敵情，始可取勝於人耳。若夫好剛使性，絕無計謀，以敵爲可輕而易視之者，終必見擒於人也。雖多奚爲？焦六靈曰：無武進者，卽孔聖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旨。如項梁勝秦，輒有驕色，而卒死於秦；劉向擊武陵蠻，輕敵深入，而全軍盡沒；此皆武進以輕敵者。陸弘祚曰：正見好剛使性，最爲害事，而驕兵者敗，古人又有明誡也。杜牧曰：恃一夫之勇，而輕易不顧者，必爲敵所據也。

按左氏傳曰：蜂蟻有毒，而况國乎？卽小敵亦未可易視之。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卒已親附，

治兵當恩威並濟，

先支得宜，而後用衆，亦行軍之道也。

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獨

服、猶伏也。令、所以導之也，蓋親附之之謂。齊、所以飭之也，卽罰之謂。素、平昔也。素行者、民心固結，而相信之深也。民服者、施以刑罰而不怨毒之也。士以誠使民，民以誠事上，是謂相得。〔指南〕曰：行軍之法，雖不過慮軍、相敵、兩大端，然御下又實有其道焉：蓋慮軍、相敵者、行軍之急務，恩威並用者，行軍之大本。宜徒知其事，而不知其本，雖有其具，而不可徒行也。

此篇言行軍之道，在於察地形、識敵情、與服士卒而已。夫軍行出壑，其次舍之處，有山水澤陸四者之不同；經路之路，有絕澗等六害之地；左右之間，有險阻等伏姦之所，果何擇而何避乎？且軍行見敵，其於敵也：有動靜進退之迹，有障蔽疑似之計，有治亂虛實之形，果何覘而何察乎？慮軍不得其法，相敵不得其實，皆有敗衄之禍，非所以行軍也。孫子於此篇，前言慮軍、後言相敵，末言輕進易敵之弊，恩威先後之宜，纖悉畢具，無餘蘊矣。

圖

至駕馭士卒，其恩威之用，先後之宜，尤不可不講也。設爲將者，
恩信不孚於下，則其士卒尙未親附矣；我也而遽以刑戮加之，必人
心不服；不服其心者，斯難於使用也。苟爲將者，恩信薄施久矣，
則其士卒，自宜親附矣；我也乃其法猶不行焉。將三軍之衆，桀驁
成風，又何以使用乎？故必先令之有文德而親附之，然後齊之以威
武而整飭之，恩威兼用，先後平施，是乃謂之必能取勝之道也。夫
平日之間，其恩其威，已被於民，此令素行以教之者也，其民無不
率從。苟平日之間，其恩其威，未及於民，此令不素行以教之者也。
，其民必不率從。所謂令素行者：非恃吾法令而求之形迹之間也。
良由上以誠懇使民，民以忱悃事上，有以相得於最深也。不然營資
之術，民亦何樂而受之耶。徐胤昇曰：令有溫和之象，齊有整肅之
義。王圻曰：布之於上則爲教，所以約民者也；宣之於言則爲令，
所以施教者也；平日之令，民皆遵之，而况於教乎。李維垣曰：相
得句，蓋明其素行之故，以見其所以服也。陳孝平曰：與衆相得句

，申明令行句，言非徒法令之威有以攝之也。實乃恩澤之施，有以入人隱微之深也。焦澆園曰：尙書胤征篇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孫子則先之以愛，何哉？蓋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少威也。孫子所言，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寡恩也。

孫子言行軍，而推及治兵在加意於平日者，蓋行軍之根柢也。不然人各一心，誰爲前驅，未及處軍之際，則已有難行之勢矣。

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二句，勿平講。先以文、令之使親附也，或其中有一二匪人，未可以德化者，不獲已而武以齊之，使畏服也。須如此體貼，方與上文意合。

地形第十

未原劉氏曰：前篇言山、水、澤、陸、蓋軍行在途，所經所處之地耳。

此篇言廣、狹、險、易，乃軍次於此，安營布陣之所也。用兵不知地形，雖以智勇之將，戰守必至失利；故率師越境，在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言軍次之地，有通、掛、支、隘、險、遠、之六形，而因及用兵之弊；有走、弛、陷、崩、亂、北、之六敗，蓋以明地形爲兵之助，而六事在所當修也。以地形舍兵情，故始分兩段：中以地形審兵之助句頓合，而歸重將知勝道，誠知兵之要者。篇末復引四知之說以結之，見兵之爲事，不越乎三才之理，惟視夫將之識察爲何如耳？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有遠者。

通，謂平原曠野，四無要害也。掛，謂後高前低，如懸物然也。支，謂傾側難行，兩相抵敵也。隘，謂兩山之間，平谷狹窄也。險，謂澗壑坑坎。上下艱難也。遠，謂兩軍對壘，相去遙遠也。

孫子曰：大凡用兵，安營布陣，在於度地爲先。然地之爲形，至不

形。梁六地之

形之通形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緝道，以戰則利。

圖 先、去聲，下同。

先、猶奪也。高陽、隆高向陽之處。利緝道者、謂於津要之間，築甬道以護之，令無以截也。

圖

試以通形之地言之：我可往而赴戰，彼亦可來而與敵，蓋其地平易廣闊，無有要害也，故曰通。如遇通形之地，宜擇其隆高向陽之處而先據之；且於糧道之最便者，而設計以利之，然後與敵期戰，斯無不利也。杜佑曰：可以往可以來，謂俱在平陸馳驅無難也。張預曰：雖據高敞而陽方，可以坐而致敵，然猶慮及敵人不即交戰，故須令糧餉不絕，方爲利也。

地之掛形

此亦行兵之穩當處。

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掛，返、旋師也。出而勝者，乘易往之勢也。難以返者，恐敵返我於路也。

再以掛形之地言之：可往而前，難返而後退，蓋其地後高前低，有似懸物也，故曰掛。如遇掛形之地，惟視乎敵之備否？苟敵而無備，乘其易往之勢，一出而即勝之，無難也。設敵人有備，堅壁不戰，而以奇兵邀截我後，令無歸路，不惟出而不勝，亦且難於退返，非我之所利也。杜牧曰：掛形之地，我與敵人犬牙相錯，動有掛礙也。敵果有備，一出未能即勝，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可返，實非有利於我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支形者，設爲便利誘我也。擊敵半出，則已出者，不得未出之救；而未出者，

多被蹂躪之患，敗之必矣。

翻

更以支形之地言之：我出而擊敵，則不得其利，彼出而擊我，亦不得其利；蓋其地傾側難行，僅可兩持也，故曰支。如遇支形之地，敵雖設利以誘我，我亦堅守勿出也；須示之以弱，引軍而去之，令敵逐北而來，乃乘其半出之頃，以邀擊之，必為我利也。

我無出彼亦無出，雖欲擊之，烏從而擊之，惟能引去而致之，乘其半出而擊之，無不利矣。

地之隘形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圖

盈、滿也。謂以兵屯扎平谷之口也。兵在隘中，其勢聚合，可進而搏戰。在隘外，其勢渙漫，難敵而交鬥。故從不從，於此分焉。

圖

隘形之地則何如乎？蓋以左右高山中有狹谷也。苟值隘形之地，我先居之，必以兵屯扎谷口，而為陣勢以待敵至，使不得進也。若敵先居之，且知機險，兵已屯扎谷口，則勿從而與戰，恐為所敗也。

地之險形

便敵雖守隘，尚未屯扎谷口，不妨從而入之，共分其險也。杜牧曰：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當山口為營，與山口均齊，如水之在器中，而盈滿也。杜佑曰：敵人據險之半，不知齊口盈滿之道，我則入險從之；蓋敵在險中，我亦在險中，俱得地形，斯勝負在我，不在地形矣。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圖 居高陽者，欲致人也。敵先我後，豈可從之。

圖 險形之地且何如乎？蓋以坑坎不平難於馳突也。苟值險形之地，我先居之，必據其隆高向陽之處，以待敵人之至而就我。若敵先居之，則無與角抗，即宜引軍去之，慎勿從而赴戰也。陸經翼曰：地形既險，尤不可致於人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圖 均、相等也。挑戰者，引致敵人使來與戰也。【焦六韜】曰：此就強弱參寡

地之遠形

相若者言之耳。如值遠地，而我之勢力過之，或敵將輕躁，易挑而致，有此二者，不爲病也。

○遠形之地又何如乎？蓋以兩軍對壘，隔離尙遠也。苟值遠形之地，吾軍與敵勢力均齊，可待彼之來以擊之，不可赴彼挑之，以求戰也。不然：求戰則勞，必不利矣。尤尺威曰：挑戰、迎敵也。迎敵者勞，致敵者佚。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將、去聲，下同。

爲察者，地之形而善，務之則善，用之則善，得其道，無所往而不利也。

至、極也。至任、猶言極重之事。察、謂卽此六地之形，而變通之。不可不察者，甚言之以示警也。

○凡此六者，皆因地形而制勝之道也。乃爲大將者，極重之任，誠不可不審察而變通之也。周魯視曰：利害之關，幾微之界，故下箇察字。彭氏曰：六者之道，勝負攸關，自是將之至任。第這至任，却有許多變通處。不可不察者，不可不察其變通之理也。

兵有六敗之形，其咎在將人，事在後人，徒恃乎地，以爲勝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

闕

走、弛、散也。弛、廢壞也。陷、滅沒也。崩、倒置也。亂、紛藉也。北、奔潰也。天、謂天時。地、即指上六形言。災、害也。過、愆也。孫子言將之過者，以兵之六敗之數，其咎在於人事，而不關乎地形也。〔指南〕曰：上言地有六形、六法矣。然亦有不因地形爲害而覆敗、實爲自致者。其失亦有六，與地相當，無以異也。蓋以明爲將者不可不知地形之爲助，尤不可不知治兵之爲重也。

闕

雖不惟地有六形，而兵亦有六敗，實爲將所當知者。請概舉而言之：有遇敵而逃散者，不是其力也。有蔑法而廢壞者，無以厭衆也。有勢弱而滅沒者，兵不堪用也。有失威而倒置者，將權下移也。有執法而紛藉者，軍無紀律也。有易敵而奔潰者，將不知兵也。凡此六者：非天之降罔，地之不利，而致罹于害也。蓋爲將者，不善治兵之愆也，詎可盡委之地形哉？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

六敗之由

、六者，皆敗兵大小變易之名。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愬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强，兵無選鋒，曰北。

通 兵無、一本作兵非。夫、音扶，下同。愬、徒對反。

吏、偏裨以下之量也。大吏、謂偏裨之將。愬、怨也。不服者、不受節制也。自戰者、不由指揮也。選鋒、以驍勇出羣者充之，別爲一卒，以備緩急之用。

圖 夫將之智勇，兵之利鈍，彼此相等，其勝之與負，介在兩端而處，

以一倍之少，擊入十倍之多，能不至於逃散乎？故曰走，此敗之一也。軍中士卒，皆各强盛，而其將吏懦弱不振，知其法之廢壞矣，故曰弛，此敗之二也。偏裨小吏俱屬剛强，乃其士卒每多怯弱，其軍必致滅沒也，故曰陷，此敗之三也。大吏忿怒，不受將之節制，遇

兵之六敗，皆閣將致。自致者，宜謹察之，以爲制勝之本。

敵怨懣，不由將之指麾；爲大將者，不知其能否聽從之，是將權之倒置也，故曰崩，此敗之四也。將性本弱，無有威權；其於敵國之法不能修明，小吏卒長，無有常職，以觀行陣之間，縱橫無紀，可立見其紛淆焉，故曰亂，此敗之五也。大將昏闇不能料敵，以己之少，合人之衆；以己之弱，擊人之強；且其軍中，又無選銳之士，可以恃爲先鋒，似難免於奔潰者，故曰北，此敗之六也。侯大放曰：事有不倖，勢有不敵，乃可無論衆寡，若事勢相當，不能自料，而妄以一擊十，則行險徼倖者矣。欲不敗走，其可得乎？梅堯臣曰：不能揣知敵情，而以少合其衆；不能簡選精銳，而以弱擊其強；皆有奔北之理。孟氏曰：凡戰必用精銳以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則挫敵威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圖

〔陳暉〕曰：一曰不量衆寡。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非理與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勇。上六者，皆自致覆敗之道。爲將者，所當

以此自惕，而勿徒委下地形之便利也。

通 凡此六者，皆將所自致其敗之道也。亦為大將者，極重之任，誠不可不察而自惕之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通 阨、與險同。

助、猶輔也。用兵所恃，雖不盡在地形，然亦將所當知。既能逆料強弱虛實之情，而為制勝之要；又能計度險隘遠近之形，而為制勝之資；斯本末兼通，乃為善耳。上將、上等之將也，承上言、知料敵且知計地，戰無不勝也。不知者，反是。必戰、恐失機也。無戰、懼貽禍也；此二者，正上將之道。進退、指上必戰無戰而言。名、善戰之名。罪、方命之罪。保、即如保赤子之保。利於主者、有裨國家之謂也。賈、所貴重者。〔趙卮〕曰：凡為將者

地形之用，在於此。兵之於戰，在於此。道之於戰，在於此。戰之於戰，在於此。者，為將者，為將者，為將者。從之，則勝。斯命，則勝。之，則勝。

，受寄於外，便宜在己，可戰則戰，不可戰則不戰，顧法當何如耳？無以君命之故，而苟從之也。苟從君命，一身固可自免，共如三軍之命何？共如社稷之計何？忠盡老成之將，決不爲也。

圖

如是者，足知用兵之有其本矣。若夫地形者，第爲兵之輔助而已。料敵情之強弱虛實以制勝，計地形之險阨遠近而用兵，則本末皆得，乃上等爲將者之道也。知此敵情與地形而用兵以戰者，必能取勝；不知此敵情與地形而用兵以戰者，必以致敗；故善爲將者，揆之如此而戰之道，可以必勝，雖有君命止之以無戰，援袍進兵，遠命而必戰可也。揆之如此而戰之道，不可以勝，雖有君命，促之以必戰，接兵不禦，方命而無戰，亦可也。蓋其進戰也，不求戰勝之名，於其道之當進而進之。其退守也，不避矯制之罪，於其道之宜退而退之。惟知民命之貴乎保全，而歸其利益於人主，其忠誠足以奠社稷，其智識足以察敵情，誠爲國家之至寶，不可多得者也。〔余解〕言戰在計，不在地，地形祇爲兵之助耳。更詎料度敵情制爲勝法，彙能計地理而遠近之利害，以保其終，如此者上將之道也。

使第區區於地形之是審，而料敵不中，制勝無法，則爲庸將而已矣。張公亮曰：助者借資之意。制字從料字看出。惟料敵者，能制勝也二句：重料敵，計險阨帶說。王皙曰：不求名、不避罪、皆忠於國事者。翼註：惟者、他非所念也。爲將者，每以私自便是圖，敵民不享其福，而君不享其利，此必無忠君愛民之心者也。今既進不爲己之名，退不避己之罪，竭心殫力，不畏艱險，而保民利主之是務，又何名罪之足計耶？惟字當重看。焦澹園曰：民者、君之民也，保民是愛，利主是忠，愛以成忠，保民正所以利主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圖 治、平聲。

視、看待也。嬰兒、赤子之稱，女曰嬰，男曰兒，視卒如之，保護之至也。愛子、親愛之子，視卒如之，親厚之至也。赴、往也。俱、偕也。深谿、最

上將之塞
士卒之恩
威榮濟，恩
不能有成，
而不可期
？以使之戰乎

險之地。死、人之所難，二者皆曰可與者，蓋有以固結於其中也。令、教之也。使、役之也。治、齊一之也。弱、傲惰也。孫子言將之數下，徒以愚過而不知嚴以濟之，必致桀驁難馴，亦猶父母之於傲惰之子，姑息太過，則狎恩恃愛，無所不至矣。〔何氏〕曰：言不可純任恩，純任恩則反爲已害。

圖

上將之道：不惟料敵情，計地形，盡其道以保民利主已也。其所以致士卒之帖服者，亦必有其道焉。平日之間，撫循吾之士卒，無異於乳下嬰兒；而加之以保護，則人情感激而思奮矣；雖深谿之中，可與赴之，履至險而如夷也。平日之間，撫循吾之士卒，一如夫所愛之子，而加之以親厚，則人心固結而不解矣；雖冒死之事，可與俱之，蒙大難而不辭也。但優渥之典不可偏重，須有嚴法以互濟之。使爲將者，徒能愛養而不能令之可用，徒能厚撫而不能使之赴敵，勢必至於紛擾不齊；作奸軍中，而不能治理之，以一其紀律。譬如人家傲惰之子，狎恩恃愛，犯分越理，無不爲已，是可用之以戰乎？殆不可用也。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畜之，

劉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張子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行。寡川恩，則士卒如驕子，而不能使。獨行罰則士卒不親附，而不可用。在師之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之以法也。九二曰：師出承天寵，謂勸之以賞也。故尉氏曰：善將者，愛與威而已。愛而不能令三句，宜串講。愛之、厚之、是本原工夫，使一於愛厚。而不知繼以教令使為我用，便是為害之端。到後來驕而難制，無法可施，愈驕愈橫，愈橫愈驕，雖欲治之，而終無以治之矣，故曰不可用。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謂 勝之半者，或勝或負，未可預定也。迷、或亂也。形、因也。殆、危險也。

上料敵計，既能
料敵計，既能
且得乎地，又能
審乎之宜，寬
之乎之宜，寬
三才之宜，寬
而才之宜，寬
操，三才之宜，寬
而才之宜，寬

安。全、師出萬全。【焦六器】曰：此篇專言地形，至末變重天地，蓋以見孤虛旺相之理，亦兵家所宜隨者。知地不知天，未可謂爲全勝也。

本篇言行軍，必先擇地屯止，故引黃帝四軍之利以證之，然第泛言山水澤陸之分耳，未及於六地之形也。故於此篇分別詳著之。至兵之六敗，則爲將之失，而非地形使然也，故曰地形兵之助。惟料敵制勝之上將，能計地用勝而必勝焉，孫子引成語以證之。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其意深矣。

圖

兵之所以取勝於人者，固恃乎三軍之用命，然尤在於將之料敵計地，殆闕一而不可也。使第知吾士卒之踴躍，可用以擊敵，而不知敵情勢之強實，有不可以擊者，此知己不知彼，止操其勝之半，而非全也。第知敵情勢之虛弱，有可以擊，而不知吾士卒之驕惰，不可用以擊敵者，此知彼不知己，止操其勝之半，而非全也。苟知敵之情勢有可以擊，且知吾之士卒，可用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利，不可陳兵以合戰者，亦止操其勝之半，而非全也。惟上將而知兵者，於地之六形、兵之六敗、與敵之情勢、皆悉知之，不動則已，動則

妙合機宜，而無惑亂之失；不舉則已，舉則因利乘便，而無困弊之禍。古語有之曰：能知彼敵虛實，又能知我兵之強弱，戰而即勝，不致危殆；能知天時之順逆，又能知地形之便利，戰勝之功，可以全收。觀於此，而知三才之道，所當加謹焉。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殆；蓋識彼我之虛實，據地形之便利，而後戰者。杜佑曰：依險阻，向高陽，知地也。順寒暑，法刑德，知天也。知彼知己斯勝矣，知天知地斯全勝矣。鄧伯恭曰：故曰二字，是現成古語，孫子引之，以足全篇之旨，仍重知地一邊。

九地第十一

九地者，用兵之地，其勢有九也。劉拱辰曰：前篇言地形，蓋安營布陣之所，以廣狹險易言也。此篇言地勢，乃征伐所至之處，以淺深輕重言也。形，其常也，勢，其變也。凡先常而後變，故次地形。

王鳳洲曰：此篇因地制宜，較量主客之術，決機謀變，深達人情之理，

九地之目

層次交發，以兩喻結之。

九地者，隨師之所駐，合之人情，而名之者也。兵之所至，地有九等，法亦不同，大抵皆本於人情。善用兵者，馭之以術，發之以機，期其士卒皆有可用，而地勢不足為害矣。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 散、上聲。圯、音脾反，下同。

孫子曰：凡用兵實賴地勢以勝，然地不一，勢亦不一，不可不有以辨之。其法：有易散之地，有輕遠之地，有必爭之地，有交通之地，有衢達之地，有重難之地，有傾圯之地，有圍困之地，有死絕之地，此九地之不同也。

諸侯自戰其地者、為散地。

○ 兵未出境，士卒近家，各懷內顧之心。

○ 所謂散地者何？蓋諸侯之自戰於境內者，有易散之勢。以其進無克

散地之勢

地之勢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 出境未遠，士卒思歸，屬無死門之志。

敵之心，退有歸投之處也。魏武曰：士卒懸土，道近易散。尤尺成曰：自戰於境上，有城邑之可恃也，戰必不勇，敗則奔歸。

○ 所謂輕地者何？蓋引軍入於敵人之地，尙未深者，有輕還之勢。以其離鄉未幾，難進易退也。杜牧曰：師出疆境，必焚舟梁，示無返

顧之心。王折曰：出境未遠，三軍之心猶在進退之間。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 彼我皆利者，寡可以制衆，弱可以敵強也。爭、競得也。

○ 所謂爭地者何？蓋我得之爲便利，彼得之亦爲便利者，有必爭之勢

；以其要害之處，有險足恃也。杜佑曰：謂山隘阨口，有險固之利，而敵所必爭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 此即地形之通者。交、謂地有數道，往來交錯也。

○ 交地之勢，果何如乎？凡平易之處，無所蔽隔，我可往而赴戰，彼

交地之勢

地之勢

○衢地之勢

亦可來可與敵者，則為交通之地。以其地有數道，兩相交錯然也。保輝曰：道路交橫，彼我皆可往來，如此之地，最恐我軍首尾不接，宜謹備之。

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

釋 屬、之六反。先、去聲。並下同。

屬、猶連也。三屬者、三所切近隣國也。先至、謂先遣使者至彼、以通好也。

○得衆、得其助也。四達、曰衢。

○衢地之勢，又何如乎？凡通衢之境，三面接隣，必先使人至彼，與

之約和，以得天下之助者。則衢達之地，以其四面皆通，猶如衢路

然也。張預曰：凡遇隣國三面相連，當往結之，以備外援。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釋 背、音輩。

背、猶言經過也。深入敵境，經過之城邑既多，津梁皆為我得，裂害皆為我

據，則人心專一，重於班師。

○重地之勢，更何如乎？凡兵至敵地，會已深入，且背其城邑為實多

○重地之勢

。圯地之勢

者，則重難之地。以其人心專一，重於返顧然也。梅免臣曰：背城邑多，則常梁絕，故曰重難之地。

○ 沮、去聲，下同。

○ 難行，謂損車斃馬，顛覆陷沒也。圯，壞也。

○ 以言圯地，其勢果何如哉？山林之間，險阻之區，以及沮澤卑下之處，凡有難行之路者，名曰圯地。以其傾側毀壞，不可舍止也。何氏曰：少固之地，不可爲城、壘、溝、隄，宜速去之。

。圍地之勢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爲圍地。

○ 狹而不廣，曰隘。曲而不直，曰迂。〔何氏〕曰：入路狹隘，歸途迂回，進退無從，雖衆何用？彼以一軍塞其隘，一軍斷其迂，不得脫矣。

○ 若夫圍地，其勢則何似哉？吾所由入之途，狹險不廣，所從歸之路，迂曲不直，敵人寡少之兵，可以擊吾之衆多者，名曰圍地。以其

死地之勢

用兵有即此
九地無此
不可無此
九法所為
將者以
當戰地
方也勝之

出勞還饒，如破圍困也。杜佑曰：持久則糧乏，故敵之寡少，可擊吾之衆多。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

固、疾、速也。欲速戰者，以救不可望，野無可掠，前險已失，退守無由也。

固 至於死地，其勢又何指哉？居軍險絕之地，既乏饋運，又無救援，速與決戰，庶幾可以生存；不速與決戰，則必至於死亡者，名曰死地。以其進無可往，退無所歸也。李荃曰：阻山背水，利速不利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圯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固 無戰者，知衆心之未固。無止者，禁軍中之逃亡。無攻者，不蹈衆爭之危。無絕者，恐致敵人之截。合交，能得四鄰之助。掠，則糧饟可足用。行，則饋運不爲害。謀，則變化而能出。戰，則必死而後生矣。

獨

凡此九地、皆用兵所必遇者、豈可無法以處之哉？試以處九地之法言之：兵在境內其勢易散、當與衆守禦、無與戰也。方入敵境、勢必輕遠、宜響兵前進、勿留止也。要害之地、所必爭也、惟後發先至而勿攻之。四通之地、往來交錯也、在懷防嚴備而無絕之。次軍衝地、接壤隣國、則合交於諸侯、以爲助援也。深入重地、輸運維艱、則掠食於饒野、以省糧芻也。遇圯壞之地、務速行而去、不可遲回。處圍困之地、在發吾奇謀、奮力以出。陷死絕之地、乃并力致戰、示以不活、此因地制宜之事也、亦即求勝萬全之道也。杜牧曰：兵入圍地、權謀譎詐、可以免難。徐胤昇曰：陷在死地、必戰則生、幸生則死。

古之所謂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圖

一本無「所謂」二字，一本「所謂」二字在古之下。詳去聲。

古人之用兵
之法、以敵
自復、以敵
自料。

古之所謂、蓋述晉人之詞。前後、謂前軍後軍。及者、聯絡之意。衆、大陣也。寡、小陣也。恃、倚藉也。此以上、言其陣亂也。書而上者、將佐也。賤而下者、什伍也。救、應援也。如尉子盡死於敵是也。收、斂衆也。如尉子保伍之法是也。此以上、言其隊亂也。不集、則潰散也。不齊、則參差矣。此以上、泛承上言。利、卽九地之利。合利者、審時度勢、相機因變之謂也。有利則動、無利則止、蓋我之節制先定、而後分合進止、得以自由也。【題矩】曰：動、卽利也。合利、謂兵入死地、能以節制之兵衛擊之也。【周魯觀】曰：動無主、以利爲主、死地求生、卽死地之利也。

圖

考之古昔所稱善用兵者，蓋能知九地之法，而多設詐謀，以衝突敵陣；使其前者不能顧後，後者不能顧前，而不相聯絡；衆者不得分而爲寡，寡者不得合而爲衆，而不相倚藉；分散敵隊，使其貫而將吏，賤而士卒，而不相應援；上而偏裨，下而什伍，而不相斂聚；且卒伍潰散，離而不集也；兵衆參差，合而不齊也。然其實、處在我之節制先定，度量乎九地之勢，合於兵家之利則動，而勝之；否則止，而勿從爾。張預曰：驍兵銳卒，猝然突擊，使倉惶散亂，不

敵將不
待之於
法，在愛
先奪所
奪而明
由其之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圖 將，如字。

敢問、曰者、設爲問答之詞，後做此。衆、兵多也。整、兵理也。奪者、競取之也。所愛、或積聚之處，或救援之國，或腹心巢穴之類，皆是也。情、猶理也。主速、謂奪之之際，惟以神速爲要也。不及者、倉卒不虞之時。不虞者、忽略不備之路。不矜者、懈怠不振之處。承上言、必若是，而後可先奪所愛也。【梅堯臣】曰：兵機尚速，當乘人之不及；乘人之不及者，在出其所不虞之道，以攻其所不戒之所也。

圖

敢問之曰：敵人之師甚衆且整，勢將有以薄我，守之則本無所備，欲戰則難與爭鋒，誠不可不籌所以待之。若之何而可也？曰：惟探

用兵務於
深入，投

知乎敵所願愛者，果爲何在，而先有以奪據之，斯其行止進退，皆聽命於我矣。夫先奪之計策，不宜於遲緩，而用兵之情理，第主於神速，能乘敵所不及爲之時，由敵所不料度之路，攻敵所不戒備之處，則其所願愛者，無不爲我所先奪矣。待敵者知之。陳明卿曰：所愛、謂敵所倚恃者，奪據之也。重一「先」字。焦六書曰：所愛專在九地上講，固爲合旨。愚謂凡敵所倚恃者，皆在所愛之中。趙奢先據北山，而秦師後爭不得，是所愛之地。漢高離間亞父，而項羽力勝不得，是所愛之人。總之：凡有所愛，我先奪了他底，他便失所倚恃，如此看去頗佳。鄧伯登曰：主速、勿與貴速一拗着。這「速」字須在「情」字內討出，此乃推原先奪所愛之故。見敵皆倉卒之際，必不及爲、不及料、不及備、胆易驚、心易亂、此情也，故以速奪爲主。「速」字分明是解上「先」字。王哲曰：兵尙神速，奪愛尤當然也。

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士卒於不
之地。

。謹養而勿勞，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盡力。

圖

并、專病反，下同。焉、於處反。

敵入自戰其地、爲。我兵入人之地、爲客。專、一心也。克、勝人也。在重地，於其心一。在散地，故不能勝。掠、抄取也。濟野、多稼穡之地。謹養者、撫循有方，飲食周給之謂。并氣、斂之使盛也。積力、養之使強也。運兵、卽運其不測之兵。計謀、卽計其不測之謀。投、猶置也。無所往、謂深入重地，左右前後，皆無可逃也。北、敗走也。盡力、謂致力以戰，於死中求生也。

圖

敵入我境而待之者，旣如此矣，則我又敵境，又當何以處之乎？大凡爲客之道，深入重地，則心志專一；敵爲主人，在於散地，故不能勝也。第我處重地，當以兵分掠富饒之野，令我三軍糧食豐盈、且善而養之，勿使勞倦；并合其銳氣而不洩，積聚其全力而不分；然後運吾之兵，計吾之謀，而爲人所不可測度之形焉。夫投士卒於

深入重地
則三軍
心志一
無不專一
之理

兵卒甚陷、則不懼。無所往、則固。入深、則拘。不得已、則鬥。

圖 卒、一本作士。

陷、謂引兵入於危地，如臨阱中也。不懼、拚死也。固者、其志堅也。拘者、其勢一也。鬥、盡力戰也。此即尉氏合萬人為一死賊之意。孫子反復言之，以明深入則等之理。杜牧曰：引入危難之地，則三軍之衆，心一力齊，此人情之自然，無容矯飾者。

圖 夫兵卒至於甚陷、不知有生之所，其心不畏懼也。左右之與前後，皆無所往，斯其志自堅固也。大將引兵敵境，至於深入，斯其勢皆齊一也。追之以不得已，乃不猶豫，斯盡其力以鬥也。

一申心志專
一用兵深
見不以深
務入重地
也。

往之無所
死則無不
可以決戰
副之勇。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一 脩，整治也。戒，謂密知慎謹。求，索取也。得，謂同致其力。約，密師也。

。親，謂上下相親。令，告戒也。信，謂聽其將令。

圖 以是之故，其三軍之士，不待整治，而皆知慎謹矣。不俟索取，而

同致其力矣，不必誓師，而上下相親矣，不煩告戒，而聽其將令矣。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

一 則諸劇，一本無則字。去，上聲。惡，去聲，下同。

祥，妖言也。疑，懷志也。之，往也。無餘財者，棄之而不留也。無餘命者，致死而不惜也。惡，憎也。襟，衣之交衽處。沾，濕也。口旁，曰頤。交，合也。諸，專諸，吳公子光客，後為光刺吳王僚。劇，曹劇，魯莊公臣，魯劫齊桓公於壇坫之上，反魯侵地。

深入之兵，互爲救
援，自有
率然之勢。

○ 緩急之際，人心易驚，故必禁止妖祥之言，以絕去狐疑之志，雖瀕

於死，無他往矣。夫財與命、人所最愛者也，今吾之士盡棄其財而
不少留者，非憎惡夫貨之多也；拚捨其命而不知惜者，非憎惡夫壽
之長也；皆由於不得已故耳。將戰之日，必先發令，士卒聞之，其
坐者、垂涕沾襟，偃臥者、流涕交頤，此何爲哉？蓋相期以必死也
。苟投之重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之處，則人人可戰，如毋諸曹
剛之勇也。王皙曰：災祥神異，易於惑人，故禁止之。侯天放曰：
軍旣深入，正宜安其心，養其氣，以圖決戰；如有倡爲妖異之言，
足以煽惑衆心者，切須禁之，無令生疑。李荃曰：獸鷄則搏，鳥窮
則啄，而况於人乎？令其迫於自救，則雖諸、劓，無以加之。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
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 率然，急遽之貌，以狀其相應之速也。後漢諸葛亮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縱
橫，爲八陣圖，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卽五軍師法也，蓋本諸此。

率然之勢，越人難之，吳人不能，於中，雜之，不相容，不可。

圖

故善用兵者，有以使之急速相救，譬如率然之勢焉。夫率然之勢者，何？殆有似於常山之蛇也；衝擊其首，則其尾至而救之；擊其尾，則其首至而救之；擊其中，則其首與尾俱至而救之；皆救之無所往之效也。焦六韜曰：此陰陣法。八陣圖曰：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

敢問：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圖

宋、一本作不。皆、一本作相。夫、音扶，下同。

按史記吳王闔廬伐越，越襲吳，鑿姑浮以戈擊之，突劍而死。其孫夫差，日夜治兵以圖報越，卒敗之於夫椒，故曰悉惡。同舟遇風，言其處患難也。如左右手，言救護之速也。方馬者，束縛之，使之相連也。埋輪者，界畫之，使之不亂也。政之道，以平日之教令言。地之理，以兵之無所往言。攜、提

翠也。若使一人者，謂三軍之衆，無不盡力致果，同心敵愾也。〔芮氏〕曰：若使一人，此孫子特舉其最便宜者形之耳，呼吸相通，臂指相應，正率然之勢也。

○政聞之曰：吾之士卒可使如率然相救之勢乎？曰：可也。試卽吳越二國言之，夫吳人之與越人，世爲讎敵，互相憎惡者也；當其同川濟水，中流忽遇風至，其相救也，如人之左右兩手；似此世讎之人，尙且相救，况吾士卒，同伍相保，非世讎也。投之危難之地，寧有不如率然者乎？是故欲使士卒之爲率然者，雖東縛其馬，界盡其輪，以爲堅固之計，苟不同心，亦分爾我，殆未足以倚恃也。乃其志之齊，力之勇，克敵致果，若出於一人者，惟在於軍政嚴明，而得其道也。人之或爲剛，或爲柔，無有不齊而皆得其用者，惟有以陷之死地，理使之然也。故善用兵者，指麾三軍，如搗一人之手，其身其臂，莫不隨與俱來者，無他：蓋迫之以不得已，而致此率然之勢也。方虛昇曰：蛇之首尾，人之左右手，皆喻其一心相救之捷

也。周魯視曰：吳越借用字眼，言至不同者，亦可使之同也。陳子淵曰：政之道，以治軍之紀律言。鄧伯瑩曰：剛柔皆得人之事也。何亦言地之理？此句蓋即「其陷則不懼」一節意見。得士卒深入無勇無怯皆得其用者，由其身在險中，勢處窮迫，不得不然，殆地之運使之耳。「指南」言手、言人、總是孫子以身喻兵之意，觀率然一語，前後左右如使一人身也。不可遺却「手」字、換上「心」字，丟了「人」字、祇說「一」字。

若使一人，當跟上政之道、地之理、兩層來。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九地之變、屈信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大將深正入
自持諱而
察以察人
往。驅之

圖

若登、一本作如登。將、如字。治、去聲。去、上聲。信、與伸同，下做此。〔趙處舟〕曰：一本機下有焚舟破釜四字，非是。

靜則不撓，正則不始。幽者、淵深之謂也。治者、條理之謂也。以言出謀，則安靜而幽深；以言御下，則公正而整治。愚、顛倒之也。苟子非是是非之謂愚。易、移易也。革、更革也。事、謂前所行之事。謀、謂舊所發之謀。易居者、處軍已定，棄之而他適也。迂途者、路可直行，背之而遠出也。此皆所以顛倒士卒，不告以實言，不示以實行，令之如擗如擊，無所聞見也。帥、主將也。期、新職也。梯、木階。機、弩牙。去梯、發機、噉其不得不然也。羊、柔毛畜，性喜羣行，故曰羣羊，喻其絕無知識也。之、往也。衆、合也。投、猶賣也。險、指危難之地。九地之變以下，照上其陷則、懼一節言。同在患難，則自相救，無有知慮，則易使之，此蓋凡物屈伸之利，亦人情自然之理也。察、密視也。〔唐荆川〕曰：軍事尚密，人情又難與之謀始，苟無顛倒之術，士卒得以先事而曉其情，必驚疑畏懼，或生他變，猶豫之間，機敗而事不成矣。且私相告語，則有泄漏之患，驚怖太甚，則有叛降之患，皆當深慮而預防之。〔侯天放〕曰：士言人情，必戰於死地，死地絕

使人自戰矣。然所以實人於死地者，則又在於大將有顛倒芻蕘之術。若使士卒知其爲死地，甯能使之就耶？故復以將軍之事言之。

翻

投之死地，率然以成，固矣。若夫將軍者，寧無所挾持而然乎？請以將軍之事言之：在外之紀律嚴明，正而不媮，而後有條理之用，不可亂也；故能不告以實言，不示以實行，顛倒吾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惟聽吾命而已。且移易其所行之事，更革其所發之謀，使不識造意之端也。移易其所居之地，迂曲其所由之途，使不得預爲計慮也。誠如是也：將與士卒期約戰所、戰日、而示以必死，譬如使登千仞之高，乃陰於其下撤去階梯，可進不可退也。將與士卒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動其機，譬如牧者之驅羣羊，驅之往、驅之來、而羊莫知所往，可往不可返也。夫聚合吾三軍之衆，而投置之於危難之地，使人心專志一，成率然之勢者，此誠將軍所操之事也。故地勢有九，各有權變之法，以言乎屈伸，自有其便利，驗之於人情，自有

其常理，殆不可不察，而思所以致之也。王圻曰：兵謀宜密也，又宜深也，靜而顯易，其機必泄。部伍當齊也，又當理也。正而不堅，終致債事。四字，有一步進一步之意。【索解】靜以幽，正以治。二句，諸說不同。有重靜正者，謂兵事莫要於靜正；惟幽者、治者，而後靜正也。有重幽治者，謂靜以幽者，靜而後能幽也；正以治者，正而後能治也。大都人心憧擾不靜，便輕浮而淺露矣，如何能幽？所行邪僻不正，使妄舉而易亂矣。如何能治？三說亦可參看，究不若四項平重爲妥。鄧伯瑩曰：將軍之事勿泛說，切定爲客方是。侯天放曰：兵詭事也。非止詭敵，並詭我士卒。如有知識則疑惑，有思慮則恐怖，惟眠之蚩蚩，易以服御之也。陳睥曰：登高去梯，使無退心，如孟明之濟河焚舟是也。杜牧曰：莫知所之，言三軍但知進退之命，而不知攻戰之何所指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法，其中具有屈而能伸之利，乃人情之常理。

易事、革謀、易居、迂途、皆九地之變。屈伸、不是能屈能伸之說

爲客之道，當務於深，入卒而後，士卒之心，有專一之

，須照一殺之無所往，則三篇之勇二句，方合上下文義。九地之變三句，總是一線串下。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

通、一本作達。故、去聲。背、背卒。

陰地遠，則無宗室之念，而專於禦戰。陰地近，則有桑梓之思，而必以生去國，去已之國。越境、越人之境。絕者、絕望之謂也。此因上言其地而重言以明之也。衢、重、輕、圍、死、五者，皆爲客之地，故於九地之中，摘而言之。

所謂九地之勢，各有權變之法者：爲客兵言也。大凡爲客兵者，亦皆有道存焉。何也？入人之地，雖貴於深，則吾士卒之心志專一而不散矣。入人之地，第止於淺，則吾士卒之體勢散漫而不專矣。苟能去已之國，越人之境，而次師者：則其兵不可返，糧不得繼，死

以九地之
變，申言
在客之道
勢，在無神
明之用，神
復之妙，神
知兵之情

命制於人，蓋爲危絕之地，所謂率然之勢，必由此而成也。其四通於隣國者，衢達之地也。入入之地深者，重難之地也。入入之地淺者，輕遠之地也。後背險固前面狹隘者，圍困之地也。左右前後皆無所往者，死絕之地也。凡此五者，所貴通達其變也。王皙曰：越境者，越過隣國之境，所謂背城邑多者，是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圯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鬥，過則從。

圍 將、如字。趨、去聲。

此再申九地之法。禦、拒敵也。鬥、力戰也。過、猶誤也，陷之於死地也。從、謂聽吾之命。〔孟氏〕曰：陷於危難，期無不聽從將令者。若班超之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

是故於易散之地，吾將有以一其心志。於輕遠之地，吾將有以使之連屬。於必爭之地，吾將疾趨其後而勿攻之。於交通之地，吾將嚴吾守備而勿絕之。於衝達之地，吾將軍幣交結以爲助援。於重難之地，吾將擄取饒野，以繼軍食。傾圮之地，則引兵速進。圍困之地，則自塞其闕。死絕之地，則示以必死。凡兵之惰，有自然者，知已被圍，則恃必勝以禦之，至不得已，則奮勇力以鬥之。誤入危難之地，欲走無路，則人皆從吾之令矣。侯天救曰：兵出，卽閉城門以示不納；所過橋梁、棧道、舟楫、輒焚之，以示不渡；下營、布陣、背水而居，以示不退；凡此皆所以一其志也。杜牧曰：軍處敵地，必令都伍營壘，密近聯絡，一則免其逃遁，一則恐敵猝至也。魏武曰：進其途，疾過去也。塞其闕，令決戰也。賈林曰：示以不活，欲其殊死以殲也。如焚財、棄輜、塞井、破灶，皆是。

○ 關則禦三句，與前兵卒其陷節、相發明，勿作兩義分看。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

地利，不審

深致意於
霸王之兵
之變也。

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蹙。

國 鄉、音向。鄉、呼回反。

知謀，以謀交，知形，以行軍，用鄉導，以得地利，三者，皆兵家之要務也。軍爭非此三者，不得其利；爲客非此三者，亦不覓於客，故重出以明之。四五指九地言，九地之中，五爲客兵，四爲主兵，故不合言之，而分言之也。鄉、長也，天下諸侯之長也。王、往也，天下人所歸往也。衆不得聚，計以分其兵也。交不得合，威以破其黨也。不爭、絕之也。不養、奪之也。信、猶遙也。承上言：能絕其交，奪其權，則天下諸侯無不勢傾而助寡，夫是以言欲得遠，且威可加人。拔、攻取也。蹙、毀壞也。

夫地勢審而兵情明，可以用兵矣？然猶未也，爲將者，要必結隣國，逆諸侯，使不知其謀略之何似，則不能預先通好與之交矣。次必察

地形之險易，便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則不能進止得宜以行軍矣。又必據地利之便宜，使不用彼熟諳之人以引導之，則不能悉知地利以得之矣。如散地、爭地、交地、死地、之四者，乃爲主之地也；至衝地、重地、輕地、圍地、死地、之五者，則爲客之地也；其中莫不各有利害焉。設或有一之未知，則不足爲諸侯之長而稱霸；一統之主而稱王，而號爲征伐之兵也。夫霸王者，知此九地之變，兵力強盛，其征伐所至之處，雖爲大國，其士卒之衆，亦皆分散而不得會集；其威赫奔，其加於不順之敵，雖有助援，其所與交者，自爾睽離而不得相合；故能阻絕天下諸侯之交，而不爲援，奪去天下諸侯之權，而不敢逞，斯得以伸一己之私，欲加兵威於敵國矣。故攻人之城，可得而拔取，謀人之國，可得而墜壞也。趙克荃曰：伐大國能分其衆，則權力有餘；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矣。李荃曰：併兵震威，則諸侯自顯，不敢豫交。梅堯臣曰：不爭其交，不奪其權，斯得以伸

用兵當有其心，以謀其利，而絕其死地，則其生可也。死地之變，亦死地之變也。

己之欲，而加威於人。故人之城可得而拔之，人之國可得而墮之。不爭交，不養權，二句，總是申明上意。交既不得而合，何交之可爭乎？衆既不得而聚，何權之可養乎？信己二句，又從不爭不養二句看出。見敵無與交合，且無其權，則吾之欲，無不可伸，而吾之威，無不可加矣。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夫衆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翻

施，猶用也。懸，即設也。無法之賞，即所謂法外之賞，不拘常法者。無政之令，即所謂政外之令，不由常政者。犯，用也。若使一人，言衆皆一心，互相救應也。事，戰陣之事。言，始謀之言。利，爲九地之利。害，即利中之害。凡大之情，知其謀，則猶豫生焉，知其害，則恐懼生焉，故勿告也。亡者存之謀，地雖曰亡，力戰則不亡。死者生之謀，地雖曰死，必死則能生。投之，陷之者，言致其衆於死亡之地，使自憤也。害，指上亡地死地言。

能爲勝敗句，與軍形篇能爲勝敗之政義同。

○

且用兵以賞與令爲先者也。常法之賞，未足以勵人，若賜予過望，此法之所無者，或用而施之。常政之令，未足以警衆，若申布無時，此政之所無者，或設而懸之；由是軍中之人，莫不感激而思奮矣。其用三軍之衆，若使一人之勇者，職此故也。且用之於戰鬥之舉，而勿告以始謀之言，恐知謀則生疑矣。抑用之於九地之利，而勿告以其中有害，恐知害則思遁矣。投士卒於亡地，然後人自爲戰而獲存；陷士卒於死地，然後人皆奮勇而得生。夫三軍之衆陷於害中，斯無不用命，然後能爲我之必勝，而制敵之必敗也，此必至之理也。賈林曰：無法、無政，不守常法，不泥常政也。陳明卿曰：賞有時而忽頒，令有時而或變，卽大易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之意。焦六霽曰：法外之賞，如吳子嘗敗北者有賞，馬隆募士，未戰先賞，是也。政外之令，如李愬襲元濟，引兵初出，衆請所向，曰東六十里止。至張柴村，復請所止，曰入蔡州是也。

謀敵之事，且設之，以募用之，地之變也。

。侯天放曰：犯、猶言勒令之也。勒令三軍之衆，如一人之易易也。故爲兵之事，在順詳敵之意。并力一向，千里殺將，是謂巧於成事。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事。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圖力，一本作敵。巧於，一本作巧能。將、使、並去聲。亟、吉逆反。處、上聲。

順之者、驕之也。詳、審查也。并、合也。向、猶趨也。千里、言其遠也。政、軍政也。夷、平也。折、毀也。關、謂津梁要害之處。符、持之以通往來者。使、謂使命。無通者、恐洩機也。厲、嚴勅也。誅、責成也。開闔、謂敵歸歸之際。亟、速也。微、無也。墨、繙墨，梓匠用之以爲程準者。踐、履也。踐墨者、不踰於法之外。隨敵者、不拘於法之中。處女、喻其遠延退縮之狀也。脫兔、喻其超軼奔放之勢也。開戶、不設備也。不及拒、難

捍禦也。此孫子形容善用剛柔之妙，以示人也。彭氏曰：處女脫鬼，借以擬用兵之妙。分言之：處女爲守，脫鬼爲攻。合言之：始之如處女者，正爲接之如脫鬼也。

此言地勢有九：爲將者，當因地制宜，故備舉其地，及爲客深人之道。又以九地之變，與治兵謀敵之事言之。

圖

夫兵之事，非易爲者也。惟在乎順承敵人之意旨而審察之耳。如欲進也，以羸師而誘之進；如欲退也，以撤防而緩之退；如是者久之，則彼必不戒，俟其有隙，即併力專一以趨之，雖離千里之遠，亦可覆其軍，而殺其將矣。夫始也順之，終也殺之，此之謂巧於致敵，以成克捷之功者也。是故，於軍政初舉之日，即平夷其關，毀折其符，無通使命之往來，以秘密其機謀。且君若臣，嚴勅於廊廟之上，以責成其事務；俟敵或開或闔，一有可乘之隙，即亟速入之，以先奪其所願愛者；然須潛師以往，無與之期約，使知之也。凡用兵之道，雖當隱履成法，而不可以妄動，尤貴因敵變化，以決戰鬥。

之事。是故其始也，如處閨之女，以示其弱，使敵有意憐之情，開可攻之戶；其後也，如脫網之兔，莫知其迅，使敵驚從天而下，未能以拒我也。李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此皆順也。臧雲卿曰：如彼料我弱，示之以弱。彼料我強，形之以懼之類。【太全】「巧」字跟「順」字來，惟其能順敵之意，使之不疑，不備，然後得以并力一路，乘其隙而中之，故曰巧。杜牧曰：夷其關，折其符，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有間使潛來，以窺伺我之虛實也。黃洽徵曰：屬於廊廟之上，總是君臣交響，勵精以圖，不敢怠忽從事之意。彭氏曰：踐墨隨敵串下，軍隨敵邊。「決」字正從「隨」字生出，謂敵一啓聲，我即隨而決之也。王圻曰：踐墨，正也。隨敵，奇也。踐墨隨敵，正中之奇也，須一串說。李卓吾曰：兵之幽靜莫測，如處女之柔而堅貞；兵之神速莫及，如脫兔之剛而跳躍。

「處女」「脫兔」二喻，即以發明踐墨隨敵，以決戰爭之意。

火攻第十二

火攻者，乘風縱火，藉以攻敵也。火之爲物，其性酷烈，傷人害物，靡有子遺。如輕用之，恐致自焚。故於九地之後，始言及此，蓋不得已而後用之；明君良將，尤當致其慎警焉。

此篇言火攻者，不得已而用之，正以戒人不可輕用也。前篇言深入敵地，絕無危詞，此則言死亡所係，貴於慎警，而歸其責於明主良將。見以火攻人，殺傷慘甚，然亦示人不可不知，非專恃此以取勝也。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庫，四曰、火庫，五曰、火隊。

註 積、資四反。

人、士卒也。火人者，言焚其廬舍營櫓，以傷其士卒也。積、委積也。火積者，言焚其積聚之儲蓄也。庫、輜重。火庫者，言焚其諸軍之衣糧器仗也。庫、庫藏也。火庫者，言焚其貨物所貯之庫舍也。隊、隊伍也。火隊者

列言火攻之有五事

行火非無
因煙火
於備火
而并及
火之時
日

言於臨陣之時。以火炮、火車、火牛、火燕、之類，統其隊伍也。

圖

孫子曰：興師伐國，至於用火，亦處於勢之不得已也。凡以火攻敵之法，有五事焉：其一曰火人，蓋用火焚其營舍，以傷其人也。其二曰火積，蓋用火焚其委積，使芻糧不足也。其三曰火輜，蓋用火焚其輜重，致器用不克也。其四曰火庫，蓋用火焚其庫藏，令財貨空虛也。其五曰火隊，蓋用火焚其隊伍，以乘其譁亂也。

按輜庫有別，凡糧草器械衣裝在車中，行道未至，曰輜。在城壘已有止舍，曰庫。

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宿，蘇玉反。

有因，如天旱風順，隨舍茅竹，積薪聚糧，逼近草莽，及有奸細內應之類。素具，如蒿艾，荻葦，薪芻，膏油，火箭，火鎗，火藥，火器，火鑪，火石

，火雞，火獸，火兵，火經，之類。有時、有日、言勿妄發也。燥、旱也。天旱、則諸物焦乾，易於燦燦也。月在、謂月之所次也。箕水豹、壁水滸、翼火蛇、轸火蚓、四宿，乃風之使。當推步圖次，月宿於此，必有風起。〔天官書〕曰：月在箕、壁、翼、軫，不出三日，必有大風。風來十里，揚塵動葉；風來百里，吹沙擲尾；風來千里，力能走石；風來萬里，力能拔木；故火必借風以張其勢也。

■

夫行火之際，豈無所因哉？蓋必有因也。烟火之物，又豈不必具哉？蓋必素具也。至於發火必有所宜之時，舉火必有所宜之日，何以言之？蓋時者，謂天時之燥旱，則其火易於燃也；日者，謂月之所次，在於箕、壁、翼、軫也。蓋此四宿之性好風，太陰隱度，次於四宿，則爲風起之日也。皇甫肱曰：火非風助，其勢不烈，故必審太陰值此四宿之日，方可因風縱火。見用火者，天時所當審也。梅堯臣曰：四宿好風，月離必起。時日、一串，不是一對。

火攻當察
內外、以
敵情、以
風勢、以
爲從止、
庶幾有止、
其而不被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即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

詁 即、一本作則。從之、一本作攻之。

五火、即上文入、積、囿、隊、是也。變、變亂也。火發之際，敵人驚動，險難擾亂也。應、謂權之以兵。內外、皆指敵營言。早、猶言疾速也。火發於內，兵繫於外，喪事齊攻，敵勿潰也。兵靜者、敵之弭火有法，應變有方也。時發者、謂宜乘時發火，不可遲緩也。上風、勢順，下風、勢逆。攻下風者，必被反焚，敵兵潰出，恐遭蹂躪也。風起於背者、延久。起於夜者、易恬。【老聃】云：飄風不終朝，當因晝夜之候，而測緩急之計也。【張蒼】曰：久字从宀之譌，即今之從字也。謂白晝遇風起而發火，可以兵從之。晝夜遇風起而發火，宜止而勿從，恐敵伏兵掩擊我也。蓋中上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意。

凡火攻，未易言也。其法：必因敵之人、積、囿、庫、隊、五者

，管已被焚，且有擾亂之形，而後舉兵應之，以擊其無備也。如火既發於敵營之中，卽我以兵應於敵營之外，內外夾攻，敵必破也。若火雖發，而敵人之兵安靜無擾者，必且有備，宜待其變，勿遽攻也。俟其火力已極，敵果擾亂，有可從之機，則以兵攻之；敵若鎮靜無可從之隙，則退師而止也。火之發於內者有如此。至遇敵在於荒澤、草穰、安營、立柵，火可發之於外，又不必待變於內，卽當應時而發也；如稍遲緩，敵自除去近營草穰，我之起火無因矣。火之發於外者又如此。然火發總宜於上風，亦宜於上風攻之；不然：風疾火熾，反受其害。况風之性，晝起延久，遇夜乃止，此又理之自然者，亦不可不知也。李卓吾曰：變者，驚亂之象，敵人見火驚亂，方可應之以兵，不然則勿動也。「因」字從「變」字出，「應」字自「因」字來，有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之意。杜牧曰：凡用火，乃所以使敵驚亂，因而擊之，非專藉夫火以攻敵也。見火之初作，卽當應之；若火闌衆定而後應之，則無益矣，故曰早應。何氏曰：

用火資於
知變自防
於然勤有
不功，不可
謀慮，不可
之謀慮，以
也。以修，重

火作而敵不驚者，有備故也。我往攻之，則反受害。杜佑曰：極盡也。盡其火力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無使敵人知我所爲，此亦自保全勝之策。王漢老曰：以時「時」字與有時「時」字，不同，上「時」字、指天時之乾燥言；此「時」字、指敵人之驕隙言。梅堯臣曰：攻下風逆火勢，非便也。從止二意，大約重止一邊。極其火力，便是伺隙乘便第二層工夫。然非不驗虛實，不審治亂，而邊以兵應也。玩「而」字語氣，尙屬兩可，「則」字乃決斷之詞。以時發者，謂能洞見敵情，渠有可乘之機，卽宜及時放火勿容活過也。

凡兵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圖 兵、一本作軍。夫、音扶。將、去聲，下同。

變、猶遷也。數、統時日晝夜而言。守、嚴警也，言遇燥旱之時，四宿之日

，必於晝夜之間，嚴加警備；不徒以火攻之，尤當防人攻我也。佐、助也。明、謂知天順風，守數審變也。嚴、謂壅水決防，人莫能禦也。絕、斷截也。。奪、灰燼也。不修其功、謂不論次其功也。命曰、猶言謂之。費、賞賜之物。留、吝不與也。庸之者、無強弱，權輕重，恐有妄舉，致貽後悔也。修之者、敘其功，行其賞，不敢涓涓，致生怨望也。

鍾

火發內外，已詳言之矣，然豈徒以火攻人、而不防人以火攻我哉？大凡用兵，必知人、積、輜、庫、隊、五者之變遷，而推夫時、日、晝、夜、之度數，以嚴爲守備也。故用火以佐助吾之攻戰者，必其有知變、知數、之明達也。用水以佐助吾之攻戰者，必其有障水決防之強盛也。然水之爲物，第可藉以斷截敵路，而不可用以焚襲營寨，是水誠不若火之爲烈也。火攻其可廢乎？夫用火以助戰而勝人，以助攻而拔取者，良由吾將士之用命而然。若不論次其功，而隆以爵秩，厚以金帛，以獎勵之，必致有凶。如斯類者，謂之費用留滯，又誰爲之致其死力？故古有之曰：明哲之主，常謀慮乎五火。

火攻不可
輕用，爲
非勝者，
戒所激憤，
斯

之用；良能之將，必修舉其火攻之功；君若臣之鄰重於火攻也如此。
○鄧伯參曰：往往用火攻人，反致爲人所焚者：以知常不知變故耳。
○蓋火之爲變甚速，其轉移之機在於俄頃，故必攢四宿之度數，嚴
加防範，不可徒移攻人而自失其計。梅堯臣曰：數星之隱，以候風
趨之日，即發火亦當自防其變。趙克恭曰：明者、知變知燬灼然可
見也。強者、決水浸灌，其勢莫禦也。皇甫肱曰：言佐攻者，見不
全恃此爲主意。張預曰：水能隔絕敵人，使前後不相及而已；不若
火性猛烈，可以焚奪委積，致敵於必死之地也。火是正意，水是陪
意。王皙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必致
費財老師，斯爲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
之功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將士之勞也。故賞賞賜其有功者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

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
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

得安全之道。

喜，懼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隨 復、扶又反。懼、紆開反。說、悅同。

利、萬全之利。得、謂得土地。危、危急也。不切、不用、不戰、戒慎之至，不輕發也。怒、暴怒也。懼、含怒也。怒而與師、非爲民也。懼而致戰、是激兵也，故皆曰不可。合利二句，見九地篇，此復舉之，以示敬也。復善、復說、復存、復生、蓋反復丁寧之詞。末引成語，見明良慎警，自古已然也。道、卽慎善之道。

此篇言火攻，在於應變知變，而後可收其利，而不罹於禍。蓋應變，善攻者也。能知變，善守者也。苟君將相得，慮其事、修其功、且慎、且警、不致以我心之懼怒，而舉一時之烈焰，庶可安全軍國，不至以之嘗試，此知道者也。

○ 用火攻人，所傷實多，故非有萬全之利，不可輕易舉動；非有土地之得，不可輕易措用；非有危急之變，不可輕易戰攻；甚矣！火之不可以嘗試也！故人主不可因一時之怒，而與火攻之師；大將不可

因私心之慍，而致火攻之戰；必有合於己之所利，然後可用火而動；苟不合於己之所利，即不敢用火而止。夫怒不過形於色者，猶可轉而爲喜，慍亦僅含於內者，猶可轉而爲悅。若非然者，因怒興師，則國必喪亡，國既喪亡，安得以復存乎？因慍致戰，則兵必死沒，兵既死沒，安得以復生乎？故古有之曰：明主慎之，慎此怒也；良將警之，警此慍也，惟世有明哲之主，能敬慎而不易舉夫火，此爲安國之道；良能之將，知戒警而不用夫火，此爲全軍之道。是火雖可以佐攻，使非其人，害隨至矣，蓋可輕易乎哉？王皙曰：怒大於慍，故以主言之。慍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尉子曰：兵起非可以恣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一己之慍，可返而悅。王漢若曰：「道」字承上慎警說，能慎能警，便是道。明主致慎於喜怒之節，良將加警於死生之際，國所以安，軍所以全，均莫踰於此矣。

用間第十三

對共辰曰：凡戰必先問，以探知敵情，其謀不可不深，其人不可不慎，然非聖智則不能用之，非仁義亦不能使之。李學師曰：用間最為下策，故孫子十三篇，惟此居後。

孫子十三篇，首言計，終言間，間亦計之所出也。蓋始計將以校彼己之情，而用間又欲探彼之情也。計所以決勝負於始，間所以取勝於終。然計定於已而易見，間用於彼而難知，故曰非聖智不能用，非仁義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實，抑又深矣。

孫子曰：凡與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圖一 等、去聲。時、去聲，下同。

與師之衆，費之衆，策者，爲主之將者，以問所當厚待，以知其情，使速勝也。

十萬、言其衆也。千里、言其遠也。日費千金、總上二句、言一日之間、公私兩家各費千金之費也。內、國中。外、軍前。騷、煩擾也。怠、疲敝也。操、作也。事、謂農事。古者井田之法、八家同井、一夫出征、凡車乘牛馬器械之類皆七家所給、故十萬師出、則七十萬家不得休息也。守數年者、持久不決也。愛百金者、不以與人也。相持既久、所費無算、乃不知恤、而惟靳此區區百金、不以暗聞、求知敵情、至於鈍敵兵鋒、殫竭財貨、而不念及公私兩困、殆不仁之甚者也。非將、非佐、非主、謂君臣皆失、重言以傷之也。

○

孫子曰：大凡用兵非得已也。如與師至十萬之衆，出征至千里之遠，其百姓之所費用，公家之所供給，一日之間各費千金之多。由是內而國中，外而軍前，皆騷動不安。飛芻輓粟者，疲怠於道路之間；材萬人出征，不得操作農事者，蓋七十萬家焉！乃久持於外，與敵相守數年，欲以爭取一日之勝，而或吝惜夫名爵之貴，祿秩之厚，以及百金之賞，不以賜予間使，以榮其身，以結其心，致不知敵

情之虛實以速勝者，殆不仁之甚者也。夫將貴知敵，不知敵者，非三軍之主帥也。抑將以佐主，不知敵者，非人君之輔助也。且將貴制勝，不知敵者，非取勝之主宰也。韓彘臣曰：相持不決至於數年之久，則七十萬家供役繁多，乃忍於百金之微，不以予人，鈞情取勝，是不仁之極者也。非將人成功者也。非以人佐國者也。非制勝主利者也。

與師十萬，日費千金，况相持數年，未有不公私兩困者，此時此際，尙愛爵祿百金，以致不知敵情，此殆不仁之甚者。不仁句重，從篇首一氣貫下。非人三句輕，是就不仁句推衍而出。

明君賢將，易於成於功者，在於善用，在於使善，以知敵情。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者也。

圖 取、謂窺卜也。象、猶比擬也。驗、即推測也。人、指出間之人。孫子之意

五間之目
而實其
竊之妙
賢將所
察

蓋以敵情秘密不輕泄也，用兵者欲先知之，必責之於能知敵情之人，以爲先知之資，以起下文用間之端。

○

故明哲之君，實能之將，所以一舉動而即能勝人，成勳功業，超出於羣衆者，以能先知敵人之情實故也。夫敵人之情實，固自有在，欲有以先知之，蓋亦有其遺焉。如筮卜之幽，可於鬼神取之，形氣之物，可於事類象之；天地之理，可於度數驗之。若敵人之情實，則不可取之鬼神也，不可象之事類也，不可驗之度數也，蓋必索之乎腹心之人，用以爲間，以探知敵人之情實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然者，何也？在於先知敵情也。

動而勝人，成功出衆，三句：針對上節相守致年，以爭一日之勝。先知符，針對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

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間、諜隙也。令人乘敵諜隙而入，以探知其情，故曰用間。左傳謂之鑿，即

今之鑿作是也。俱起、五者並用，各試其效也。施者、變化莫測之謂。紀者、井然有條之謂。發、貴重之辭。

圖

由是而知、間之不可不用矣。故間有不同，用亦各異，其名蓋有五焉。有曰鄉間者，敵國之鄉人也。有曰內間者，敵國之官人也。有曰反間者，敵國之間使也。有曰死間者，吾間至敵而必死者也。有曰生間者，吾間說敵而還報者也。此五間也。苟於此五者，錯綜以用之，參伍以驗之，使人莫測其理，莫適其情，是謂之神妙之網紀，實乃爲人君者之至寶也。魏武曰：五間俱起，謂同時任用五間也。梅堯臣曰：五間皆用以探敵，而人莫知我所以用之之道。彭氏曰：鄉自鄉、內自內、反自反、死自死、生自生，木參錯，不紊亂，是之謂紀。然又不滯於一能，不泥於一語，因機而用之，使敵不測其何由，是之謂神紀。人君之資句，鑿承神紀來。謂之曰資者，正

詳指五間之用。當情者，不可忽此，或忽彼也。

以其神紀也。

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國也。生間者、反報也。

鄉 鄉間、一本作間。鄉人之鄉、如字。

鄉間、如沛公與項伯，約為婚媾，而免於鴻門是也。內間、如信平怨楚歸燕，遂以傾楚是也。反間、如李適陰厚淮西譏者，而反以情告，蓋知其虛實是也。死間、如竈生說齊下七十餘城，韓信以兵襲之，竈生被烹是也。生間、如隋何說九江王英布歸漢，陸賈說南越王趙佗稱臣，皆是也。

內 所謂鄉間者，乃因敵之鄉人，而厚之以金帛，使為我用也。所謂內

間者，乃因敵之官人，而潛通其往來，使為我用也。所謂反間者，乃因敵之來間我者，示以偽情，而縱之使歸，彼將以之具告，則反為我間也。所謂死間者，乃至敵而必死者，設為誑誘之事，俾露於外，令吾間使知之，而傳於敵國，則必信以為真也。所謂生間者，

乃託吾多能之人，使通敵親近之臣，因以窺其虛實，而返國以報我
也。此五間之各有其用也。杜佑曰：同鄉之人，知其表裏虛實之情
，當重賂以略之。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因其官屬，結
而用之。張預曰：反間之用有二：或舍止之而告以虛詞，或佯不知
而示以僞事，皆可爲我間。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
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
者皆死。

註 一本莫親之上，有親字。間與，一本作間與。

親者，腹心之託。厚者，優崇之至。密者，秘其說而不泄，謀偏僻之勝，侍
簡之人，皆不得與也。聖，則無所不通。智，則見於未然。仁，能施予，不
吝賞也。義，能裁制，善決也。微者，設意之幽深。妙者，運用之神明。
發，真情也，非虛詞也。微哉微哉，重言以贊歎之。無所不用句，總結上文

用間之人
當重，用
間之事尤
難。

，言用間之微妙無窮。或擲、或內、或反、或死、或生、皆可相換而用也。夫發、謂啓遣之時，先開泄歸於外也。皆死、謂聞者、告者、同坐以死，禁泄露之人，滅播揚之口也。

圖

甚矣！間非難、而用間爲難，何也？三軍之事，固有手足腹心，致其親信者也。然於間使爲最親信也。亦有慈子過望，厚其賞賜者矣，然於間使爲最厚重也。又有幽深祕密，謀其事務者矣，然於五間爲最祕密也。故非聖智之才無不達，事無不通，則不能用此間事；非仁義之恩足及人，讎足斷事，則不能役此間使；且非淵微精妙，始無可窺，終無可擬，則不能得其間之實而無所失。夫間之爲道，誠微矣哉！誠微矣哉！苟善其用則食息起居，何殊對敵；聲音笑貌，或爲兵機，焉往而非用間也。雖然機事宜密，如將遣之時，或有泄漏；軍中之人先聞其說者，此必有告之者，乃其聞者與所告者，法當皆坐以死，蓋殺之以禁其泄，滅其口也。甚矣用間之難也。梅堯臣曰：腹心間使，入帷受辭，最爲親近。杜佑曰：易曰：「機事不

密則害戒一故間事最密。郭逢原曰：聖智、是極深研幾之人，於敵之虛實，了然胸中，五者之中，應用何間，即以何間赴之，故用一箇可得一箇之效。陳解曰：仁者有恩及人，義者得宜制事，主將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以覘察。杜牧曰：間者或有利於實祿，不得敵人情實，但以虛詞副我之約者，必我能存心淵微，察人精妙，始不為其所誤。

皆處以死，所以社害。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諷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圖 軍、城、人、皆指敵言。欲擊、欲攻、欲殺、將以因間也。守將、守備之將也。左右、其腹心謀主也。諷者、禮賓客之官。門者、主開鑰之吏。舍人、給使令之人。索、曲求也。言務知其人知姓名，而後吾間可入也。

圖 夫間之為用，又有不止於此者。大凡用間，則敵人之軍，我欲以此擊之；敵國之城，我欲以此攻之；敵營之人，我欲以此殺之；必先

欲用間者，必先審知，其一切姓名，因以借以設詞，入之也。

死、內、皆、用、反、而、皆、由、反、而、用、之、故、反、而、用、之、當、以、厚、遇、之、間、以、爲、用、根、抵。

審知其守備之將帥，再用之腹心與其典禮賓客之官，主宰關鑰之吏，備給使令之人，其姓氏名號、令吾間使務索而知之，庶吾之間，可得而入也。袁氏曰：索知其人姓名，此用間第一法也。不然，雖有忠肝赤胆之人，從何處收捨乎？杜牧曰：不第姓名所當知之，即其人之賢愚巧拙，亦宜知之，方可因以用間，不致錯亂。

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圖 因、猶節也。利之、導以賂賂也。導、引也。舍之、釋置其使也。此二者，皆所以用反間也。敵之世我者，尙可反爲我間。苟利之所至，鄉間、內間、能不爲我使乎？反間已用，情實悉知，死間、生間、有不爲我慮索乎？告敵、謂以虛誑之言，往告於敵也。如期、謂取敵之消息，臨期以報也。必在

反間者、言鄉、內、死、生、四間，皆由反間以基之。不可不厚者，言當盛其賞賜以相結也。

○

審若是，是敵人情實無不求之於間，猶慮其有未悉也。蓋必求之敵間之來以問我者，因而誘之以厚利，引之使舍止，金幣既歸，遲留又久，其於敵人情實，無不盡以相告，故反間可得爲我所使也。因是成間，而知敵人情實，則敵國之鄉人、官人、可爲我聞者，皆可以厚賂結之，而爲我所使也。且因是反間、而知敵人情實，則必死之間，示以欺誑之事，使之往告於敵，而計無不行也。且因是反間、而知敵人情實，則生間使之探取敵人虛實，自可悉其變動，如所約之期，以歸報於我也。凡此五間之事，固皆人主所當知者。然鄉間之何以結？內間之何以通？死間之何以遣？與生間之何以還？要皆由於反間。故反間之人尤爲喫緊者，不可不寵之以厚賂也。用間其可忽諸？梅堯臣曰：五間之始，均由反間，故當厚之。李彥師之言曰：或用間以成功，或慮間以傾敗，足見間之不可輕使耳。孫子。

禮故事，周以
用殷上智，非
謂殷周，非之
用殷周，非之
王間，而伊
呂爲，而伊
以建功也。

之厚反間者，以用間人，悉至反爲敵間，不若厚結敵間，使其反爲我間，并鄰、內、死、生，亦可因以用之，旨深哉。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國

興、諧繼起在位。殷、湯有天下之號。伊摯、伊尹也。周、武有天下之號。呂牙、太公望也。上智、上等才智也。孫子引此，見以上智之人爲間，則能得敵情，而不受敵詐；不必拘拘以伊尹太公爲用間者流也。要、先務也。唐荆川曰：大抵遠間以間人，不若因人之間以爲間，蓋上智之人常少，不才之人常多，慷慨之事常難，苟且之事常易；間使至敵，有精金美玉在其前後，有刀鋸鼎鑊在其左右，畏死貪財，二心交并，將吐隱謀以告人者有之。縱有過人口才，不致降服，然日受敵人巧詞鉤致，不無微露形迹，是則以之間人而反以之報人也，用間所以爲難。

國

由是觀之，用間之道，誠非上智不能也。武、仲虺周之舉噓之，昔

者殷湯之興起而有天下也，人皆知南巢之放桀主而已矣，而抑知其有伊摯之在夏乎？周武之興起而有天下也，人皆知牧野之誅紂夫而已矣，而抑知其有呂牙之在商乎？彼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雖非儒使可比，然以證之於今，則上等才智之人，誠不可一日而無也。故明哲之君，賢能之將，能以上等才智爲聞於敵者，必致成就極大功業，此得人以用聞，誠用兵之要務，而三軍重任，殆藉之以舉動者也。苟得其人，可輕言哉！彭氏曰：才智、不必太說深了，只是用聞神妙便是。

開宗伊尹就桀，不用、乃相湯伐桀；呂望初居朝歌，後佐武王伐紂，非爲聞於夏殷，况湯武仁義之師，又荷藉於聞乎？孫子借以言五聞之用，須得上智之人，如伊呂者，始成大功耳。非謂伊呂爲用聞者，讀書者無以辭害意可也。

孫子引伊呂爲喻，特借以明明主實將用聞，貴以得人爲本耳。得人雖不止用聞，然用聞不可無人。任夏往商，不必實指用聞，上四句

是引喻之詞。故明君以下，方是正說。

用兵在先知敵情，先知敵情，須是用間。間之爲事，難於輕用，爲間之人，又必上智。孫子結言之曰：兵之要。又曰：三軍所待而勳，殆以此也。

增訂武經叢書

11011